**目** **录**

[**大马戏团**  师 陀 ( 1 )](#bookmark1)

[**夜店** 朱梵师陀(135)](#bookmark2)

**大马戏团**

师 陀



人 物

达子五十多岁，马戏团团员。 翠 宝十八岁，跑马走索的。

小 铳二十四岁，跑马的。 回 回 三十岁，团员。

水蜜桃二十七岁，女团员。回回的老婆。 银妞儿十岁，学艺的小女孩。

马腾蛟三十五岁，马戏团主任。

慕容天锡 五十岁，翠宝之父。

盖三省 通称盖三爷。三十岁、玩老虎的。马腾蛟 之 妻 。

黄大少爷二十六七岁，世家子。 其 他

**地** **点：**内地一个水陆码头，临河，临火车站；骨子是旧 的，因为商业关系，表面力趋文明。

**第** **一** **幕**

马戏团下处的一间屋子。原是什么土货庄的敞 棚，盖的又大又马糊，支柱梁架全无掩饰的露在外 面。有门通旁边空地——即现在的马戏场；前面用 箱子、木板、棚布遮起，以蔽风寒，留下走道通里头院 子。戏箱用具放在这里，卖艺的更衣扎绑在这里，从 场子上下来，休息喝茶也在这里。因此满屋子只见 枪刀、戏装、桌子、椅子、柜子、千斤锁、脚踏车(独轮 的，)五光十色，不让旧戏班后台。有几个下级团员， 夜间更在这里睡觉，便七拼八凑，拿箱子、桌子当床。 箱子白天还可以坐——坐上去方便，人也尽可能为 方便摆。墙上挂着个老胡琴——俗称唿唿。

幕开时是上午。马戏场上在练戏，马蹄声、鞭子 声，鸾铃声、打外面送进来。达子方在更衣，穿好上 将制服，去找束腰带。马蹄声停止，小铳和翠宝进 来，满脸是汗。

翠宝中等身材，瓜子脸，长眉，大眼，扎两条辫 子，相当丰满。 一身翠蓝缎子短打，表明有人捧她， 自备得起服装。她的身世是个谜。能说明这谜的， 只有她父亲慕容天锡。有时她恍惚记得并非风尘中 人；原来有家，家在什么地方的山里。可是这些印象

早被重叠的码头生活冲淡了，父亲把她当摇钱树，一 味的纵容她：可是出了某种范围，又对她软硬兼施。 直把她磨的颠三倒四，伏伏贴贴。如此她活到十八 岁，江湖流落，教她认识人世的艰苦，仿佛多活十年； 而高兴起来，又往往单纯如被糖甜坏的孩子。性子 执拗，可算不上坚定。惟一清醒的是她的天良。有 许多苦命女子，她们看不见希望，便本着佛家的仁 慈，为自己的未来或来生修福，但愿别人有好结果。 她就是这种人。

翠 宝 (现在她正在兴头上，不免笑逐颜开)假使我死喏， 小铳，我可不脱生马；就是脱生马，也不卖给咱们马 戏班。 一个晌午，就没见你停过点。(忽然看见有 人)老达!你今个练玩艺?

〔达子在这群被人贱视的可怜虫中，他才真算得上可 怜虫。可是三十年前，他也是江湖好汉。不幸纠缠 在一场爱情里头，他被摔伤腿，成了瘸子。多亏马老 板——现在马主任的父亲，那时讲义气，把他收留下 来。于是年复一年，马老板死了，朝代换了；马老板 的儿子更改了称呼，在名义上自称“主任。”他无声无 臭的活着，见天打打杂，把脸剃光，间或凑个节目，无 非混口闲饭。地位等于零，平常既无所谓高兴，连话 也难得讲。其实压根就没人注意他，谁也不问他的 意见，更无须讲。但在无言中，他却真爱这个班子， 关心后辈同行。这时他穿着上将制服，正在那里东 翻西找。而那制服加在他身上，教你感到滑稽，人这 个字简直给侮辱干净了。

达 子 (忧虑的望望两个年青人，慢吞吞的)练。不练怎么 行 !

〔他们另外有个自己的世界。

翠 宝 (接着向小铳)我眼睁睁瞧着你，你只管不停点的打 它。我瞧你能打死它不能?

〔小铳这人高个，宽肩，排扣黑布紧身，红绫束腰，被 晒黑的圆脸，浓眉、细眼、雀斑，胡喳子，他说不上漂 亮、如果认为有漂亮之处，那就是他的精壮。因为精 于马术，他不免骄傲、同时可以看出他朴野，又随时 流露江湖人的豪迈。其实他决不豪迈，甚至还多少 有点自私 年青教他自顾生活，往往忽略别人。 可是也就为年青，他下意识倾向善。他没有自动犯 过罪，当然疾恶如仇，以正直自居。假使因为年轻无 知，偶然作下不能告人的坏事，良心可要折磨他了。 他既没有勇气担当一切错误，也不肯马虎迁延，剩下 的不用问，是逃避或毁灭。要了解何以至此，应该追 溯他的过去。远在他懂事以前，双亲遭了懂年，带着 他逃荒在外。有一天他爹病了，他妈穷困潦倒，便把 他卖给马戏班。他不知道爹妈姓甚名谁，以后又如 何下场。马老板教他一身本事，自然也给他留下一 身伤疤。现在他成了自由之身。人家说囚犯顶了解 自由，那么一个无依无亲的人，自然同样需要温暖。 现在就为构成这温暖的美满将来，他摒除一切，满腹 心思，热成着了毛的狮子。

**小** **铳** 我没想到。(拿起热水瓶倒上两杯开水， 一杯递过

去。)

翠 宝 (尝尝，又还给他)这水太热。(于是打胁窝里抽出黄

绫汗巾，摇着)想不到你心肠恁么狠。马虽然不会说 话，它也一般胎里生胎里养，灵醒着哪。

小 铳 (别有所思)哦。

翠 宝 (转向另一个人，远远的)老达你找什么啦? 达 子 找束腰带。

翠 宝 就是你这套邪气衣裳上的? 达 子 对啦。你瞧见过吗，小铳?

小 铳 我 ? 没 瞧 见 。 达 子 你呢，翠宝?

翠 宝 我也没瞧见。(忽然想起来，一摔汗巾笑了)哈，我爸 爸!前天我们爷俩闲聊，他老人家才是个怪物。你 们就别想猜得出，他怎么讲马主任来着。

小 铳 噢

翠 宝 他说呀：你们这个主任，什么马主任?猪主任!羊主 任!我跟他父亲是老相好，讲这个话不算过分：凭他 那块料子，还一脑门子的想发财——他能发财，普天 下像我这样的人，筋还不给饿断哪!?

达 子 (远远的表示了意见)你爸爸是个忙人，翠宝，无事 忙，有事也忙。近来他老钉着姓黄的，好像又看上那 位大少爷啦。

翠 宝 (为父亲掩饰)人家向来爱拉拢人，天生的是这个脾 气 么 。

达 子 (不以为然，而又涵蓄的)脾气!哼，他的脾气可多 啦!(言不尽意，接着大声——)回回!回回! ……

乱七八糟!……(叹口气，向里面院子走去。) 〔 静 会 。

小 铳 (酝酿着，终于鼓起勇气)翠宝，你爸爸提起姓黄的，

不论对谁，老是大少爷长，大少爷短。你就真信得 过，他没打算盘?

翠 宝 (只得就自己所知的承认)爸爸也是个可怜人，小铳。 你总想不到，他东也给人家打躬，西也向人家作揖， 这全为的我们穷啊!

小 铳 (冷笑一声)哼!不错，我们是穷，我们是没有钱! (热情起来，声音越提越高，终至忘记了自己——)我 是个穷卖艺的，直到现在，不知道爹妈是谁。我只记 得我在一座桥上，一个男人病啦，躺在地上，一个女 人在旁边哭。这就是我的爹妈。他们把我撂在那 儿，我饿的直号，可是人家来来往往，谁也不理会我 们。后来有个老头，给我买个烧饼，我就算卖给了 他。这老头就是马主任的爹。那你替我想想，翠宝， 我这一辈子，你还知道你是山东人，可是谁知道我是 哪儿生的?我的爹妈现在何方何处?他们死了还是 活着?

翠 宝(截住他)小铳，你这是又干么啦!?

小 铳 干么啦!(清醒过来，可是爆发了)我腻透了那个姓 黄的，你知道不?他见天来，两只狗眼老钉着你，就 像你是块肥肉。我受不了，你知道不?

翠 宝(现成的)我挡得住他?你受不了，去找他去!

小 铳 ((充耳不闻继续讲下去)他有几个脏钱——他爷爷做 过官，给刮来份家业，现在他要照数送出去，送给你 爸爸慕容天锡!你当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可在背后 扎下网，等那个愿小子投进来。把你买去，等发疯 啦!

翠 宝 (觉得受了侮辱)你骂够没有?我们是生成的贱人，

等着教人家买的!这是你送的戒指，给你拿去! 〔他出了冷汗，赶紧捉住她的小手，不让抹下来。

小 铳 (拙笨的)人家又送你好的啦?

翠 宝 (负气)好的多着呢!要你管哪!?

小 铳 (自知错了，只有苦笑)翠宝!我，我……多少天来，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这个苦呀!……

翠 宝 (淤积犹存)我才甜啦! 小 铳 我知道，你许兴更苦。

翠 宝 所以我常常想：哪怕穷也罢，苦也罢，我多昝才能站 得住脚，不跑码头啊?

小 铳 (正合拍)我也常常想：愿天爷帮个忙。教我走开，吃 卖艺饭的气，真受够姥。(趁势引进，亲密地)翠宝， 从前你讲过你山东的老家，还有山，你记得吗?

**翠** **宝** 我记得。(想起来，小脸发了光)那么大的山，山上还 有云彩。可是(又只得付之一叹)那远得很哪!

**小** **铳** 还有小麦，还有桃花。你也记得吗?

**翠** **宝** 也记得，也记得。桃树长在水边上。可是爸爸说，那 是我做梦啊!

小 铳 (回到现实)翠宝，你刚才骂我打那匹马，你知道我那 会怎么想吗?

翠 宝 (疑问的望着他)怎么想?

小 铳 我那会想：我要带你到山东去，把你送回老家，教你

看看那边的大山，山上的云彩，还有水边上的桃花。 翠 宝 你上哪儿去找去?爸爸不肯告诉我实话，山东地面

可大啦?

小 铳 我那会又觉得，仿佛我正带着你离开这个吃人地方， 心想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倒忘了是教你马术。

**翠** **宝** 你想得太远啦，小铳。现在谈这个干什么?咱们就

这么着呆下去，天天见面，还不成吗? 小 铳 可是你刚才还讲，不要跑码头了嚷?

翠 宝 (摇摇头)我那是说着玩的。有时候因为看人家大爷 的脸子我气不过，可也真想踢开这行饭来着。可是 当真教我丢下这些个朋友，我倒是又舍不的。你想

他们待人全那么好，咱们上哪儿找啊。 〔这场面给打断了。

〔又一位上将打马戏场进来。然而制服整齐，帽子上 高竖白尾冠缨，比达子年轻的多。他约摸三十岁，和 达子相反、是个单纯快活人，爱讲话，爱开玩笑，略带 几分油滑。

小 铳 (分明对来人不欢迎，有意让他走开)回回，老达正找 你啦。

回 回 (白白眼睛，心里有数)他找我干么? 翠 宝 敢情是寻束腰带。

回 回 寻束腰带找我——我可不是束腰带呀。 小 铳 他的束腰带丢啦，你去帮他找找也行。

回 回 (幸灾乐祸)我呀!朋友，才不管呐!他那个岁数。 还丢束腰带，这一下子，乐子可就大喽!

翠 宝 你瞧你，人家急的冒火，你倒来闹着玩儿。待会马主 任不骂你，才怪。

回 回 你少担心，翠姑娘。束腰带就是丢在人家床上，随老 达自己找去，马主任骂不到我头上来。(终于得了机 会)倒是说来着，翠姑娘，我瞧你还是留神自己罢。

昨天我凑巧看见你爸爸，那才叫有趣。 翠 宝 你在哪儿看见他?

回 回 那有说的?当然是戏园里啦!你别瞧他人老，心可 不老。他教个小娘儿们给迷上，你没瞧见，还直这样

(右手在眼睛上搭凉棚)朝人家看呢。 翠 宝 (不信，又实在关心)瞎诌!他一个人?

回 回 可一点不哄你，翠姑娘。我还有现成的证人，不信你 问问黄大少爷，他跟他那帮子张龙，李虎全在场。 (说顺了嘴)哈!提起你的老捧场黄大少爷，他才是 个大傻蛋!别瞧那帮子痞子地头蛇，老钉在他屁股 后头，给他好听的，把他捧上天，背后头可又坑他骗 他。他们不但吃他的，喝他的，穿他的，连窑子里头 的花账，也得他大少爷掏腰包。可是我还得讲你爸 爸。就讲昨天在戏园子里吧。你瞧他那股神：文明 棍，墨晶二饼——(歉然一笑)对不起，我说的是眼镜 头仰的怎么高，简直像个百万富翁。可是我敢 保险，他还抵不过我回回，我腰里头总算有两毛钱； 他呀，可连个销子也没!

**翠** **宝** (给损得汗淋淋的，不禁愤然)哼!听你讲话，真是倒 楣。我瞧你这张嘴，多昝能积点德!

回 回 你别不把我当成真金，翠姑娘。呆会你去问你爸爸， 就说我回回讲的，瞧他认不认账?好，咱们不谈这 个。(看见对方不理，只得另找对象——)小铳，你在 那儿干么?

小 铳 (早腻个透，又是钉子)你管干么!

翠 宝 别理他，小铳!他的嘴又痒，哪会教马主任训他一

顿，我才痛快。

回 回 (了不在意)别抬你的马主任喽。马主任，哼!他当 他的“马”主任，我打我的鼓，喝我的啤酒，当我的马

尼刺海军总司令。

翠 宝 (心犹未甘)海军总司令还打鼓?

回 回 怎么不打?你听，(模仿鼓声，同时怪形怪状，跳水手 舞)得儿拉，得儿拉，得儿拉，拉!……

小铳(厌极而又无可如何)得啦!别活现眼姥，你的水蜜 桃又来揍你来啦!

**水蜜桃的声音** (在里面院子里)不疼，不疼，银妞儿好孩子。 〔说着，果然来个女人。

〔因为剧烈的运动，全马戏团，别想找到胖子。惟独

她是例外，看上去活像糯米团。她二十七岁，心直、 口快、单纯、爱笑，和回回恰是一对。然而多几分傻 气，也自然显得忠厚。所至之处，生意盎然，可爱极 了 。

水蜜桃 (手里牵着个小姑娘，亲切的)来，教我念个咒。(弯 腰在孩子头上吹口气)好啦，别哭啦。呆会咱们去坐 火车，传达!传达!呜呜! … …

〔这孩子十岁了，天生一对大眼睛，头上打了五六条 小辫，穿一身小红布衣裳。她被弄到马戏团里来不 久，算是马腾蛟和盖三省的养女。其实是个小倒霉 蛋。一为老想念她那个苦命的亲妈；二为学翻跟斗， 叠罗汉、爬梯子、挨鞭子；再加上缺乏营养，直把孩子 弄的又黑又瘦，看上去像只有七八岁。这天又受了 气，被水蜜桃救下来，一行拿胳膊捂住脸啼哭， 一行 又直担心后面，瞧着有没有人追。

回 回 怎么啦?又挨打了不是?

水蜜桃 (心直嘴快)可不是么!孩子本来乖乖儿的，说捶就 捶。横竖是拿钱买的，不是亲骨亲肉，谁心疼她!

回 回 你少给我招点祸，好不好?待会教“她”听见，又是闲 气 。

翠 宝 (发见了帮手)桃儿嫂子，他欺负我，打他的嘴，(谁知 绝无影响。)

水蜜桃 (倔强)我管他闲气苦气!别瞧她盖三省，就让她盖 十省，你怕我可不怕，你还有脸讲呢，棍子没打到你 身上，你自己不疼。

回 回 得啦，我的好奶奶!你精明着呢，叫二百五不答应， 你偏作半吊子。

**水蜜桃** 就你回回精明。来，照样揍你一顿，试试看? 回 回 (故意掂对方的斤两)你敢!

水密桃 我敢，瞧我敢不敢?跑的是孙子。

〔两口子如捉迷藏，一个逃，一个放下银妞儿追。

〔银妞儿有好看的，移转注意力，忘记身受的痛楚。

翠 宝 (俨然小和事老)桃儿嫂子，你们两口子别闹啦。三 爷干么又打银妞儿?

水蜜桃 谁知道她肠子里有几个弯!左右还不是闲的手痒， 拿着孩子解闷。(指着银妞儿)你呀，你这辈子罪大 去喽!

翠 宝 (凄然)咳，三爷也真是的!… …

**水蜜桃** (温和的)孩子，咱们上场子玩去，好吗?呆会看翠姑 娘跑马。

银妞儿 (扭扭身子)我不看跑马，桃儿婶。你带我找我亲妈。 水蜜桃 好，好。找你亲妈。

银妞儿 她在哪儿啦?远不远哪?

水蜜桃 远，远的很，(随便一诌)去找她，得坐火车。呆会咱 们去坐火车。倚达!传达!呜 …… (走到门口)回

回，你今个得陪我去买珠花。

**回** **回** 别臭美啦罢，乖乖。你瞧你那块料子，还珠花，金花， 银花，你配!?

**水蜜桃** (怎能不火)我配，配，配!(捋起袖子，)你倒告诉我， 我怎么不配?哪一点抵不上你?

**回** **回** (已经受过教训)你先别嚷嚷成吗?万一教人家听 见，咱们这算干什么的?你就不嫌丑?

水蜜桃 我怕他妈的丑!我丑是丑定啦，丑稳啦，丑绝户啦， 专门丑给你回回瞧的。你瞧着不顺眼，人家漂亮的 有的是，有本事自己找去!(爽性豁出去。)

回 回 (只得无条件投降)我算服你，好奶奶，算你厉害。你

走罢，陪你去买珠花。 **水蜜桃** (再讨个饶头)你得买!

回 回 买，买，买。(瞅着老婆走出门，无可如何的)咳!这 叫没有办法。生来的倔货，你给她讲好听的，她反而 拿蹄子踢你。

翠 宝 桃儿嫂子人倒是不错。(一面去喝水。) 回 回 (苦笑)着，翠姑娘。

小 铳 (轻蔑的)哼!你这也是活该! 回 回 怎么?教你怎么办?

小 铳 你少惹她，行不行?

回 回 嘿!(音黑)你别瞧我这个水蜜桃，给谁谁不肯要，我 可真舍不的。(自己说的满身舒服)人家说“打是亲， 骂是爱，"我们不但越吵越甜，还得吵他个名堂，将来

死了，吵到玉皇大帝跟前去呐。

达 子 (匆匆进来)回回，我的束腰带呢? 回 回 (存心调侃)你的束腰带在你腰上。

达 子 别跟我捣乱，回回。我昨天挂在那边枪架子上，一定 是你拿的。

回 回 (故作庄重)这我可得给你宣传宣传，老达，你这么大 年纪，还走邪门，……束腰带丢啦，不害臊，反而问我 来要。你倒仔细想想。是不是你昨天去偷女人，忘 到人家床上的?

翠 宝 (笑开了)哈!老达，今儿这个人哪!刚才他还做造 我爸爸来着呐。

达子(有意支使开她)你去劝劝三爷去罢，她又生闷气哩。

翠 宝 我这就去。(放下茶杯，走两步又想起来。回头叮咛

—)小铳，你别走开，回头我还得练马。

小 铳 嗯，不走开。

〔翠宝像做了好事，(她的心明净的，觉得什么都可 爱，都满意。)轻轻快快，后影闪进夹道。于是小铳站 起身，走过去拿墙上的唿唿。

达 子 回回，你再胡说八道，我可要告诉桃儿嫂子，教她骂 你 。

回 回 教我家里骂我，那顶方便。我候你大驾。

达 子 我快六十的人，还有工夫跟你逗着玩!别耍无赖啦， 赶快来帮我找找。

回 回 你老人家早说这个，这不结啦?(爽然站起来。) 〔两人开始找。

〔小铳也不管他们斗嘴，只管坐下去调弦。正像一切 在恋爱的人，在甜外尝着酸，快乐之外，感到悲哀。 于是就呜呜咽咽拉起来，调子是小寡妇上坟。

回 回 (溜到达子背后。不知道打哪儿摸出的束腰带，用变 戏法的手法，悄悄放进他的口袋，自己拽住带子头)

哪!这不是。我早说过在你腰里么?

达 子 (又好气又好笑。摇指头吓虎——)你!……(不觉 叹口气，)我瞧你多咎才长成人?回回，都三十啦，还 小孩似的，见天捣蛋!

回 回 你老人家放心。再过三十年，不愁比你老实。

**达** **子** 你少贫嘴罢，就这会你家里没损你。(走近箱子，要 坐下忽然注意到——)小铳，翠宝找三爷去啦?

小 铳 (停下手)是罢。

达 子 (坐下去，摸出一包下等香烟)你呆会还去练马? 小 铳 翠宝有几套欠熟。

达 子 你停会再拉，听我告诉你。(把烟点上。) 回 回 (伸手)给我一根。

小 铳 (诧异的瞅着达子……)

达 子 (也给小铳一根)你先放下唿唿。 〔回回和小铳先后点上烟。

达 子 (婉若仁厚长者，郑重的)这话你许兴听不进去，可是 我得提醒你，(稍顿)你和翠宝两人……你无须避讳， 横竖这会大家全知道啦。你心眼里打什么主意?究 竟怎么办，自己有谱没有?

小铳(激动的多簌)老达，我苦的吃了毒药似的，你干么又 搬这个?

达 子 (略带讥刺)你的苦处我明白。另外还有一位，简直 比毒药还苦，对不对?

**小** **铳** 别提这个啦，老达我可真霉透啦!

**回** **回** (低声)你们讲盖三省，是不是?难怪她见天打银妞

儿 。

**达** **子** (对回回瞪瞪眼。然后庄严的)可是小铳，你总得拿

个主意。现在主任幸亏还不知道，为顾全大家，你得 走开。你千万别怪，我讲这个话有道理。你们看我 这条腿，难道我本来瘸，自来就这么可怜?干咱们这 行，自古道：“养老，养小，不养残废。”我怎么残废来 着?现在人家把我当打杂的，凑数的，吃闲饭的看， 谁还知道三十年前，老达也年轻过?有本钱，玩艺， 三句话弄抢(音枪，)就动家伙?可是为一个女人我 和我的好朋友闹翻，他下毒手把我打刀山上扔下来， 自己可自尽啦。

回 回 (仿佛目前展开个新的世界，兴致勃勃)这倒是新闻，

老达。那个女人呢?现在还活着吗?

达 子 (不耐烦)你这个人哪，一个水蜜桃还不够，瞧你“女 人女人”的没有完啦!(稍顿)再一层，小铳，为你自 己，你也该走。打你五岁进这个班子，我瞧着你长 大，成人，学这套武艺，除了巴望你以后得发，我会存 别的意思?本来么,讲起翠宝，这孩子也的确不赖。 可是你想慕容天锡，他是个干甚么的?拐骗、拆白、 讹诈、枪械、黑货，他哪样不来?他辛辛苦苦把翠宝 恩养大，实指望找个主，靠小妞儿吃喝一辈子的，难 不成肯平白嫁给你?

回 回 (警告)喂，喂!你讲慕容天锡，老鬼那不是来啦? 〔恰巧打马戏场来两人：马腾蛟和慕容天锡。

〔前者是马戏班的老坂，然而无论长相，打扮，性格， 全不合想像中的老板条件，尽管他父亲以武艺起家， 按世间常理：做官的子孙未必做官，富翁的后代不见 得有钱，他自己也“退化”了。他不但武艺没有练成， 身体没有练好，简直连吃开口饭的三句江湖话也没

有学来。因为子承父业，才落下这个班底。可是别 瞧他“退化，”可又专门爱学“文明”。父亲死后，他福 至心灵，忽然觉得刀山班马戏班不如“马戏团”伟大， 老板也不如“主任”中听，说改全改。他三十五岁，矮 个子。为名实相符起见，经常总穿一套黑制服，头戴 棕色呢帽——帽盔耸起如圆屋顶，俨若公务员或省 县党部委员。怎奈这一切都不能掩饰他的庸弱无 能，一幅怕老婆相；而越无能又越怕人家看出自己无 能，自然也越表示尊严。

〔后者五十岁，长袍、马褂——全褪色了，破了，— 八字胡、墨晶眼镜，十足像个倒运绅士。可是仔细 看，更像北平、天津一带说相声的。他手里永远不离 手杖，(里面装着刀的，)老自称是上流社会人，言词 间又往往爱提“我们提督大人……”人家有时挖苦 他，便叫他“提督。”其实他祖先中是否真有人作提 督，那是另一回事；就是他自己，现在也全仗翠宝挣 的份子养活，提起翠宝：他无论对谁都说她是他的 “千金小姐，”当作活宝，直把孩子耍得迷迷的，一面 又绝不放松的喝她的血。

〔总而言之。生活把他训练成老狐狸。拍马吹马、无 所不来，也无所谓廉耻。他一贯的作风是能哭能笑， 装腔作势，将真当假，将假作真，没有把握，绝对不走 极端。现在他追随马腾蛟有个目的，原来翠宝挣的 不够他挥霍，腰里又短了钱。

**慕容天锡** (在门口，丑表功)您要是教我来管这个班子，腾蛟

**马腾蛟** (大不以为然)“腾蛟，腾蛟!你改个称呼，成不成?

(犹之乎甩开苍蝇自顾冲桌子奔去。)

慕容天锡 (老着面皮)怎么?不爱听?这方便，咱们改个官 称。(摘下眼镜，也不管对方有无反响)马主任，要是 我来管这个班子，我可不这么办。咱们作事，第一要 个精神，第二要个秩序。

**马腾蛟** (坐下翻开账薄， ——他口袋里老带着账簿，根本不 理。)

〔小铳把唿唿挂到墙上，出去时擦过慕容天锡。彼此 白白眼，大家心里有数。

**慕容天锡** (回头看见— )哈!回回，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回** **回** (轻藐的)不瞒你提督大人，我们这叫马尼剌海军操。

**慕容天锡** 这又是你们马主任的发明，对不对?(说着走上前 来，不免嘲弄的朝马腾蛟望望。)

回 回 (本来有了反感)你且别管是谁的发明，总归不是你

的 。

慕容天锡 哈，小子嚷，我还当你们唱文明双包案，什么马尼 刺，牛尼刺，单是这个名目，再加这套行头，就够你吃 不饱，饿一辈子的。你们学它干么?(挥起手杖。)

回 回 你多咎死嗜，给你送殡!

**达** **子** 锡老，可真有你的!你一来就拿我们苦人开心。

**慕容天锡** (故意顶嘴)可是我呀，达子，我可又偏爱到这里 来。来到这里，你先不用管别的，一睁眼睛，你瞧，这 些个刀呀，枪呀，红行头绿行头呀，……我这个脾气， 才叫生来的古怪。比方人家爱吃辣椒，吃了觉得开 胃，我一进这个屋子，就觉得过瘾。

**马腾蛟** (听的早腻个透。向回回和达子)你们练熟了吗? 达 子 快啦，主任。

**马腾蛟** 你们耗在这里干么,不到场子上去? 回 回 我们喝口水，歇歇就去。

慕容天锡 (又有了新题目)这小子生就的一肚子是谎，他刚 才还在里头搂着水蜜桃睡觉，这会倒充好人，声声到 场子上去。(忽然打闪似的，淫亵的)倒是说来着，回

回，你的水蜜桃怎么样?好吗，啊? 回 回 (装呆)她刚才还等你呐。

**慕容天锡** 等我? 回 回 嗯 。

**慕容天锡** 干么? 回 回 给她请安。

慕容天锡 (上了当，跳起来)简直胡说!你早就该管教管教 这小子，马主任，你们玩马戏卖艺的，简直越来越不 成样子，在上等人面前，全不懂什么是个规矩礼貌!

马腾蛟 (腻极)他们没拿棍揍你!就算你积德喽，还跟你讲 礼貌!

慕容天锡 您这话怎么讲?咱们今个得解释明白，马主任，我 慕容天锡，论身份，论地位，论年纪，哪一点不配你们 敬仰?(一味的装疯耍赖；可是理他的，只有马腾蛟 打算盘的滴达声。)

回 回 (准备好了，咳嗽一声)锡老，咱们现在聊正经的；你 昨天吊上的那个小娘儿们，到底是谁?我瞧你上一

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眉来眼去，怪有意思。 慕容天锡 (故意装呆)谁家的小娘儿们?

回 回 昨天戏园子里那位。她后来没给你点甜头?

**慕容天锡** (率性赖)你小子又是胡说，根本没那回事。

回 回 啃，锡老!(挖苦)许是我看错人啦；要不然你这套衣 18·

裳和文明棍，清天白日，自己跑进戏园子，那才活见 鬼哪!

慕容天锡 (看看赖不掉)昨天因为黄家大少爷请客，我推不 开，随便到里头应酬应酬，可没有别的。(面皮虽老， 尚不免恒怩。)

回 回 (更进一步)你这一应酬不赖—— **慕容天锡** 怎么样?

**回** **回** 要是小娘们上了钩，你带她上外面码头，至少值(伸

出三根指头)这么些个。 **慕容天锡** (变了色)你怎么说?

**回** **回** 我说你闹几个钱，手上又松动几天。

**慕容天锡** (勃然大怒)放屁!你小子他妈瞎了眼睛，竟把我 慕容天锡看成骗子，拐骗人家女人……你当我是谁?

回 回 你是谁?

慕容天锡 (真有他的)教我告诉你：虽说我先人倒了运，败了 家产，你可别不把红脸的当作关公。第一，我祖上做 过官；第二，我慕容天锡作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在世面上混半辈子，大风大浪经过，可从来不耍含 糊。“我拐骗人家女人!”单凭这个词儿，我一张状 子，把你送进衙门，足够办你个破——坏——名—— 誉!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回 回 (赔笑)我跟你闹着玩，你就当真?

**慕容天锡** 闹着玩成，破坏名誉不成。你想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的?我拿一个上等人的资格教训你：小 子以后要留神。讲话得分轻重。

马腾蛟 (认为自己人丢了脸，满肚子乌气，推开帐簿算盘

——)你只会斗嘴!还不赶快到场子上去?

回 回 这就去。(向达子)走吧?

〔两人拿起军鼓：达子撷着，回回挂在勃子上。无精 打彩，绕过慕容天锡而去。可是回回实在不服气，走 到门口，又一个人站住。

回 回 (清清噪子，终于鼓起勇气)咱们回头见，提督大人。 讲起来衙门，我瞧你比我这个玩马戏的进去的份多。 你老请别见怪。(一鞠躬，待慕容天锡去追，早已飘 然而去。)

慕容天锡 (得意忘形)马主任，这贱小子可真他妈吃星星啦， 您瞧他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我可预先关照您， 您要不结实的教训王八羔子，日后可有您后悔的。

马腾蛟 (忍无可忍)锡老，我也关照你，你以后少来我们这边 儿胡闹。刚才我讲过，不是为你的姑娘，你早挨过打 啦 。

**慕容天锡** (觉得被侮辱了，狂妄地)你们穷卖艺的倒敢打我? **马腾蛟** 打你又怎么样?

慕容天锡 瞧你们有那个天胆!?又怎么样!要知道我是个 上等人，我祖上的的确确掌过大令，做过提督——可 不是拿钱捐的，是汗马功劳，两军阵上，凭武艺挣来 的 。

马腾蛟 (直气的冷笑)哼，拿武艺挣来的!你等着瞧吧，赶明 总有一天，教你试试你的武艺；还有你的提督，瞧他 保得了你不!?

慕容天锡 (免得碰壁，一笑了之)别把玩笑当真，马主任。横 竖就这么几个人，谁还不认识谁?万一见见真的， (把手杖里头的刀抽出来，似真似假)您瞧?这是个 能讲理的家伙。(放回刀)可是话说回来。大家全是

老朋友，犯不着伤和气，对不对?嘻!现在先不谈这 个。(忽然嘻开嘴，全副的淫棍相，凑近马腾蛟，似有 无限秘密)昨天我在戏团子里，马主任，你再也猜不 到，真是一件妙事-怎么着，你不爱听?得!咱们 来聊要紧的 …… (看见对方仍不理会——)马主任!

**马腾蛟** 干么?我听着的!

慕容天锡 (下作的)我有件小事，老兄，得跟您商量商量。今 个我手头不大凑济，不用多，请您先通融五十块老袁 头，钞票也成。

**马腾蛟** 我没开银行!

**慕容天锡** 您的意思是不借?

**马腾蛟** 算你猜透啦!

**慕容天锡** 好!有您这个话，也够朋友。咱们走着瞧，明天我 就把翠宝带走。

**马腾蛟** 得，得，老调调又来啦!

慕容天锡 老调调呀?我的老天爷，要是您没有钱，人家又在 后头逼您，您也是这个调调!您以为我慕容天锡是 谁?我的先人做过提督；我的岳父做过知府。现在 轮到我，我把我的亲生闺女——一位真正千金小姐， 提督大人的骨血——送进马戏班子学艺，难道不够 给我祖上丢脸?还教我穷要饭似的，见天得向人家 伸手。

**马腾蛟** 你少玩女人就好喽。我警告你，将来有你吃的官司。 **慕容天锡** (笑了)马主任，您听说书掉泪，白白替古人担心。

不是我对您瞎吹，您哪一天上衙门里问问，自上而 下，可有不认识我慕容天锡的?至于女人，讲起来不 怕缺德，这可是我们的家风。您当然不懂所谓名士

风流，可是我们山东姓慕容的，生来就专爱这些个， 第一，赌博；第二，女人；第三，大烟。这是我们祖传 的嗜好。可是一咬牙关，您瞧，说戒，我是样样全戒。 这为的么?还不是一个钱字!现在斩头去尾，我只 留下当中一样。圣人说的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假使连女人也给戒掉，我还算姓慕容的子孙?您不 用笑，马主任，按我的经验，人生在世，非偏爱一样不 可。要不然哪!你罪孽可就大嗜!

马腾蛟 (早被逗笑了)你不喝酒?

慕容天锡 (假正经)那是没法子，马主任。比方人家请您，您 总不好推辞是吗?现在咱们书归正传，请您看我们 提督大人份上，给我通融通融。(无耻的伸手出手。) 〔没想到盖三省就在这时进来，这女人约三十岁，穿 大袖旗袍——大花，青地；下面软底花鞋；核S 髻，前 刘海：嘴角刁根香烟。她是属于硬线条的妓女型的 人物。漂亮中充分显出风骚邪恶，本来难怪她，马腾 蛟和她比，真是卑琐不堪，可是她得嫁他；她有欲望， 要满足欲望，而又不可能。因此她就愈尖刻，愈骄 傲，愈爱找是生非。发了脾气，毫无忌惮，简直是河 东狮子。在马戏团中，马腾蛟固然怕她，全体团员也 无不被她凌辱，敢怒而不敢言。

**盖三省** (来势汹汹，却又万想不到——)噢!我当是谁，原来 是锡老。

慕容天锡 (一则掩饰自己，一则是所谓他们的“家风，”于是 ——)盖三爷!(躬身作揖)在下不知三爷驾到，有失

远迎，多多怒罪。(全是京戏腔调。) 盖三省 (报以白眼。向马腾蛟)又来借钱?

**马腾蛟** 嗯 。

**盖三省** 一个销子也不用给他!(走去坐在箱子上。)

**慕容天锡** (楞楞)好太太，这可不像您讲的话 您平常心 肠好，器量大，大家全称扬您。我没有得罪您的地 方，您跟我逗着玩，对不对?

盖三省 (训斥)你没钱就来找我们借，借了又拿去乱化—— 今个给翠宝做这种衣裳，明天给她做那种衣裳，(醋 劲上来，率性骂出去——)把个贱丫头打扮得活妖精 似的，去迷谁家的男人哪?

慕容天锡 (满脸赔笑!)三爷，您没作过父亲，不知道我作父 亲的苦心。我虽然穷，翠宝可到底是位千金小姐。 我们不能一辈子流落马戏班子里头。您怪我在这孩 子身上化钱，我承认不错。可是您替我想想，她年纪 又轻，长相也过得去，我做父亲的不打扮她，还有谁 打扮她?将来万一有个小伙子，我们爷俩也算有个 出头之日。我这话有理没理?可是刚才马主任— 他自己赚饱钱，一个一个串到肋巴骨上，还问我干么 用呢!

**马腾蛟** (冷笑)你的苦心人家全知道!所谓小伙子，就是黄 家大少爷，是不是呀?

慕容天锡 话可不是这个讲法，马主任。您知道我跟他交往， 为的是我瞧得起他——他是个上等人，爷爷做过官， 我们门当户对，大家平等。

**盖三省** (试探的)那你干脆把翠宝卖给他，不就得啦?也省 得浪丫头在这里搅和。

**幕容天锡** 啃，三爷!您瞧您把我霉的：我卖我的亲生闺女! 本来么,姓黄的有钱，人所共知；可是他喜欢翠宝，那

是他自愿的，我做父亲可不管帮忙。(马腾蛟嗤之以 鼻)你别以为我不开通，马主任，在男女私情上头，我 慕容天锡顶赞成自由。

**盖三省** 你呀，锡老，你少白话罢!现在你又是自由啦，责任 啦。我多昝瞧着翠宝甩开你那才好呵。

慕容天锡 翠宝甩开我?我的血亲闺女?唉哟哟!我宝贝蛋

**团员甲** **马腾蛟**

**团员甲** **团员丙** **团员乙** **团员甲** **团员丙** **马腾蛟**

盖三省

子似的，打小把她抚养大， 一脑门子给她寻个好姑 爷，她倒甩开我?上有皇天，下有后土，中间凭良心， 天理不容!

〔慕容天锡正吹的神灵活现，团员甲、乙、丙打马戏场 进来，又倦又热。大概刚去什么地方玩过，进来后就 去喝水。

(觉得津津有味)提督大人要给谁寻好姑爷?

你们大家来听听罢：他要教翠宝嫁给姓黄的，作太太 去呢!

哈，哈!

(笑的喷出水来)恭喜你，提督大人，你可高升了呀? 穷卖艺的穿高跟鞋坐花轿，那才美哪!

化子头坐朝庭，才叫有玩艺瞧哇!

(翻的慌)还不是丢咱们的脸，有甚么好瞧!?(压倒 了团员甲、乙、丙。向慕容天锡)你，锡老，翠宝在我 班子里得得发发，我瞧，你多咎把她给弄死，才算拉 倒!

(别具心肠)你这就是多管闲事，马腾蛟!你怎么看 定锡老要把翠宝给弄死呀?人家亲爷俩不够亲，倒 是你亲哪?人家去当奶奶太太不好，倒是在我们这

儿受穷罪好啊?

马腾蛟 (想不到黄雀在后，只得抓抓耳根，闷头算账。)

**慕容天锡** (心里得点宽慰)对，对，三爷。倒是您有见识。请 您想想，我们翠宝见天来侍候大爷们，为的么呀?是 白侍候的吗?(积压下来的乌气， 一 并朝外发泄 )可是马主任，今个为几十块钱，我站在这里，腿 都给站个臭酸，还得听你的混蛋教训。你这种老板， 我当着列位好朋友说：你自己赚饱钱，可给人家饿肚 子的份子。(向团员甲、乙、丙)。也请你们想想，列 位朋友，咱们掏出良心，见天哄得起场子的，是什么 马尼刺海军操吗?是刀山跟千斤锁吗?是老虎吗? 是银妞儿小丫头吗?(殊不知犯了众怒。)

**团员甲** 你少嚼蛆!

**盖三省** 别扯我的老虎! **团员乙** 你不许放屁!

**团员丙** 放屁，把你哄出去!

慕容天锡 得罪嗜，三爷。别认真，列位。(连连四面鞠躬) 可是凭良心，哄得起场子卖得来钱的是谁?直不是 翠宝吗?只要一把扇子，一条汗巾儿，您瞧，(模仿走 索)这能招来多少“好!”(恰巧打马戏场送来一阵鸾 铃声，马的奔驰声)列位再听，那马是怎么跑的?

**团** **员** **乙**

这是小铳!

**团** **员** **丙**

**团员甲** 翠宝的功夫，还是小铳教的呐!

**慕容天锡** 别提小铳啦，列位。要是没有女人，功夫有什么 用?单靠功夫，教马主任去，人家肯捧场吗?可是列 位朋友，只为我祖上倒了运，我把我血亲闺女……翠

宝她妈——我的亡妻，黄堂知府的小姐，只恨她去世 早，撇下我们爷儿俩……想想，我的小心肝吃这种苦 ……(他做的非常成功，讲到后来，居然声音为之悲， 眼睛为之红，鼻子为之塞。)

盖三省 (动了恻隐之心)腾蛟，拿两块钱教他走!

慕容天锡 (听说钱，活泼起来)三爷，我刚才讲过，您慷慨大 方。可是我敢赌咒，两块钱我决不答应。看在我们 提督大人分上，干脆爽快，给我十块；顶少五块，再少 我就走不出这个门啦。

〔马腾蛟默然掏两块银圆扔在桌子上，然后埋头去记 账 。

**慕容天锡** (拿了钱放进口袋，解嘲——)吐沫费去两桶，总算 没有白跑。有个孩子到底不错!

**马腾蛟**

**团员乙** **团员丙** **团员甲**

(起身上里面去，半道又回头关照，向团员甲、乙、丙 ——)刀山架子松啦，你们呆会去收拾收拾。

是，就去。

提督大人，这会手上有钱，要请客了不是?

**慕容天锡** (现成的谎话)你来晚啦，朋友，今个晌午黄家大少 爷请客，我有饭局。

盖三省 (等来的机会)锡老，你有饭局，还是趁早多吃几回去 好。等多咎翠宝的身子落在小铳手里，我瞧你这个 老丈人哪，饭吃不成，可要吃家伙喽!

**慕容天锡** 您别逗我啦，三爷。他们也讲小铳和翠宝来着，可 是打我耳朵里一过，我压根不信有哪么回事。

**盖三省** 老狐狸，你自己以为大风大浪经过；东西南北到过， 七十二行饭吃过；真的假的见过；眼观四路，耳听八

方；讲得出，做得到；谁也别打算瞒你——你是个活 诸葛亮，本事大去了不是?

**慕容天锡** (自信的)三爷，承您夸奖。活诸葛亮，我不敢当， 可也决不是傻瓜!

盖三省 照你的意思看，我才是大傻瓜哪!可是小铳送翠宝 个馏子，你知道吗?翠宝刚才告诉我：他们打算逃 走，她也和你商量过吗?

**慕容天锡** ( 惊 骇)噢?…… (接着掩饰)我不信，三爷。馏子 是——是那个冯科长送她的。

**团员甲** (心直口快，干脆拆穿)你瞎扯淡!他亲眼看见是小 铳送她的。(指团员乙。)

**团员乙** 就在这个屋子里。翠宝瞧见我，推开小铳， 一溜烟跑 啦 。

**团员丙** 还是包金的，小铳在街上打的。

**慕容天锡** (着急)这个作死的妮子!翠宝呢，三爷?她这会 还在里头?(就要去找。)

**盖三省** 翠宝走啦。你不把小铳找来，教我做个媒人?

慕容天锡 三爷，咱们讲正经的……(频频示意团员甲、乙、丙 在场不便)呆会我还得去找翠宝，去应酬黄家大少爷 的饭局。

**盖三省** 哦。(平声。会意——)你们去收拾刀山架子去罢， 带便关照小铳，我有话等他商量。啊!

**团员乙**

**团** **员** **丙** 好 。

**团员甲** (调侃)提督大人，你不教小铳来给你磕头?

**慕容天锡** (只装没听见，派头十足，背书似的)没法子想，三 爷。今儿这个请你吃饭，明儿那个又请你喝酒，我头

发都给忙白啦；可是大家全是排场人……(瞧瞧三个 团员出了门，话未讲完，就鬼祟的)三爷，您瞧翠宝跟 那小子真会?

**盖三省** (气的冷笑)你不放心，教我给你捏合捏合好吗? **慕容天锡** 三爷，您又损我。

盖三省 (早醋的一包火，爽性来粗的)我还教他们揍你的，老 混蛋!你把翠宝弄的花不琉璃，人不像人，鬼不像 鬼，狐狸精似的，专门教她迷惑男人……

**慕容天锡** (赔笑)三爷 …

**盖三省** (不听)你又是他妈的苦心啦，责任啦，自由啦!现在 好啦?小铳把浪妮子给迷上了啦，你称心啦? ……

**慕容天锡** (有苦说不出，更走近点)三爷……

**盖三省** (仍不听)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给人家困啦，花给人家 采啦，快教人家给弄成破鞋啦。你就嫁给他呗?

慕容天锡 三爷，我们姓慕容的老坟都给您掘啦!可是那个 混帐小子，也弄不清楚他是真的佯蛋，还是假装佯 蛋，他见天围着翠宝打溜，总不跟我提现成的。(拇

指与食指做个圈。)

**盖三省** 你还想要他的钱哪? **慕容天锡** 我是讲另外一个人。

**盖三省** 黄大少爷? **慕容天锡** 对 。

**盖三省** (爽然)你当面去对他讲啊?

**慕容天锡** 可是哎喃，我的老爷子嚷!我就是再急，这点面 子，我总得给祖先留哇?

**盖三省** 假使我帮你个忙，你瞧怎么样? **慕容天锡** (正中下怀)您肯?

**盖三省** 你先讲明，赶明拿什么谢我。

**慕容天锡** 您情排场，三爷，我姓慕容的不在乎这点小意思。 衣料，首饰，大洋钱，随便您挑。

**盖三省** 你候信罢，锡老。见着大少爷，你教他今儿下半天来 找我。

**慕容天锡** 回头见，三爷。(调侃)您还等“人家”有话，对不

对?耽误您的大事，我老头子吃罪不起。 **盖三省** (在背后)老狐狸!

慕容天锡 (忽然想起——)三爷，您别忘了我的条件——黄 姓的认可的话：除了现货，还得给我一处房子，养我 一辈子。

〔盖三省不作声，表示听见了。

〔慕容天锡匆匆走后，她立刻站起来，过去照照镜子， 用手理理头发。又回到屋子中间，瞧瞧上马戏场去 的门，瞧瞧通里面院子的过道，瞧瞧顶上，瞧瞧棚布， 箱包，枪刀架子。在焦躁与不安中，显然她心里正波 涛汹涌，已经下大决心，等候某种事情的解决。

〔突然她瞧见小铳打马戏场进来，二人目光，相交如 电。随着这一瞬间，波涛的暗流潜伏，一切俱归于静 止，成了相峙的局面。

**小** **铳** (在门口粗率的)你叫我?

**盖三省** 你干么不进来，我会吃了你? **小** **铳** (压弃)我忙嚷!

**盖三省** (勉强凑起来的温和，酸溜溜的)啃!你忙!我知道 你大爷的忙：你为送翠宝回家忙；你为陪翠宝上码头

去玩忙，你为给翠宝去打馏子忙。是吗?啊? 小 铳 (反感)你喊我就为这个?

**盖三省** (忿然)我既然打发人喊你，当然要有话讲，你不爱 听，拉倒。你走你的!

〔小铳翻身欲去。 **盖三省** (跺脚)站住!

**小** **铳** 干么?

**盖三省** (命令)问你自己!

**小** **铳** 对不起，我自己没有值得问的。

**盖三省** 你过来我问。(不知不觉，自己慢慢走过去。) 〔小铳向她走近。

**盖三省** 你昨天上半响，是到哪儿去的? **小** **铳** 你管不着!

**盖三省** (冷笑)嚇,我管不着!可是我的好大爷，我昨天约下 你，你倒把我给甩在家里，去陪人家翠宝去玩。你 瞧，我这回算凑巧管得着啦?

〔小铳正要争辨，恰巧达子伸个头(打上马戏场的门) 朝里面张张，预备进来。

**盖三省** (乌了眼睛)贼眉贼脸的，在那儿瞅什么? **达** **子** (走进门)三爷! ……

**盖三省** (连连跺脚)赶快滚!滚!

达 子 是，三爷。(似有无限言语，欲去不去。) **盖三省** (气极了)滚，滚，老不死!

**达** **子** 是。(怆惶引去。)

**盖三省** (硬的不成，来软的)小铳，事到如今，咱们不用耍含 糊啦。你就干脆告诉我，教我死了这条心罢。(稳稳 自己，同时掂掂对方的重量)人家说你一个心都给翠

宝占去啦，这话是真的吗?

小 铳 真又怎么样?不真又怎么样?

盖三省 喃，我的好大爷，你还跟我耍闷胡芦哇?(得意的)倒 是教我替你揭开吧：翠宝刚才一五一十，全告诉我

啦；她还赌咒，打今儿起不理你了呐! 小 铳 (迷惑)啊?(平声。)

**盖三省** (得意之余，不免幸灾乐祸)你直到这会，还一脑门的 等人家出来练马，谁想得到，你的好人可卖了国喽!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送她馏子的呀?你瞧? **小** **铳** (只有惊异) … …

盖三省 ( 以为已经打动对方，有隙可乘，越发表示亲昵，施展 其妖媚技俩)你不明白我们女人，小铳。(抓住他的 胳膊)我们女人是，“好马不备二鞍，好女不配二男，” 把身子一交给谁这个心也永远交给他啦。我就是这 么个傻女人，点也点不透，叫也叫不醒。凡是你心爱 的，我就心爱。听见你喜欢翠宝，我就劝她——

小 铳 (拂下她的手)哼，谢谢你!(差一点没讲出 口：这个 忙你可帮大去啦!)

盖三省 我不能挖出心来给你看，小铳……刚才我劝翠宝，她 一翻走啦，我出来又碰见锡老 …… (忽然打闪似的一 转，机密的)你猜怎么着?我告诉你吧，原来老油子 和翠宝编成的圈套，拿你当诱子，现在正打那个姓黄 的主意哪。

小 铳 (目瞪口呆)噢?

**盖三省** 我劝锡老把翠宝嫁给你，你再猜他怎么讲? **小** **铳** 对不起，我不想知道!

**盖三省** 你许兴以为我不老实。本来么,难道我就不吃醋吗? 可是人家翠宝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我吃醋还不是白 吃醋吗?为人怕不知足。 一念到此，我想倒是成全

了你们的好。也不枉咱们相好一场。(抓住他的胳 膊乞怜)你瞧，小铳，我就是这么个可怜女人，你心里 头难道一点都没有我?

**小** **铳** (第二次拂去她的手)我早讲过。当初是你找我来 的 。

**盖三省** 这么说。你压根没有?

**小** **铳** (痛苦烦躁)请你别逼我，三爷我怕你。连，连老虎都 怕你!

**盖三省** 呵?(受了伤。仿佛面前站着个煞神，一瞬间，失望， 惊骇恐怕，全集中在脸上，不由的慢慢后退)连，连，

连老虎…… 〔鸦鹊无声。

**小** **铳** (动了同情心，走过去)三爷，你别忘，你有男人。 **盖三省** (迷惑的)我有男人?

**小** **铳** 对呀，马主任。

**盖三省** 我当初嫁给他，并不情愿，他老子是老板，我才不大 点儿，他逼我破了身子，我只得嫁给他啦。

小 铳 你当初就是不情愿，你们总算过了十几年。咱们是 跑江湖卖艺的，不像人家有庄有院，大街上开着铺 子，第一要讲的是义气。

盖三省 (绝望之后，豁出一切)你给我滚!我把身子交给你， 心交给你，你倒来跟我讲义气。我讲他妈的义气! 你给我滚!快给我滚!我不希罕你。你个没爹没娘 的种，快去娶那个贱婊子去罢。我瞧你娶得成?(手

指上马戏场去的门，不住跺脚。)

小 铳 呸!(轻蔑的唾口吐沫抱愤而去。)

〔打马戏场送进来鼓声；远远的送进来火车的开动

声，火车头的叫声。

〔耻辱和愤恨烧她的身子，好比受伤的野兽，在屋子 里冲来冲去。如果可能，她要毁灭一切。可是她想 起小铳走远了，自今而后，也许真要失去这个人，一 霎时又感到无从填补的空虚，不觉僵在那里。

**盖三省** (伤心的)连老虎都怕我，都怕我! …… (泪珠打眼里 滚下来，说着说着软弱下去，委坐在箱包上。)

**幕急下**

**第** **二** **幕**

下午四点多钟。仍旧是那间屋子，许多必要的 东西，如当床用的桌子等，已搬上马戏场。马戏场上 热闹极了。马戏进行方酣，洋鼓声，喇叭声，唿哨声， 欢叫声，笑声和好声，如醉如痴，如梦如魇，交织成一 片。而在对比之下，屋子里反而怆凉无限，给人一种 被遗忘的感觉。

谁会想到这里来?谁又想得到这里进行的是什 么事情?翠宝结束好，脚上换了花鞋，瞠过场子，回 来休息，等自己正式献艺的时间。不料她进来恰巧 碰上黄大少爷——这个她怕极了的人，现在馋涎欲 滴，正笑面虎似的站在面前。她坐在箱包上，鬓发稍 乱，人有点显累。双脚登着圈椅子的横梁，摇来摇 去，一来为自己的胆怯解嘲；二来有意拿椅子作伴， 危险时可以护身。然而不管如何掩饰，她终不能掩 饰两颗眼睛。它们老瞅通马戏场的门，仿佛说：别人 不会看见吗?假使他当真扑上来怎么办?怎么没一 个人来?足以比方她这时的可怜情状的，也许只有 被鹰旋昏了头的兔子。有时她感到孤单无助，简直 想哭；可是也不能否认，等她觉得身子脱离了危险， 又以对方巴儿狗似的为有趣。

现在再来看黄大少爷。凡到内地去过的，在任 何小商埠或小城市，大致都见过他。他祖父或曾祖 做过官，父亲对着大烟灯躺半辈子；自己混过几年学 堂。母亲只会吹牛，摆谱，当太太。因此父亲一去 世，便给他娶个老婆，教他在家支持门户。他也的确 克尽厥职，竭力打扮成遗老。除了夏天，经常穿的是 袍子马褂，自上而下一滩黑，只是冬天要在马褂下面 穿他祖父的紫面狐皮袍子。全是极考究的老料子， 腰身宽大，大袖口老挽起来，雪白小衫擅在外面。头 戴小帽——顶门镶一块翡翠，或戴水獭皮帽；袍子下 边露出扎腿带，双梁青缎鞋，或带镀银绊的丝绒棉 鞋；胸前总垂着金表练；手上带三四个金馏子，虽然 如此，他似乎犹以为不足表示身价，又在齐全无缺的 牙上包两颗金牙。为使别人看见，嘴笑时故意朝旁 边歪——这大概就是古时所谓的“龋齿笑，”看上去 俏皮劲十足。走路用脚后跟，扭呀扭的，看上去像男 相。

可是你别瞧，他大爷还是个“老派”人呢!也不 是他故意特别，在内地一切城市里，世家子弟几乎全 是“老派”他们当然不提倡“复古，”也全无取法上辈， 作遗少的念头，而所以处处要模仿老先生，别的实在 想不出理由，除了表示那早已不存在的门阀地位。 不然的话，他们还不等于零吗?可是不管他习惯的 搭架子踱方步也好，讲话慢条斯理用鼻音也好，一开 口那个粗卑下流，才嚇人呢。

母亲当然管不了他。他斗鸡走狗，养虫、鳝、促 织。秋末到春末手里总把着鹤鹑。其余的半年托百

灵笼。屁股后老跟一党子无赖，他见天上窑子，酒 馆，戏园，稍微怠慢，便给砸个稀糟。他专门捧坤角， 可也专门会捣蛋。谁也得对他陪小心，在这码头上， 大家全得恭恭敬敬称他“大少爷。”其实他商不像商、 学不像学、官不像官、绅不像绅、流氓不像流氓、无以 名之，称之为四不相。而事实上，他才是个愿种!

他顶多二十六七岁，因为大凡世上如他的人，三 十以后谁也不认识了。那时候他们败完家产，去当 乌龟，或去要饭，见人即伸手喊人家大叔去了。

翠宝(腻，怕，又只得乞求)我的黄先生，黄大少爷，您是个 尊贵人，老一个劲的缠我干么呀?

黄大少爷 (手上托着百灵笼子，嘻皮笑脸，因为嘴角刁着香 烟，说话略带鼻音)我瞧您一个人怪可怜的，来陪陪 您不好吗，翠妹?您还不知道哪，我一说来看您，连

这个百灵都乐坏啦。(向百灵)对不对呀，啊? 翠 宝 (堵起嘴)信您胡诌! … …

〔哪知道百灵给一挑，竟真的大叫起来，蹦蹦跳跳，故 意闹别扭似的，唧咕个不完。

黄大少爷 去，去，去，混帐东西!有你搭的碴……(过去把鸟 笼放在桌子上。转回身， ——)怎么样，翠妹?(摘下 香烟)我告诉您连百灵都爱闻您身上那股香味，不骗 您吧?

翠 宝 (答非所问，半是自语)盖三爷叫我来，说是有话，可 是她到哪儿去了呢?

**黄大少爷**(站在她旁边，满面情欲，吃吃笑道)您等她呀?她 不来不更好吗，翠妹?这儿就咱们俩，谁也瞧不见。

啊?(身子慢慢凑过去，腻气媚声，似乎要搂过来。) 翠 宝 (嚇的跳开)您要干么,黄先生?

〔圈椅被登翻了。

**黄大少爷** (仍旧嘻皮笑脸)您瞧您嚇的?大家亲近点，不成 吗?(溜溜走过去。)

**翠** **宝** 请黄先生以后放尊重点，(转身溜开)我们的身子也 是十月怀胎，老子娘养的!

黄大少爷 (跑上去拦住她)啃，啃，翠妹!您瞧您……您就翻 啦?

**翠** **宝** (改个方向溜)我们是生成的下作胚子，敢哪!

**黄大少爷** (再跑上去)翠妹，您骂也成，(伸给脸)打也成，就 是别生气。

翠 宝 (再改个方向)我们卖艺的配生气呀!

**黄大少爷** (黔驴计穷，只得鼓鼓勇气，第三次跑上去)翠妹， 您听我讲正经的，我送您的礼，您收起来啦?

翠 宝 (诧异)什么礼? **黄大少爷** 衣料，首饰。 翠 宝 多昝送的?

**黄大少爷** 半个月以前。 **翠** **宝** 您交给谁的? **黄大少爷** 您爸爸。

翠 宝 您去问爸爸去，我没看见!

**黄大少爷** 噢!您爸爸 …… (得知被骗，又惊又恨。但瞧见对 方早已走开，赶紧追上去，要饭似的钉在后面——) 翠妹，我可真教您爸爸给玩毁啦，他就是日我亲妈， 我心里头也痛快点。

翠 宝 ( 严正的)黄先生，请您别再“翠妹翠妹”的，好不好?

**黄大少爷** 您这是何苦呀，翠妹?叫您妹妹，不是更亲近? **翠** **宝** 我们没这门子亲戚!

**黄大少爷** 这个现成，没有亲戚咱们认个亲戚。比方结个干

兄妹，您瞧，不行? **翠** **宝** 我们高攀不上!

**黄大少爷** (大为扫兴，只好强笑)小铳那家伙才高攀得上，只 有他有这个福气，是不是?

**翠** **宝** (听听那个人的名字就胆壮)您别管人家高攀上高攀 不上，以后您老来东摸西撞，他准揍您。

**黄大少爷** 他揍我?(当作神话。指自己鼻子。) **翠** **宝** (肯定的)嗯，就是揍您。

**黄大少爷** 哈，他有这个天胆!(愤然捋捋袖子。)您去告诉 他：他不用来找大爷的碴，我还找他呢，教他候着。 瞧他有腰子没有?

**翠** **宝** (嘲笑)您在背旮旯吹吹大话成，凭您这个个，他一个 打您五个。

黄大少爷 (神气活现)哼!您以为我(拍胸膛)动手哇?实不 瞒您，翠妹：在这码头上，不拘馆子，不拘窑子，不拘 戏园子，谁不买我黄大少爷的，您打听打听，瞧他开 得成不?先不讲别的，单是我手下那一把子光棍，只 用我动动嘴，就先给他娘砸个稀烂!

翠 宝 (既然压不倒对方，于是——)黄先生，您有本事。我 求求您，您老人家上场子上看玩艺去罢。你干么死 气白脸钉住我呀?

黄大少爷 (故作多情，耍媚眼)我钉您呀?您还不明白吗? 我三天里头两天来马戏场，您以为我来看谁?看跑 马吗?看老虎吗?看上刀山吗?看什么海军操吗?

全都是为您，翠妹，全为您一个人。(越来，越热烈， 越热烈越凑拢去，也不管人家直撤身子)说真个的， 要是有天仙，您就是天仙下凡——我的小魂儿都给 您勾去啦。

翠 宝 (惊慌失措)您讲的这算什么,黄先生?您家里有太 太，您上边有老太太，万一教她们知道了，这可怎么 办哪?

黄大少爷 (一帖膏药似的，算黏定了)您别提她们啦，翠妹， 我心爱的是您。现在时兴的是“恋爱自由，”我要爱 谁就去爱谁，跟他们不生关系。(膝盖一软，忽然矮 了半截)翠妹，您救救我!

翠 宝 (嚇的叫起来)黄先生，你疯了吗?(直朝后退)

黄大少爷 (膝行而前)您猜的真对，翠妹，我可真教您给迷疯 啦!

翠 宝 (一面退下去， 一面着急，忙作一团)您这教人家瞧 见，多难为情啊?

黄大少爷 (色胆包天，毫不退缩)恋爱正大光明，我要告诉人 家，咱们相好。

**翠** **宝** 您赶快起来罢!丑死啦!丑死啦!(急的跺脚。)

**黄大少爷** (赖到底)您答应我，我就起来。只要您肯答应，什 么条件都成。咱们上上海好吗?(继之以许愿——) 到了上海，咱们买一部顶漂亮的小汽车，随您便挑。 然后咱们开着上大世界看文明戏，上电影院看美国 电影，上夜总会玩轮盘赌，上跑马厅买大香槟。您爱 骑马，上海有跑马学堂；您爱首饰，上海有珠宝公司 ——真珠、翡翠、金钢钻；您爱漂亮，上海有百货公司 ——香粉、手表、皮大衣；您爱吃大菜，上海有的是大

饭店，法国的，俄国的，还有印度的。还有屋顶花园， 那才好玩啦，好几十层的大楼，花园就在……

〔两人是一个欲逃无路， 一个以膝代步，相追不舍。 正在难分难解之际，忽然一声咳嗽，全楞住了。

〔只见慕容天锡站在上马戏场去的门内。

〔黄大少爷高举双手，在“花园就在”之后，待要说出 “屋顶上，”只得咽下肚子，一咕噜爬起来，尴尬之至。

翠 宝 (红到耳根)爸爸!

**慕容天锡** ( 一 副严父面孔)你在这里作什么?

**翠** **宝** (瞧瞧姓黄的，难以启齿，)我，我，我来玩……

**幕容天锡** (厉声)你有理着呢!一个女孩子家，陪人家男人 玩吗?还不快走!?

翠 宝 (巴不得的)我就走。

〔屋子里剩下黄大少爷和慕容天锡。后者直然朝前 者走来，空气似乎顿形严重。

**慕容天锡** (俨然长者，讥诮的)大少爷，您的袍子弄脏啦!

**黄大少爷** (本来栗栗自危。至此纷纭无所措手，只有勉强应 付)没关系，没关系……

**慕容天锡** (只装没看见)您想到上海去? **黄大少爷** (不知所云)我是随便讲的。

**慕容天锡** (翻了脸)怎么说，你是随便讲的。人家十七八岁

的大姑娘，你也好随便拿去玩啊? **黄大少爷** 锡老，我讲错啦。

**慕容天锡** 嗯，你讲错啦!(训斥)大少爷，您有身分，有地位， 我当个君子待您。(忽然——)这椅子是您弄倒的不

是啊?(过去拉起来。) **黄大少爷** (干瞪眼。)

慕容天锡 我当上等人待您，(泰然坐下，一板正经)我自己也 是上等人。我是因为先人走了背运，没法子，才送翠 宝来学艺的。我们不是没名没姓，我祖上做过提督， 翠宝是个千金小姐， ——她外祖做过黄堂知府。这 不能像小户人家的女人，祖上没根没苗，可以马虎马 虎。

〔百灵扇着翅膀叫起来，兴高彩烈，像附和幕容天锡， 又像欢迎另一个人。

〔因为按事前的安排，盖三省出马了。不用提那个俏 劲了。她已经打扮好，身穿短装。这一天又匠心独 运，格外修饰。柳眉星眼，真是所谓擦粉惟恐不白， 施朱惟恐不红。一进过道，带进一阵香风。

〔黄大少爷如遇救星，自不必说。连慕容天锡也精神 为之一爽。

〔原来他和盖三省，各守住一个门，以不同的心理、感 想、共同偷听了上面一幕。他们没有约定，可是各有 各的打算：盖三省安排好第一步，(不管成功失败，) 然后进行她的第二步；他却自居监督地位。他无疑 始终都在留心黄大少爷的行动，生办法吊后者的胃 口，教他把翠宝娶去。然而当后者跪下去时候—— 虽然他求之不得，假使翠宝答应人家的要求，他可真 会打进来。瞧着姓黄的栽到网里，他满肚子的是乐， 越乐而又越装的煞像有介事。譬如作买卖的，人家 越急着买，他越表示货真价实。

〔可是把戏有个适可而止，弄僵就玩完了。因此——

**慕容天锡** (撂开前面不提，立刻换个腔调)三爷!我道哪来 的一股香味儿，(接着站起来)原来是您。怪不得马

戏场上，见天人山人海，光您这个扮相，就好有一比。 **盖三省** 噢!我见天不是这个老样子?既然承你夸奖，你就

比比瞧呗?

**慕容天锡**(当着姓黄的，必须正经)明天再比，三爷。今个晚 啦 。

**盖三省** 呸!打个比方，还有早的晚的?(转过去)嘿!大少

爷，您老人家站着干么?怎么不坐啊?

**黄大少爷** (终于有了机会，为自己解嘲)我等您半天啦，三 爷，您在里头贵忙，老不出来。

盖三省 啃，啃，啃!这可怎么好哇?您老人家大贵人，可真 得多担代点。 ……锡老，我忙不过来，(挤眼暗示)你 替我招待招待呀。

**慕容天锡** (会意)你们聊罢，我得到里头歇歇去。 **盖三省** (假意挽留)别走啊，锡老?

慕容天锡 (慨然)人上了年纪不能跟你们比嗜，动动就累! (想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由的挥起手杖，踱着方 步，架子十足。)

〔等他刚转入过道——

盖三省 (端端黄大少爷的下巴，再顺手按住他的肩膀，轻轻 一推，笑迷迷的)您这个小相公，尝着甜头了不是! 啊?

**黄大少爷** (一肚皮的乌气，忽然得到解放)别改人啦，三爷。

甜头没吃上，日他妈苦头可吃了不少! **盖三省** 我躲开老半天，您就没得手?

**黄大少爷** 您还是早出来点好，我也少受洋罪。

**盖三省** 哎啃，我的大少爷!我只能把小妞给您喊来，可不能 替您干那个活啊?

黄大少爷 三爷，我不是对您吹牛：打十八岁起，少说我过手 有三十个女人。什么样的我没见过?什么样的我没 玩过?想不到大江大海都过啦，阴沟里头倒翻了船， 在这个小妞手里栽跟斗!

**盖三省** 大贵人，这是您下的工夫还不够  您有本事，应该 多下点工夫嚷?

黄大少爷 还不够呢!孙子王八蛋不把腿给跪的酸疼。五尺 半变成二尺半，临了还给老家伙教训一顿。(骂空) 哼!你祖上做过官，你閨女是千金小姐，不能马虎马 虎，就不该收我的礼呀!收我的礼干么?我买的是 个什么?

盖三省 您瞧?我是说您工夫还得多下点么!(兴致来了)您 刚才跟翠宝在这儿，给锡老碰见啦?来，来，来，小相 公，您先别霉气；咱们坐下，教我给您解解闷。(拽住 他并排坐在箱包上)您倒是告诉我，锡老还讲些什么 来着?

黄大少爷 (垂头丧气)别提啦，三爷我算霉到底啦，我个灰孙 子(恨的自打耳光)谁迷不了，要迷一个跑马卖解的 小妞，给弄的顛三倒四。

**盖三省** (故意挑逗)教我，我也迷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花 骨朵似的，谁见了不想采啊?

黄大少爷 可是你这里越迷，她那边捏的越紧。再加上老头， 一会来热的，一会又来冷的，教人死不能死，活不能 活。你就摸不透他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

**盖三爷** 瞧您怪可怜的，我告诉您吧? **黄大少爷** (有了希望)他什么意思? **盖三省** (存心玩弄)您谢我吗?

**黄大少爷** 这个容易。

**盖三省** 您开着当铺，有现成的首饰?

**黄大少爷** 我给您跪下。(说跪一条腿已经滑下去。)

**盖三省** 我可担当不起，(忙把他挽起来)您留着给新娘子罢。 您送过翠宝东西，是吗?

**黄大少爷** 我后悔不该交给老家伙，他在翠宝跟前，压根没 提 。

**盖三省** 这就对了么!买个虫蚁就怕不张嘴，只要他肯吃，文 章就来了呀。

**黄大少爷** 可是我对翠宝下劲，他又装不了的洋蒜。

**盖三省** 所以文章就在这里头呀!您想锡老指望的是什么, 他一个穷老头子，辛辛苦苦把闺女抚养大，肯平白送 您去受用吗?(附耳密语) ……小相公，(推推他的肩 膀)您照我的主意试试瞧。

**黄大少爷** (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迂迷)假使翠宝不答应，那 怎么办?

盖三省 您呀，您这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呵!(戳对方的 下巴)人家把大姑娘给您送到被窝里，(豁然跳起，粗 卑之至)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您还管她答应不答应 啊?

**黄大少爷** (另有考虑)这不同光拿出三千两千块钱，三爷，我 妈知道姥，我臊他那个娘，她准和我闹。

盖三省 噢!原来您作不了主?(觉得扫兴，翻过脸去)那咱 们不用谈啦!(然而走开两步，话又讲回来——)可 是我告诉您，大少爷：现在人家正在那边进行，等两

天可轮不到您啦。啊!(转身朝镜子走去。) **黄大少爷** (在后面眼巴巴的)我过几天给他买，行吗?

**盖三省** 算啦!

**黄大少爷** 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盖三省** 商量也是白搭!(只管照她的镜子。)

〔黄家的听差打马戏场进来。他三十多岁，青衣小 帽，外表恭顺老实，其实狡猾。就是说他讲话如蜜， 而对于主人能骗就骗。

听 差 (笑嘻嘻的)大少爷，老太太请您回去。 **黄大少爷** (瘟还没有发完)又是什么事?

听 差 您欠人家的赌博账，老太太不认，跟人家吵起来啦。 **黄大少爷** 你真混蛋!怎么教他们上家里来要?

听 差 是我混蛋。凑巧那会我不在家。

**黄大少爷** 去关照一声，教他们上当铺去拿! 听 差 是，大少爷。(躬身而退。)

**黄大少爷** (忽然福至心灵)有啦，三爷，我一定照您的意思 办。老头要是不放心，我马上立给他字据，以后再慢 慢买。(不由的步步凑过去。)

**盖三省** (回头笑了)这不结啦!横竖您也不能把翠宝接到家 里去住，对不对?

黄大少爷 (身子发了热)只要老头答应，我们明天就上上海。 您别瞧这个小妞，她可真是要命的妖精，为着她，我 肯卖我亲妈。

**盖三省** (眉飞色舞)这会您不用要死要活的啦。您运气来 啦，心花开啦，多昝请我吃喜酒吧?

**黄大少爷** (哪里定得脚)您先别忙着吃酒，我还得赶紧去办， (说着便急急慌慌去拿鸟笼。)

〔达子打马戏场回来。谁也不理会他，好像他是个影 子。根本不存在，屋子里根本没添他这个人。

**盖三省** (紧接着)您且等我一会，咱们一齐到场子上去。底 下是我的玩艺。

**黄大少爷** (拿起鸟笼就走)今个来不及啦，三爷。我还有点 杂事，明天再给您捧场。

〔达子有话别在肚子里，本要和盖三省谈谈。瞧着屋 子里有人，只得走开，打算上里头去；但又觉得错过 机会可惜，有点犹豫。因此他徘徊一下，便站在那 里。同时他瞧着黄大少爷这人，多少总有点不顺眼。

盖三省 (见黄大少爷快到门口，远远的)小相公，您的好事办 成姥可别忘了我这个拉马的呀!(说多风情有多风 情。)

**黄大少爷**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您想我会吗?啊! **盖三省** (娇滴滴的)啐!

〔他笑嘻嘻应声跑了。剩下她仍旧去对镜子批评自 己，改正自己，欣赏自己。

达 子 (胆怯的向前凑凑)三爷，这个姓黄的，你还是少理他 好。

**盖三省** (看见就腻，对下人似的)为什么? **达** **子** 我瞧他不是好人。

**盖三省** (气鼓鼓的)人家全坏，你就好!

**达** **子** 我是好意，您招惹他，怕坏咱们名誉。

**盖三省** (勃然)坏咱们什么名誉啦?我是嫁给他啦?我是跟 他相好啦?我是跟他困啦?就是坏名誉，还坏得着

你的啦?用得着你管? 达 子 是，三爷。

**盖三省** (轻藐的)哼!(调头去整衣裳。)

达 子 (被骂闷半天。终于不死心，鼓起最后的力量)您别

生气，三爷。我错啦，您多包涵。

**盖三省** (睬也不睬)跟你生气，还没那么多呐?

**达** **子** (凑凑身子)三爷，您瞧翠宝和小铳好吗? 盖三省 (也要见怪)我说他们坏啦?

**达** **子** (再凑凑)小铳教我央及央及您。 … … **盖三省** 噢?

**达** **子** (更凑凑)您高抬抬贵手 …… **盖三省** 哦 !

**达** **子** (凑的更近点)成全他跟翠宝。

**盖三省** (冷笑一声)让翠宝嫁给他，不是? **达** **子** (老实的)对啦。

**盖三省** (发作)放他娘的臭屁!我挡住翠宝嫁给他啦?你老 昏啦。我们平白养活你，你又是嫌人家坏姥，名誉 不好姥。你好，许你走哇?你走得啦!

〔马戏场送来大鼓声，喇叭声，鸾铃声，唿哨声。人声 嚷嚷，有如鼎沸。

〔他眼巴巴瞅着老板娘怒气冲冲走了，清泪盈眶。假 使他年轻，他会骂回去；假使他软弱，他会放声大哭； 假使他不残废或不爱同行，他会一怒而去。可是他 老了，数十年中东漂西荡，举目无亲，使他渐渐忘记 自己；而身处吃闲饭的地位，又使他学会事事忍受。

达 子 (终于叹口气，自言自语)我老姥，可是我看的清清 楚楚——这个世界，把黑的当成白，把白的当黑。人 人都为自己打算，谁管你也是人，也有个性命要活? 谁管你的心是冷是热?

〔他坐在那把圈椅子上，拿袖子振振泪，点上根烟，望 着地下，闷闷的吸起来。

〔慕容天锡在过道里探头张张，然后悄悄走进屋子。 **达** **子** 谁呀?(惊讶的抬起头。)

**慕容天锡** 呵……(假装的伸腰呵欠。)就你自己，达子? **达** **子** 嗯。你怎么这会在里头?

**慕容天锡** 我在里头睡觉。(走过去，伸手—-)烟还有吗? 〔达子默默给他一根。

**慕容天锡** (接着火)你场子上没活啦? **达** **子** 停会再去。

**慕容天锡** 咱们聊聊，达子。(在箱包上坐下，忽然发见)你的 脸怎么啦?

达 子 (为掩饰自己的可怜——)我瞧你的脸也不对么!回 回讲的那个娘儿们，当真有那回事?

**慕容天锡** 唉，简直他妈的! …… 达子 留神人家把腿给你打断。

**慕容天锡** 活到我这个岁数，还教人家给打断腿?喊，笑话! 可是说真个的，达子：你只知道慕容天锡——就是这 个对你说话的，是个坏蛋，你才想不到他这一辈子有 多可怜。你教我怎么讲我这一辈子?我苦的头发直 白，脸上打褶，这还不算；直到如今，还得老狗似的， 见天在街上干溜。我多咎才能过几天舒坦日子?多 昝才能不愁穿的，不愁吃的，不愁化销，不瞧人家的 难看脸子?咳!你别提我心里头啦，达子，这会我就 像喃一把盐。想起法律，我真他妈想干革命!

达 子 (有自己的感触)唉!这个年头，在人家屋檐子底下 混口饭吃，可真不易。你老老，没用嗜，人家瞧着 腻，你硬又硬不起来，这就该受罪姥。比方当初马 老板，为朋友义气，把我收留下来；可是你瞧现在?

现在这算什么?谁还管有个老辈交情?谁还管你出 过大力?谁还管你待他像自己人?

慕容天锡 (以为自己得到附和，起了劲)你算看对啦，老朋 友。(站起来)这年头你去跟谁讲理去?远者咱们不 比，先说那个姓黄的吧?他有什么本事?可是他有 当铺，有市房，地有好几千亩，屁股底下坐的全是钱。 咱们是哪一点比不上他?可是为了钱那个王八蛋， 咱们就得把头发急白!

**达** **子** 这也是他该有钱，咱们总不会去抢他的。

**慕容天锡** 抢他的犯法。可是你瞧，我要不敲他个三千五千， 算他的运气。

**达** **子** 你真把翠宝卖给他?

**慕容天锡** 我讲的是聘礼，达子。——干么卖呀卖的? **达** **子** 可是锡老，他家里有女人哪?

慕容天锡 跟你讲话真教人脑门子痛，达子，怪不的盖三省骂 你。他家里有女人，关我们爷俩什么事?我还教翠

宝当媳妇，去侍候他老太太呀?

**达** **子** 可是翠宝名分上，到底不好听啊?

慕容天锡 (叹气)达子，别提这些个老古板喏!翠宝是我的 亲閨女，难道我不疼她?可是我不怕你笑话，就在眼 前，我身上没有一个销子。要喝那么三两四两，嘴 里直馋的慌，摸摸看，腰里头总的空的。你想想，达 子，教你你怎么办?

**达** **子** (相机行事)锡老，你把翠宝嫁给小铳，不好吗?

**慕容天锡** (笑了)这话你跟盖三省提过，达子。她怎么告诉 你来着?

达 子 (诧异)刚才你听见啦?

**慕容天锡** 我告诉你罢， 一个字没漏。嫁给小铳!我苦守了 半辈子，现在好容易瓜熟啦，又香又甜，去嫁给一个

穷卖艺的。喊!我留着自己用呐! 达 子 (烦的慌)我瞧你还是嫁给我吧?

慕容天锡 (毫不在意)你主意打晚了二十年，老朋友!你别 瞧是个玩笑，我可不当玩笑。要是你二十年前发了 洋财，这会有百把几十万，管你老也好，瘸也好，我就 嫁给你。

〔达子没有话了。

〔马戏场上鸦雀无声。

〔屋子里骤然显得空虚，远远的可以听见火车的叫 声。

慕容天锡 (坐下去听听，未免惆怅)那些有钱的大爷，这会正 坐着火车，上上海寻乐子去啦。(想起黄大少爷的 话，又油然心动，不由的摇头幌脑，好像自己就坐在 火车上，神往的——)“你爱骑马，上海有跑马学堂； 你爱首饰，上海有珠宝公司——真珠、翡翠、金钢钻；

你爱漂亮，上海有百货公司——香粉、手表、皮大衣 ….."

**银妞儿** ( 打马戏场喊进来)铳叔，铳叔!

达 子 你干什么,银妞儿? **银妞儿** 我找铳叔。他没来?

**慕容天锡** (老祖父似的，)没来，捣霉蛋!你找他干什么? **银妞儿** 妈教我找他。

**慕容天锡** 你妈想他想疯啦。

**银妞儿** 不是的；我妈在弄老虎。

达 子 (不爱听慕容天锡的丑话)你上里头瞧瞧去。

银妞儿 我怕。

慕容天锡 (学她的尖声)怕吃了你? 银妞儿 回回叔说里头有鬼。

慕容天锡 鬼什么样子，你见过吗? 银妞儿 鬼要杀人。

慕容天锡 你见天挨揍，还怕死?

银妞儿 我不要死；我要活着，去找妈去。

慕容天锡 你上哪儿找她?你妈不是盖三省? 银妞儿.她是假的。我要去找真妈。

慕容天锡 你真妈在哪儿啦?

银妞儿 她很远很远，桃儿婶告诉我得坐火车。

慕容天锡 (恢复平常腔调。)达子你瞧，回回跟水蜜桃——这 两口子尽教给她些个什么!(对银妞儿，威嚇的)你 留神罢，小倒霉蛋，马主任哪一天总得给你顿鞭子!

〔银妞儿嚇的噤若寒蝉，瞅瞅慕容天锡，又瞅瞅达子。 达子 快去找你铳叔去吧，在过道里叫。

银妞儿 你得看(平声)着我! 达 子 好，看着你。

银妞儿 (走到过道口)铳叔!铳叔!妈找你啦!(急急跑回 来。)

〔回答她的，是马戏场上老虎的咆哮声。 慕容天锡 有鬼吗，倒霉蛋?

银妞儿 我没敢瞧。

达 子 你去教回回去找他去。 银妞儿 哦。(踢托踢托走了。)

达 子 锡老，想不到你会逗小孩。(取出纸烟，瞧瞧只剩下 最后一根，于是递给慕容天锡，把空烟盒捏个团，随

手扔在地上。)

**慕容天锡** 人有时候得解解闷，达子。就为这点长处，我还能 跟你聊聊。要不然活得到五十岁呀?(接住烟。)

达 子 (擦着火给他点上)可不是么,小铳当初来的时候，瘦 得跟猫似的，才这么大点儿。(用手一比)现在一懵， 可就成了小伙子，翠宝也成人嗜。

慕容天锡 (明白对方又要旧话重提，立刻暗示)安安生生喝 几年粥罢!咱们自己都顾不了，管他们年轻人的闲 事干么?

达 子 (只作没有听懂，还是要讲出来)锡老，你的主意当真 定啦?一点不能活动?你听我讲完。翠宝这小孩 好，我怕你委曲她，这也是真的。可是我担心的是闹 乱子。铳这小子又是个死心眼，你把翠宝嫁给姓黄 的，他得不到手，要是一横，就不会给你一刀子?

慕容天锡 (鼻孔里直出冷气)小铳死心眼呀?(爽快讲对方 忌讳的)他和你们的盖三省，背后直没一手?他虽然 不讲，人家有眼睛的，就看不出来?只有马腾蛟是糊 涂蛋。可是我不怪小铳——怎么解?年轻人都有个 荒唐时侯。可是钱哪!老爷子。你没有钱就打算娶 老婆吗?

〔接着是老虎愤怒的叫声，仿佛和他呼应。

〔黄家的听差拿着信进来。 达 子 (显然讨厌)你找谁?

听差 我找锡老。锡老，这封信，我们大少爷教我送给您。 **慕容天锡** (起劲的站起来)你们大少爷?他还没走?

**听** **差** (交上信)他在家里。

**慕容天锡** (匆匆看过信封，兴奋的)嗯!他，他妈的!(把烟 ·52 ·



头交给达子，瞧瞧听差)你还有事吗? 听 差 大少爷教我问问您，有没有回话?

**慕容天锡** (撕开信，手激动的发抖)我?没，没，这会没。(瞧 着听差转身想走)喂，等等。(伸手摸口袋)外面怎么

这个静法子? **听** **差** 大家看玩老虎。

**慕容天锡** 玩老虎?(口袋里空空如也，只得——)老虎好，老

虎顶有趣啦，你去瞧瞧去罢。 〔听差转身要走。

**慕容天锡** (又想起来)你回去回覆大少爷，就说信我收下啦。 **听** **差** 我照您的话讲。(又预备走。)

**慕容天锡** 喂，喂! …… (有话却又讲不出口)你去罢。 **听** **差** 是。(走出。)

达 子 (引起了好奇心)什么事呀?瞧你忙的那个样子!

**慕容天锡** 什么事，(全灵魂都放在信封里的东西上)嗯! ……啊?……嗯! ……就是这个事，达子!(兴奋到 极点，高高举起手杖，像是欢呼)就是它!我不分昼 夜等着，等了两月，现在来啦。(忽然把手杖挂在肘 弯上，急急伸出手)给我五块钱，老朋友。五块，快 点!两块也行。(钱到了手)听我说，穷卖艺的，明天 我要请你们吃酒，请你们全班的客。十天里头我不 到上海，我不是姓慕容的做的。

**达** **子** (怕成事实，终成事实)姓黄的当真肯娶翠宝?

**慕容天锡** 不单当真，穷卖艺的——你瞧瞧这封信，这信上还 讲，他送翠宝一宅房子，不知道我肯不肯收。这是房 契，还是光绪三年，他爷爷经手买的。嘿!(面带讥 笑)我的黄大少爷，你端的比你爷爷大方——你爷爷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不是?咱们老 奶奶观灯，慢慢瞧吧!

回 回 得儿拉，得儿拉，得儿拉，拉，拉，拉!(和达子同样化

装成黑人，自得其乐，一路舞进来。) **慕容天锡** (不能不笑)哈!小子，你也来啦?

回 回 来啦。(顽皮)你也来啦? **慕容天锡** 来，来。到这边来。

回 回 (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仍旧过去，瞧他的)怎么样?

**慕容天锡** 你们马主任可想的真绝，你拿镜子瞧瞧，这是不是 活双包案。

回 回 得，提督大人。你闲的慌，还是去瞧三爷玩老虎去

罢 。

**慕容天锡** 她的老虎我见天瞧，讲起来缺德，可真不希罕。

**回** **回** 你不希罕不是?可是今个的玩艺，你还真没见过!

拿鼎，倒骑，摔跤，这都不算，她还教老虎跳舞哪。这 一舞不要紧，可把个老虎给舞翻啦……你听，你听

……

〔马戏场上忽然人声哄哄，有如山崩地裂，中间夹杂 着唿哨声。

达 子 (屏息听听，神情紧张)怎么回事?外面在吵什么? 回 回 得，完啦。(对慕容天锡)你看不成啦。

〔盖三省气势汹汹进来，后头是马腾蛟，以及全体团 员。

**马腾蛟** (气鼓鼓的)你他妈不要命啦!老虎是人哪，你乱七 八糟逗它?

**盖三省** (对他毫不理会。在门口，双手叉腰)小铳哪儿去啦? 教他滚出来，我要教他看，老虎且不怕我!

马腾蛟 (气的走出来，站在她前面)你这是跟他呕的什么气 呀?呕气也不能拼老虎哇?

慕容天锡 (特别显出自己，急急迎上去)三爷，拿您这个地 位，跟小铳生气?教人家听见，简直笑话!走罢，(拽 住她的胳膊)我陪您到里头歇歇去。(远远的招呼 ——)翠宝，来挽住三爷。

**盖三省** (只管嚷自己的)小铳你出来呗?是汉子别躲起来， 我今个就是单教你看的呀!

**翠** **宝** 三爷，您跟他生气，犯不上啊?

**盖三省** (视如眼中钉)你走开，就别来沾我!

**慕容天锡** 您不高兴她，不教她来。咱们走罢，三爷。我清楚 您的脾气。到了里头，只用我三言两语，您就笑啦。

**马腾蛟** (气未消尽，还在旁边埋怨)你这是干什么的?大家 安安静静，你给我出漏子!

**盖三省** (挣脱慕容天锡)你是来帮小铳不是，马腾蛟?

**慕容天锡** 马主任，您是怎么啦?我这边劝三爷进去，不结了 吗?(拉住盖三省)三爷，咱们到里头去。这种糊涂 人，根本不用理他。

**盖三省** 我得告诉大家!你们全看见啦，老虎可不怕我。 **慕容天锡** 不怕，不怕。老虎怕三爷，那是神聊!

**马腾蛟** (自己受了气，又在团员身上出)你们站在那里干么? 家伙全在场子上，还不赶快去收拾起来!(团员甲、 乙、丙应声而退。)

〔盖三省早已怒气冲冲走了，慕容天锡跟着。

〔马腾蛟回头见盖三省进了夹道，赶快追过去。

〔屋子里剩下达子、回回、翠宝、水蜜桃和银妞儿。银 妞儿不用说早嚇的小胆缩起来，直偎着水蜜桃，寸步

不离，好像那就是她天大的保护人。水蜜桃和回回 因为事不干己，也是事情没有闹大，所以看完热闹， 能超然无动于中。所苦的是翠宝，她有种种烦恼，却 无处诉说。

〔原来这天上午，她去见盖三省，盖三省和对小铳表 示的适得其反，告诉她的却是两人间的丑事，另外自 然还加材料。因此她一怒走了。她固然不明白父亲 是何许人，必须反抗父亲才能嫁给小铳，更谈不上反 抗的决心。可是她不能否认爱他。她讨厌姓黄的， 可是推不开人家的纠缠；她有心把机会让给盖三省， 后者也未必体谅她的苦处。这种种全使她失意，因 为心地天真单纯，看上去又像极其无聊。

达 子 (愤然)尽着你去闹罢，瞧你闹到多昝才算结局!

回 回 (心里早就痒痒的)你放心，老达，我瞧准啦，早晚大 家是散。

〔达子有说不完的牢骚，摸摸口袋，想起烟已吸完，不 作声，上马戏场走了。嘴里虽然不说，神气上更显而 易见，只怪回回不合时宜。

回 回 (全然想不到，另外再找对手)翠姑娘，你爸爸今儿真

算一份。要没有他，三爷准不肯平白拉倒。

**翠** **宝**(低着头)他生成的爱管闲事。

回 回 ( 起了劲)这不关爱管闲事，翠姑娘。他今儿那个得 意劲，一定是什么运气来啦，称心的了不得- 你瞧 见没有?

翠 宝 (心不在焉)哦。(踌躇片刻，移步朝里走。)

回 回 别走哇，翠姑娘?

翠 宝 我到里头换衣裳去。

**水蜜桃** 刚才三爷直找小铳，他们又干么啦?(其愚可及，浑 厚绝不可及。)

回 回 (警告)干么?干么?你少问，嚷! **水蜜桃** (蠢然)只许你问不是?

回 回 (存心逗她)嘿!只许我。 **水蜜桃** 你是谁?

回 回 天底下没有第二个。 **水蜜桃** 呸，小鬼子!

〔小铳在无人注意中出现，面色阴沉，愁恨满腹，看见 屋子里吵架，在通马戏场的门内站住。

回 回 (捋捋袖子)他妈你敢骂我?

**水蜜桃** 骂你又怎么样?(叉起胳膊。) **回** **回** 你敢再骂?

**水蜜桃** 骂啦：小兔子，小兔子! **回** **回** 我要揍你?

**水蜜桃** 瞧你有那个种?

**回** **回** 我揍你还不是揍老百姓!?

**水蜜桃** 给，(率性送上去)你揍?不揍你是(把脚一跺)姑子 养的!

回 回 (先逃)干么?干么? **水蜜桃** 老百姓啊?

回 回(连连作揖)算，算，算你有根。 **水蜜桃** (威风凛凛)哼!我见过你。

回 回 你见过我。好啦，你走罢，乖乖。咱们俩就不能见

面 。

**水蜜桃** (一转身子)希罕你呀!银妞儿，(拉起孩子的小手) 走，咱们上里头去。

**银妞儿** (退缩不前)我怕，桃儿婶。

**水蜜桃** (慈母似的)怕什么?该吃饭啦。 **银妞儿** (撒娇)我不敢去。

**水蜜桃** 你饿不饿呀?

**银妞儿** 可是，我怕我妈打我。

**水蜜桃** 你今个睡我屋里，不见她好吗? **银妞儿** (乖乖的)好。

回 回 (半真半假)喂!我可不答应啊? **银妞儿** (小脸冷了，直想嗑瓜子。)

**水蜜桃** 走，孩子。咱们不理他。

**银妞儿** 明儿我去找我真妈，我跟我真妈睡。 **水蜜桃** 对啦，跟真妈睡。

**银妞儿** 我坐火车去找她。她不打我。

**水蜜桃** (呵银妞儿痒)她要格肢，格肢……

〔两个孩子——一大一小，把一切忘在背后走了，只 听见她们打夹道里送来欢笑声。

回 回 (回头瞧见小铳，劲又来了，嘲笑)喂，朋友，你今个算 躲的干净。

小 铳 (烦的慌)你安静点成不成，回回?

回 回 (皮孩子似的)我这难道还不够安静吗? 小 铳 刚才水蜜桃为什么骂你?

回 回 教你老哥见笑。我们这也是五百年前注定的，见面

就得吵；可是不见哪，又真教人想的慌。 小 铳 哼，顶好教她揍你!

回 回 (笑)嘿，嘿!你别瞧，小铳，挨老婆揍，还得个福气 呐。你多昝才有哇?(接着)哪，你瞧，那不是翠姑娘 来啦。(于是)翠姑娘，小铳等你来聊天哪?

〔翠宝下了装，穿士林布旗袍，软底布鞋。

〔她并不理会回回的戏笑。瞧见屋子里的两个人，便 面墙站在那里。原来她正有一腔艾怨。

回 回 小铳，你这回是哪一下子，把个盖三省给逗翻啦?刚 才她直四处打发人找你，非教你看她和老虎跳舞不 可呢。(忍不住笑)哈，和老虎跳舞 …… (瞧着对方讨 厌，忽然知趣的)咱们回头见!(做个鬼脸，说走就进 了过道。)

〔屋子里突然静下来。空气压人，而人心里扰乱，不 安，比空气沉重十倍。

小 铳 (略事迟疑，向翠宝凑过去，站在背后，恳求的)翠宝!



〔她赌气扭开身子。

小 铳 (再凑凑)翠宝，你生我的气? 翠 宝 (冷冷的)我敢哪!

小 铳 我今个上午等你练马，你就没出来?

翠 宝 (气话)不练啦!打今个起，永远不练啦! 小 铳 翠宝，这里头必定有个缘故?

翠 宝 缘故多着呢!问你自己?

小 铳 我要是得罪了你，请你担代。 翠 宝 对不起，你这小心赔错啦! 小 铳 (诧异)噢?

翠 宝 你应该对人家讲去!

小 铳 人家?

翠 宝 就是盖三省哪? 小 铳 她跟你 ……?

翠 宝 嚷，她跟我!你也不用瞒我，(泪堵住了喉咙)她全告

诉我啦!(翻身要走。)

小 铳 (拦上去)她告诉你些个什么? 翠 宝 (推开他)你自己知道!

小 铳 (转到她前面)可是你至少也得教我讲开?

翠 宝 你骗我，骗我骗的够啦!(泪珠纷纷滚到脸上。)

小 铳 (慨然)翠宝，要是我有罪，教雷殛我；天爷是见证，我

可没骗过你。

翠 宝 (伤心的饮泣。)

小 铳 (沉痛的)实不瞒你：我跟你比，我这身子不单脏，还

脏的丢脸，简直洗不清! **翠** **宝** (忍不住哭起来。)

小 铳 (一阵心酸)别哭啦，翠宝。哭有用吗?你要是拿定 了主意，就照住主意行罢!

**翠** **宝** (忽然抬起头)难道三爷讲的全是真的?

小 铳 你还管它是真是假干么?(想想，又——)至于她怎 么讲，你就是不告诉我，我也猜得出来：她说我引诱 她，现在又扔开她，来引诱你，对不对?

**翠** **宝** 嗯 。

**小** **铳** 可是她就没告诉你，有一天黑更半夜，她跑到我屋子 里来?

**翠** **宝** (摇头。)

**小** **铳** 你还是个姑娘，翠宝，对你讲这一档子嫌丑。这就是 我为什么老穿凿你，跟我远走——

翠 宝 (截住他)你就没跟她好过?

**小** **铳** (睁圆了眼睛)好过?一回就够我吐一辈子啦!打那 天起，我老觉得背后钉着个鬼。我怎么能踢开它? 打那天起，我老觉得身子脏。可是我又怎么能洗干

净?

**翠** **宝** (踌躇片刻，仿佛自语)三爷也真可怜!

**小** **铳** 你可怜她，谁来可怜咱们?你刚才瞧见吗?她硬逼 着老虎跳舞，这就是教我看，连老虎都得服她。

**翠** **宝** (仍旧低着头)那你就走罢。 小 铳 你答应我啦?

翠 宝 我是说你自己。 小 铳 你怎么办?

翠 宝 我，我听天由命罢! 小 铳 去嫁给姓黄的?

翠 宝 随他嫁给谁，反正都是一样啊!

〔过道里忽然砰砰訇訇乱响，分明什么人给绊倒，同 时吵骂起来。

〔他们悄悄分开。

**回回的声音** (先声夺人)喂，喂!哪个王八羔子?

**慕容天锡的声音** (显然吃了亏)他妈你反啦!你今个诚心跟 我过不去怎么着?

**回** **回** (逃进来)你怎么打人哪?明明站着个人，你眼睛瞎 吗?

**慕容天锡** (气坏了，举着手杖)我瞎定啦!好小子你站住，我

就教训你这个眼睛瞎!

**翠** **宝** ( 埋怨)爸爸!您又干什么?

**慕容天锡** 这个混帐东西跟我捣蛋。我走到门口，黑里骨洞， 他把我绊个跟斗。(怒冲冲向回回扑去)小子别跑， 我要教你知道，世上还有王法，头上还有天日。

回 回 ( 拼命邪许)唉呀，救命啊，他要杀人啦!(逃到小铳 背后。)

**慕容天锡** (只得站住)小子你欠揍。我是谁，你是谁，来打我 的哈哈?

回 回 不管你是谁，你总得讲理。 翠 宝 (解劝)爸爸!

**慕容天锡** 你别管。(对回回)怎么?反而我不讲理? **回** **回** 你应该当心。我的腿都快给你踩折(音蛇)啦。 **翠** **宝** 爸爸，(拽住他)算啦，咱们走罢!

**慕容天锡** (摆脱开)不行；我得跟他弄明白。(向回回)你贼

头贼脑，在那儿(指过道)干什么的? **回** **回** 我朝里头瞧哇?你不许呀?

**慕容天锡** 你瞧什么?有什么好瞧? 回 回 哈!这一回你算问到家啦。

小 铳 ( 警告)回回! 回 回 干么?

小 铳 不许瞎诌!

回 回 你听着，提督大人：我眼界可开的大啦，拿钱也不能 告诉你。

**慕容天锡** (恍然)哼!你留神点，坏小子!(向翠宝)走!跟 我回家。

〔在门口遇见达子买烟回来。

**达** **子** 锡老，翠姑娘，你们爷俩就回府啦!

**慕容天锡** (愤然)不走干么?还能在这儿呆一辈子呀!(骂 街)你们这个马戏班，就没一个是好东西。拿我慕容 天锡，见天来打个蹈，本来是抬举你们。可是你们 瞧，我这一抬举，你们就忘了天高地厚，反而耍我。 我一个上等人，是给你们耍的?哼，哪一天我作了主 席……(恨恨的顿完手杖，翻身就走。)

达 子 (愕然半天)他吵什么?你们谁又撩他?

回 回 不才在下，把他弄(朝外横出腿)个狗吃屎。

〔小铳悄然从墙上取下唿唿。

达 子 我早就想到是你。喊，你也真是的!

回 回 你别管真是的假是的。你瞧着吧，我不劈头砸他个 闷砖才怪。

达 子 (慨叹)你得了罢，回回，犯不着拿命去跟他碰。横竖 他快走啦。

回 回 除非他走到天边，我便宜他。(瞧见小铳独自坐在旁

边调弦，)喂，你怎么老拉唿唿? 小 铳 你不爱听啊?

回 回 刚才你应该揍混帐王八蛋一顿。

小 铳 (一面去紧弦轴)你省点事成不成?人家够烦啦!

回 回 你这一省事省的不赖，我可连祖宗都给他骂进去啦。

我平白干么碰他?还不是为你和翠宝在屋子里，有 个防备……你瞧他那股神儿?

小 铳 (只管拉自己的唿唿，呜呜咽咽，仿佛诉说无限的怆 怀怨肠。)

达 子 (坐在旁边，吸着烟，听一会。终于-  )小铳，你想 拉，改个调子拉拉罢。到我这个岁数，小寡妇上坟什 么的，听上去就不合板姥。(伤怀之中更有温暖。)

回 回 (从旁讥诮)辣椒越老越红，人上了年纪，专门爱听十 八摸，叹五更，对不对?

小 铳 回回，你只管缺德，总没人夸奖你。(放下唿唿。) 回 回 你猜怎么着?我这辈子还得缺德定啦。比 — 达 子 (截住他)别比方啦，反正你没有好话。

回 回 你不爱听，算啦。

达 子 小铳，(稍顿)你死了翠宝那条心罢。

〔静了片刻，大家等他的下文。 达 子 今个后半晌，我问过三爷。

回 回 她什么意见?

达 子 我后来又问锡老。 回 回 老混蛋不肯答应?

达 子 那个姓黄的先前来过，他们好像商量过。

小铳(埋怨)老达。我可没托付你。(站起来)咱们穷，可 得穷的教人家瞧得起。你眼巴巴的去找他们，这何 苦呀?(去挂唿唿。)

达 子 可是小铳，我也是一片诚心。我五十多啦，死气白脸

的教人家肮脏，还不是为的你吗? 〔水蜜桃进来，在过道口站住。

回 回 (大为不平)慕容天锡敢肮脏你?他是个卖什么的? 水蜜桃 回回，赶快洗脸去罢。你瞧你那个德行!

回 回 1你先别急，我马上就来。(活跃之至)真亏得你，老 达!小铳要娶翠宝，还得央及人吗?教我去办，答应 就答应，不答应，可对不起，把人抢过来再讲。先说 打架，咱们人多，不含糊他。

**水蜜桃** 别打架啦，抢人啦，活祖宗!赶快去洗洗你的鬼脸去 罢!

**幕下。**

**第** **三** **幕**

一个礼拜过去了。然而时间好难挨，人在心目 中打发过去的，似乎比事实上的一礼拜更长。事件 在步步酝酿，人们昏迷的忙活的望着目标，却没有想 到它发展的结果。同时天气也在酝酿，打清早起，太 阳透过红雾露露脸，以后便隐在密云背后。空气沉 闷燥热，以无限的大力压下来，窒塞了呼吸。一切都 静的出奇，静的教人烦躁不安，预示即将有大风大 雨。

还是在那个老屋子里。景同第一幕。上午十一 点左右，达子提着水壶，正朝热水瓶里冲水。慕容天 锡坐在箱包上，百无聊赖，低头在那里拿手杖往地上 胡 画 。

前院里突然有什么东西摔在地下。于是打人的 声音冲破静寂，银妞儿的号哭声，盖三省的咒骂声， 水蜜桃的解劝声，乱嘈嘈送进来。达子和慕容天锡 俱屏息倾听。

银妞儿 (哭着跑进来)啊 — — 妈!妈!呜，妈呀!呜呜 … … (穿过屋子，直向马戏场逃去。)

盖三省 (指桑骂槐)你个没爹没娘的小杂种，你欺负我呀?

(头发散披在肩上，领子开着，拿着棍子冲进屋子。 后面是水蜜桃，竭力拉住她的胳膊)你老子娘有那个 德行也不会生下你这个祸害根子，三大子儿卖给马 戏班啦!

**水蜜桃** 三爷，您去歇着去罢，横竖晚上总跑不了她。

**盖三省** (哪里肯听。指着里头 — -)你眼睛瞎啦。他妈的 屁，我是好惹的呀?(又指着外面——)你想欺负我， 还得一辈子哪!

**慕容天锡** 三爷，银妞儿敢欺负您?笑话!

盖三省 你瞧她人小哇，她心可厉害去老!(又向外骂空)你 呀，你投错胎啦。人家有钱的多着呢，有本事你去 呗!?

**水蜜桃** (推推攘攘)三爷，您快去打扮去罢，三爷，呆会黄大 少爷还请您吃饭啦。

盖三省 (无可理喻的)你就别理我!(仍旧骂空)你长的不漂 亮；你要是漂亮，大爷们看上你，有人肯出大钱买， (朝里一指)也有人心爱。别说教你服侍我，我巴结 还来不及啦!(扔下棍子，昂昂然回头走了背后撇下 一阵风。)

慕容天锡 (嚇的别了半天，终于做个怪脸，自幸不会骂到自 己头上似的)唉，这个娘们!(向水蜜桃)到底为的什 么呀?

**水蜜桃** (堵着嘴)为的给她梳头，银妞儿说梳不好。 ……老 达，你瞧见银妞儿跑哪儿去啦?

达 子 (恍然想起手里还提着水壶，赶紧把热水瓶塞上)朝 场子上去啦。

**水蜜桃** 银妞儿!银妞儿!(一面喊， 一面急急朝外走。在门

外——)回回，你瞧见银妞儿吗? **回回的声音** 她哭着跑出去啦。

**水蜜桃的声音** 孩子又挨打啦。你赶快找她去罢。(声音越 去越远，渐渐模糊。)

**慕容天锡** (意兴索然，一副对下人的面孔)达子，你搭这个班 子有多少年啦?

**达** **子** (提着水壶慢吞吞走过来)快四十年了罢，前后算算。 **慕容天锡** (牢骚开了头)快四十年，见天一睁开眼，就是刀

呀，枪呀，马呀，老虎呀；吵呀，闹呀，弄的鬼哭神号， 你就不腻?

**达** **子** 腻也没用，锡老，生来的命么!

**慕容天锡** 这年头你还信命?喊!我可除了自己，谁也不信。

只要有点办法，我就立刻离开这倒楣地方。

**达** **子** 我想你走，总快了吧?

慕容天锡 快了吧!老呆下去呀?你想想我拿一个堂堂提督 的后人，向马主任伸出手，等老半天，他只给个块二 八毛。这么着一年又一年，我苦耗到哪一天?我一 辈子能有几条命?我为的什么!可是你既然要活， 一块也罢，八毛也罢，你又不能不接下来。这就是他

妈的公理!(忽然——)你怎么不坐，达子? 达 子 我站着就行。

慕容天锡 坐，坐，坐，老朋友。咱们到哪一步讲哪一步，我就 爱大方不拘。(等达子放下水壶坐定。)实不瞒你，多 则五天，少则三天，我们就动身啦。这几天为着候黄 大少爷，我的心都弩疼嗜!

〔远远有一列火车叫着开过去。叫声又响又长，带刺 激性，吊得起胃口。

慕容天锡 (不觉为之一震，神彩焕发)你听见火车叫吗，达 子?一听见火车叫，我心里头就，就——你教我怎么 讲!我听见就想奔出去，什么(模仿喇叭声)大的大 大的；什么(模仿大鼓声)隆咚隆咚咚；什么(拱拱手， 模仿江湖口号)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什么马主 任；什么黄大少爷，全滚他妈的蛋!我只要抓住跳上 去，开，开，往前开!你没有到过上海?

**达** **子** 三十多年前跟马老板到过，没有多呆。

慕容天锡 (坐下去)上海是个好码头，真值得玩上几天。(悠 然自得)唉，上海!上海!单那个繁花，人家说马路 都是金子铺的，有钱你能作三天假皇帝。这话虽俗， 可是你上租界地开开眼界，寻寻乐子，还真得信他讲 的不错。

达 子 我也没逛过，听说那是个化钱地点。

慕容天锡 (又豁的跳起来，嘲笑的)你真是乡下老，达子!到 上海你还怕化钱?(简直生龙活虎)等我到了上海， 多昝你高兴，来望望老朋友，你瞧姓慕容的那个气 派。咱们拣顶阔的饭店开个房间，洋装穿的贝儿挺， 白天打着洋牌，晚上用过饭，你瞧，咱们坐上汽车，一 直开到跳舞场— 一

达 子 锡老，想不到你会跳舞?

**慕容天锡** 会跳舞哇?我的老爷子哝!你瞧瞧那些个小娘 们， 一个比一个漂亮， 一个比一个迷人，不会跳你也 得跳……(突然抽出刀——)你瞧它吃过血没有?

**达** **子** (愕然)吃血?

**慕容天锡** 嗯，为一个娘们。 达 子 你杀过人?

慕容天锡 哈，哈! …… (放肆的大笑。)

〔马腾蛟大汗淋漓，匆匆打马戏场进来。 达 子 (恭敬的站起来)主任!

马腾蛟 哦。(随便答应。)

慕容天锡 (收进刀)您干么啦?忙的满头大汗。

马腾蛟 (拘出手巾擦脸)今个可热极啦。她不在这里? 慕容天锡 (肉麻的)就是您的那个“她”吗?

马腾蛟 对啦。

达 子 (提起水壶)三爷在里头。

马腾蛟 你去告诉她，我在这儿等她，呆会去赴黄大少爷的饭

局。 达 子 是 。

马腾蛟 锡老，刚才我去和黄大少爷定夺，在你们动身以前， 怎么办个排场。

慕容天锡 哦!他就没提给翠宝的聘礼? 马腾蛟 现在他打发人上各处去凑去啦。

慕容天锡 我先关照您，他今个不把款子交齐，可不办事。 马腾蛟 这事全归我办，你放心罢。

慕容天锡 还有一件： 他要是给我支票庄票什么的，我可不 收 。

马腾蛟 庄票支票不是钱哪?再说翠宝在你手里，他能赖吗?

慕容天锡 咱们先别管能不能赖。万一他给我个假票子，我 去跟他打官司去呀!

马腾蛟 (哑然失笑)哈，锡老! …… (正经的)现大洋成不成? 你在我手里情钱，不挽一张钞票。

慕容天锡 只要有您包底，马主任，什么排场喽，喜酒喽，我全 不争。您这边提到，咱算齐啦。

马腾蛟 可是话虽是这么讲，我总不能教你和翠宝背后骂我 马主任不够交情。所以在你们动身以前，我决定送 翠宝一场子戏。也是大家共事多年，临分手来个热 闹，给她意思意思。

慕容天锡 啃，马主任!您这是抱住人家的粗膀子，来向我充 好汉哪?黄大少爷刚才请您，必是拿钱包您的场子， 您又来送顺便人情。我猜的对不对?大家全跑过码 头，见过世面，咱们可犯不着玩这个。

马腾蛟 (会心的笑起来)你真有你的!黄大少爷碰见你，他 要不教你把血吸光，算我认错人啦。可是说老实话， 我真舍不的教翠宝走。

慕容天锡 不是她要走，好朋友；要走的是我。我早就教您加 她的份子，您一味的装聋装哑，不当那么回事；现在 您才明白，当初算盘打错位喽。

〔一阵风，盖三省来了。她细心的拿脂粉，衣裳、花、 遮起刚才的丑恶粗卑，真的是千娇百媚，容光焕发。 身上无处不流露出满意，并且怪撩人的，有一种女人 (只有女人，此外就是小孩)去赴案会的特别味。

**盖三省** 噢!锡老。老半天你没走哇? **慕容天锡** 怎么,您撵我，三爷?

**盖三省** 你好说，锡老到哪儿，还有不欢迎的。对不对呀，腾 蛟 ?

**马腾蛟** 那还会错?只怕他当上老丈人，要不认得我们嗜。

**慕容天锡** 三爷，咱们全是君子人，玩笑归玩笑。您今个可真 漂亮。

**盖三省** 哎哼!我的老爷子，你瞧你这张嘴!(向马腾蛟)呆 会黄大少爷请吃饭，我也在内?

**马腾蛟** 他再三关照，非请你不可。

**盖三省** (向慕容天锡)我这个样子，拿得出去?

**慕容天锡** 不是我当面恭维您三爷——我得先向马主任告 罪，您可别怪我村野——教我年轻二十年，我早就和 马主任通刀子啦。

**盖三省** (向马腾蛟)你瞧我还迷得住人?

**马腾蛟** (窘态毕露)你!你怎么啦?

**盖三省** (半真半假)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哇?我搽胭脂抹粉， 为的就是多养几个相好，给你弄顶绿帽子戴。

**慕容天锡** (幸灾乐祸)三爷可真痛快。

**马腾蛟** (无可奈何)当着人家，锡老，你就不给我留点面子? 〔达子正碰上这个场面，不觉为之一楞。

**盖三省** (放肆的)你要面子呀?达子是你的见证， ——现在 晚啦!

**慕容天锡** 达子，拿出口供来罢。

**盖三省** 你们主任现在要面子啦。你岁数顶大，告诉他和锡 老，他当初怎么把我弄到手里来的。(向马腾蛟)你 要面子，该早点要呵!(直骂的他哑口无言，抓耳挠 腮。)

**慕容天锡** 对极啦，三爷!(照样向马腾蛟)您早点要呵!(回 头又——)这种男人非拿出家法不可，再骂他一顿!

**达** **子** (隐隐中带着气愤)三爷，别教人家看笑话啦。您教 主任赶快派人，找银妞儿去罢。

**盖三省** (意外的)噢?你倒对上司报告来啦? **马腾蛟** (摸不着头脑)银妞儿呢?

**盖三省** (撒泼)倒是教我来告诉你罢!是我打了两下子，把 小祖奶奶给气跑啦。

**慕容天锡** (热闹没看成，颇为扫兴)算了罢，三爷。还提它干 么?

盖三省 那怎么成啊?万 一 我们的马主任给我要人，我吃罪 得起么!(向达子)我看透你啦!你们这种人，乡下 人进庙，只知道在大神灵前面烧香。现在我替你把

状子告上啦，愿杀愿剐，你要怎么办吧? **达** **子** 怪我多嘴，三爷。我怕她跑丢。

盖三省 一个贱丫头，她是金子打的，银子铸的，出门就给人 家拾去啦?就是跑丢，左右不过是再买一个，我担当 得起。哼?(瞧着达子无言可对，横横的自去照镜 子。)

**马腾蛟** 她多咎跑出去的? **达** **子** 快一个钟头了吧。

**马腾蛟** 怎么不去找去?

**达** **子** 回回跟他家里去啦。

**马腾蛟** (释然)既然有人去找，还急什么?

〔别人如何计画，如何进行，如何安排，翠宝——被转 嫁掠夺的本人，却蒙在鼓里。偶然有人走漏消息，说 道：“姓黄的要娶你，你一步登天啦。”她的心便缩起 来。又有人说道：“恭喜，恭喜，你要作新娘子去啦。” 她眼前一片黑。更有人说道：“赶明你大富大贵，可 别忘了我们哪。”她简直想哭。在她小小的心目中， 去和姓黄的过日子是可怕的，无从想像的，一想作姨 太太，就好像吞下大半碗苍蝇。

〔跟小铳逃走吗?不错，她爱过他，将来在某种期限， 也许仍旧爱他。可是没想到人家的奸计，盖三省一 席话，把她给嚇坏了。男方既承认和盖三省有苟且

关系，那么女方所讲的，(包括如何被勾引，如何相 好，又如何见异思迁，绘影绘声，连不可告人的全描 画出来，当时使她寒毛倒竖，过后又使她呕吐的，)当 然也是真的。单单他的龌龊，已经够人忍受。难道 以后就不会盖三省似的被抛弃?况且她的好爸爸， (她当然不知道自己在爸爸眼睛里是摇钱树，)他自 幼把她宝贝蛋似的抚养大，爷儿俩相依为命，假使一 旦离开他，老头子又怎么活!

〔只怪她太简单，在歧路上转来转去，白天食不下咽， 夜间不能入眠。短短一个礼拜，她悠悠忽忽，失魂丧 魄，变了个人。人家只看见她远远的避开谈笑，避开 伙伴，直冷的不尽情理。可是有谁想得到，在她良善 的心里，麻雀在叫，云彩在飞，日头漠然洒下冷光，只 有无人关心的自己，才顶可怜呵!

〔这一天爸爸老早出门，她赖在床上，想起死去的妈， 尽情的哭一阵子。假使妈还活着，会教她孤零零的， 吃这个苦吗?谁知道哭完了，心冷下来，思思想想， 主意倒拿定了。横竖她要成全爸爸，至于自己，到哪 个地步说哪个地步，顶多是死。

〔于是她打床上爬起来，随便擦个脸，头也懒得梳，便 悄然上马戏场。她走进屋子，四下里瞧瞧，骤然瞅见 爸爸，不免诧异。因为哭过，她的脸色灰白，顶惹人 注目的是一对又干又空的大眼。

马腾蛟 (心里分明残留着刚才的不快活，无精打彩，勉强笑 笑)翠姑娘，你也来啦?刚才我和你爸爸讲过，听说 你要走，我得欢送欢送，把咱们的看家本事全拿出 来，送你一场子戏。

**翠** **宝** (回声似的)哦。

慕容天锡 别骗小孩啦，马主任。你开一张空头支票，还打算 支两头的钱。(向翠宝)别信他，孩子，他专门买空卖 空，拿大话欺人。

**马腾蛟** 到时候我请你吃顿便饭， 一则大家聚聚，也算给你们 爷俩饯行。

**翠** **宝** 谢谢您，主任。(声音又干又哑。)

慕容天锡 (酸溜溜的)给我们饯行，请吃便饭?便饭我们家 里也有。以你这个地位，至少也得来那么一桌鱼翅， 才像个话。

**翠** **宝** (既无须自己参加意见，便慢慢溜开。)

**盖三省** (翠宝没有向她招呼，她早就在一边烦的慌。蓦地里 ——)喂!你到底去不去?瞧你话匣子打开，就没完 啦 !

**马腾蛟** 去。就去!(向慕容天锡 一 笑)你就那将就点罢!

(同盖三省下。)

〔墙上挂着的唿唿吸引了翠宝。她悄悄摘下来，看看 摸摸，样子虽然闲散，追念前情，——这唿唿和唿唿 的主人，自今而后，情义算跟自己断了，不由她不凄 怆心酸。

**慕容天锡** (坐下去叹口气)咳!盖三省，也亏她作得出!马 腾蛟娶了她，可真是白虎星进门。

**达** **子** (颇不满意)你别怪我不客气，锡老。你这个人，就是 当面恭维人家，背后又骂的皮钱不值!

慕容天锡 (活落的)啃，啃，达子!为人在世，万不可认真。 同是张张嘴，我不教人家高兴，倒去得罪人去?(稍 停，想起来——)翠宝，孩子你来干么?

翠 宝 (莓地一惊)我?我来瞧瞧。(放下唿唿。)

慕容天锡 有什么好瞧?见天耗在这里，还没瞧够?你用过 点心吗?

翠 宝 您没给我留钱。

慕容天锡 唉，(站起来摸腰里，不好意思的)你瞧我这个记 性!我自己一早跑出来，倒教我的孩子挨饿，(翻了 半天，打钞票里抽出一张递上去)劳劳你的大驾，达 子，给去买几个包子。

达 子 (有点勉强)好罢。

慕容天锡 要热的，刚打扇的。 达 子 嗯，知道。(下。)

慕容天锡 孩子，(坐在箱包上)你过来等着，一会就买来啦。 翠 宝 我吃不下，爸爸，(靠着他坐下。)

慕容天锡 吃不下怎么教买包子? 翠 宝 您要教去买么。

慕容天锡 (忽然发见)你刚才哭过? 翠 宝 我想起妈，难受起来。

慕容天锡 (诧异)难受她干么?你妈骨头都烂啦。 翠 宝 可是做人好麻烦哪!

慕容天锡 (不信)胡扯!麻烦干么来马戏班? 翠 宝 我来找小铳。

慕容天锡 (惊骇)来找小铳? 翠 宝 嗯。还他这个镭子。

慕容天锡 (心放回肚子，还直发楞)哦，哦。不错，有个馏子， 人家跟我提过。可是要还给他，你得当心，-—这些 跑马卖解的没好家伙!

翠 宝 (动了气)爸爸!我既然要把镭子还给他啦，您怎么

还骂人家?

**慕容天锡** 不骂，不骂。怪我不对。(停停)可是咱们快走啦， 孩子，就剩这么几天，你千万教爸爸放心。你想想咱 们过去吃的苦：只因为你妈去世太早，孤零零撇下咱 们爷儿俩，一个孩子，一个男人，那些日子，谁瞧咱们 一眼?要不是为你，我会活，活下来，看，看见今，今 天……(居然做的抽抽噎噎，打袖子里掏出手绢去擦 眼睛。)

**翠** **宝** (感动的)爸爸，您别难受，我以后听您的话就是啦。 **慕容天锡**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翠宝。难道我 一 点

一点把你养大，直不为你打算吗?比方我承许下黄 家的亲事，名分上虽然是两头大，总有点委曲你。可 是咱们祖上做过官，你一个千金小姐，我肯随随便便 嫁给一个穷卖艺的，管他三九天也好，三伏天也好， 去跟他上马戏场受洋罪啊?

〔打里头送来了小铳唱的小寡妇上坟，凄苦中带着分 明压制不住的愤怨。

二月清明三月天， 家家户户把坟添。

别人上坟且不表，呀伊哟， 小寡妇上坟真可怜—— 头带白，身穿孝，

三寸金莲白布缠 ……

〔仿佛有一种魔力，翠宝站起来，立刻神情紧张，面色 变白。她爸爸心里也犯嘀咕，跟着也站起来。

慕容天锡 (惊慌失措，低声——)你先走罢，翠宝。把馏子给

我，我交给他。

翠宝(挣开身子)教我自己交罢，呆会您又给人家卖啦。

**慕容天锡** (恨的没办法)你这个丫头! … … (然而回头—-)

〔小铳蓬头垢面，好像才打床上起来。事先不知道慕 容天锡和翠宝在屋子里，他因此突然胶住，不由的不 愤恨皱眉。

〔一个礼拜来他也大变了模样，比翠宝更显著。他并 不表示自怨自艾，故意使人可怜。适得其反，愁恨与 蛮横在他脸上，火药在他心里。他日见高傲，全体硬 化，变成石头。谁也别去碰他。

**慕容天锡** (皮笑肉不笑)小铳，刚才在里头唱小寡妇上坟的 是你?

**小** **铳** 嚷!是我，怎么样?

**慕容天锡** (烂抹蜜)我说你唱的好哇。大江南北我全跑过， 听过的不少，全没有你唱的中听。

小 铳 唱的好不如长的好-—长的好有人要，能卖大钱! (一步一步逼上前去。)

**慕容天锡** (给骂的变了脸，待要拔刀，又被翠宝拽住胳膊，只 得将热血化作强笑)你的噪门不错 ……

小 铳 (挑战)你要听吗? **慕容天锡** ( 一 绷脸)没工夫!

小 铳 (冷笑一声)哼!可不是，你这几天贵忙，我倒有工

夫。我正找你，听说你不大瞧得起我们穷卖艺的? **慕容天锡**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小 铳 有没有你自己明白。不过我告诉你，穷卖艺的虽穷，

他穷的硬札，穷的骨气，再穷也不会卖身!

**慕容天锡** (无可逃避，只得周旋)你这话是对谁讲的?

小 铳 用不着耍含糊，就是对你慕容天锡讲的!要是你听 不懂，教我再告诉你：我这个卖艺的穷，祖上没做过 官，没开当铺，没有市房，没有田地，配不上人家千金 小姐，我可决不会下贱到卖我闺女!

**慕容天锡** ( 勃然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小子冲住我撒野 呀?(自知不是对方的敌手，作势要扑过去。)

**翠** **宝** ( 惊慌失色，站在两人当中，推着摇着 -)爸爸!爸 爸!(担心的瞅瞅小铳)你们别吵，爸爸!

〔小铳这边也早扎好架子，若不为翠宝，哪里肯让老 家伙放肆!

〔不料适逢其会，恰好冲进来个冒失鬼。水蜜桃跑出 去半天，连急带热，直弄的满头是汗。大惊小怪，一 路的乱嚷：“哎嘴!不好啦；要起风啦。”晕头晕脑一 脚踏进门，只怕来不及似的说道：“你们谁去找她去 罢，银妞儿跑不见啦。”待看清楚屋子里的三个人，纹 缝不动，僵得泥像似的，一个有一个的法相，觉得好 不奇怪— “你们这是干什么啦?”

〔真是单纯的透顶!她的话其实是连起来的，心直口 快，想到说到，根本没经过脑子。本来也难怪她；她 一脑门子关心的是个银妞儿，连“不好啦；要起风 啦。”也无非为银妞儿着急。试想一个没爹没娘的孩 子，跑到外面，万一下雨怎么办呢?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她的热心热肠，喊算白喊，压根 没有反响。

**翠** **宝** (本着过去的情分，似怨似怒，向小铳)你不准冲着我 胡说八道!(然后-  -)咱们走罢，爸爸。

**水蜜桃** (瞧着直在后面着急)锡老!锡老!翠姑娘，你们干

么走啦?(叫也没用，只得再求别人)你去找银妞儿 去罢，小铳，孩子挨一顿打，跑出去啦。

小铳(满肚子气，又是个钉子)她高兴跑出去，我管不着! (睬也不睬，朝旁边走开。)

水蜜桃 你管不着，谁管得着呀?(赌气——)反正是没娘的 孩子，活受气包，与其见天挨打，倒是教人家拾去干 净!(坐下去拿袖子擦汗。)

〔小铳只作没听见，看见唿唿有人动过，随便放在一 边，便过去拿起来。

〔这时先前的爷儿俩半路又回转来，立在门口鬼鬼祟

祟。慕容天锡指着他，低声对翠宝怂恿— 〔“把馏子扔给他。扔呀?

〔翠宝鼓鼓勇气。不料这勇气不鼓犹可， 一鼓反而愈 加恐慌。

〔“我怕，爸爸。”她答道。

〔女儿不争气，恨的爸爸跺脚。 〔“蠢东西!”

〔爸爸 一 气走了，翠宝赶紧跟上去。

水蜜桃 (双手拉起布衫前襟扇着，看见以上的情形)啃!你 瞧这爷儿俩 …… (向小铳)刚才你怎么跟锡老吵来着 了?你本来和翠宝好的气人么!

小 铳 (将唿唿挂在原处，怪她不识趣)你少管闲事，成不 成?

水蜜桃 (木头似的)听说翠宝要嫁姓黄的，是真的吗? 小 铳 (脑门疼)你问错人啦，我不知道!

水蜜桃 我老以为她要嫁给你啦?

小 铳 (再也忍不住)你到底有完没有?

水蜜桃 (惊异的)你瞧你!你就不许我讲话?

小 铳 (火起来)我告诉你：你是个傻瓜!你教人讨厌! 水蜜桃 (站起来)我傻是生来的傻!碍着你啦?

〔达子瘸进来，忧容满面。

**水蜜桃** (立刻迎上去)老达，他骂我讨厌。我且问你：你讨厌 我吗?

达 子 (认为她愚不可及)就你是个好人，大家全喜欢你。

水蜜桃 (孩子似的，向小铳)你才教人讨厌呢!(乖乖的朝里 头去了。)

达 子 小铳……(欲言又止，忽然失了力量，坐下去深深叹 口气)咳!你昨天晚上没有回来?

小 铳 在外面走了一夜。 达 子 你过来。

小 铳 (有点疑惑。) 达 子 你坐下。

小铳(莫名其妙。)

达 子 (正文之前的引子，感慨的)小铳，咱们卖艺的，打老 祖师傅下来，从古到今，全靠苦力吃饭，可不许孱头， 教人家瞧不起。

小 铳 (傲然)难道我靠人家吃饭?

达 子 你是个志气人，谁都不会含糊。可是你得记住，咱们 今个搬这个码头，明天跑那个码头，出门在外，混来 混去，全靠义气。遇着人家在难处，你得帮忙；人家 对不起你，你又得宽宏大量。

小 铳 (有点领悟)老达，你的意思我明白，你干脆告诉我 罢 。

达 子 你听我讲。我知道你是爱翠宝。现在她爸爸把她承

许给姓黄的啦，你要是确有深情深义，可得咬紧牙 关，为她想想。她有她的苦处；再说你也年轻，拿一 身本事，会愁找不来好姑娘?

小 铳 你谈她干么?她随便嫁给谁，关我什么啦?(假装的 豁达，表现的却是加倍的痛苦。)

达子 小铳，你咬咬牙关罢 … … (顺手递过去——)这个锱 子，是翠宝托我交给你的。

小 铳 (如遭雷劈)翠宝? … … (做梦似的，把馏子看了又

看，掂了又掂，试试指头，最后戴在小指上。)

达 子 (盛意殷殷)放大量点罢，小铳。她交给我馏子，还教 我劝你赶快走。

小 铳 她教我走?(猛抬头，只见一脸的邪笑)哦，不错 …… (鬼已经附上身，站起来，别有含义的)应该走啦!不 用她关照，也得走哇!

达 子 你走了好。这个班子，其实早就没可留连的啦。

小 铳 (衷心的)谢谢你，老达。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啦。 (瞧着水蜜桃拿着编针、绒线球、没打成的毛衣回来 ——)桃儿嫂子，刚才我太不成话，你可担代我呀?

**水蜜桃** (堵堵嘴)我是个傻瓜，不配担代!(坐得远远的。)

小 铳 我快走啦，桃儿嫂子，以后要见不着你啦。你瞧，我

可真巴望你和回回，小两口过的好哇!还有老达，你 老了也有个安身之地呀!(一种说不尽的热情，原先 的邪笑渐渐消灭。)

达 子 你不用挂念别人啦，这会你才二十多岁，以后的日子 长着呢。

小 铳 (苦痛的)可是我自己，我心里头有多少恨哪!见天 跑进场子，我只想驳转马头，朝人多的地方冲，把他

们给踩成烂泥。我只想杀人。只有喝血，我才痛快， 我才解恨!

达 子 (惊骇的)小铳，你可别死心眼，杀人可要连累这个班 子!你不为马主任想，还有回回，桃儿嫂子，各位同 事，你该为他们想想。

小 铳 我不是怕连累人，老达——一个人作事，要自作自、 当。可是(悲恸的)到了这会，这就是杀人，又杀谁 去!?

**水蜜桃** (在那边打着毛衣，早就不耐烦，抬起头)又是杀人

啦，又是喝血啦——谁的血教你喝?你才讨厌!

小 铳 你别生气。你讨厌，我走成不成?(向她笑着， 一面 朝里头去。)

**水蜜桃** 可说来着，你要走，走哪儿去呀?

小 铳 (平静的)这个地方远的很，你一辈子也没去过。

〔达子点上烟。 〔停了片刻。

**水蜜桃** 小铳这人可真怪呀! **达** **子** (别有思虑)嗯。

**水蜜桃** 刚才他差一点跟慕容天锡打起来。 达 子 哦 。

**水蜜桃** (仿佛心病)回回去找银妞儿，不知道找到了没有。 达 子 不知道。(站起来去整理乱糟糟的行头。)

**水蜜桃** 我出去找她，人家说孩子奔火车站那面去啦。 达 子 她上火车站干什么?

**水蜜桃** 我就在这儿疑惑么,孩子老嚷着去找她亲妈，你瞧会 吗?

达 子 找她亲妈，干么上火车站?

水蜜桃 我本来哄哄她——她老问她的亲妈在哪里，我就说 远的很，要去找她，得坐火车。(仔细听听，马戏场上

有脚步声)你听，是回回吗? 团员甲的声音 一，二!一，二!

〔团员乙、丙在甲的教练下，排队踏着步走进来，原先 的那种沉闷不安，被一扫而空。

团员甲 一，二!一，二! …… 水蜜桃 你们是打哪儿来的?

团员乙 打澡塘子里，桃儿嫂子。

团员甲 天这么热，可惜你不能去。

团员丙 里头才叫痛快，十几天的臭泥臭汗，一进去全干净 啦。

水蜜桃 你们没碰见回回?

团员甲 没碰见。你怪想他啦? 水蜜桃 他去找银妞儿去啦。

团员乙 找她干么?受气包!

水蜜桃 她是个人，万一教人家拐去呢?

团员丙 教人家拐去不好啊?拐去没人打，她可福气大喽! 水蜜桃 福气大，你教人家拐去呗?

团员甲 得啦，得啦!(存心不良)你这毛衣是给谁打的呀? 水蜜桃 给回回。(接着去打。)

团员甲 怎么老是回回?回回，回回!你就不许改个称呼?

(指着自己。)

水蜜桃 (老实的)你瞧你，本来是给他打的么! 团员丙 就算他打的，天这么热，他能穿吗?

水蜜桃 可是冷起来怎么办哪?天爷的事，有时候怪着呐!

(再接下去打。)

团员甲

团员乙 (彼此会意的笑笑。) 团员丙

水蜜桃 (刚打两针，又比量袖子的尺寸，轻轻叹气)唉，怎么 还不回来! … …

团员乙 你们瞧瞧，他们小两口可真好哇?难怪大家要娶老 婆。

团员丙 她简直害相思病啦。刚离开一会，东一个回回，西一 个回回，一脑门子全是回回。

团员甲 别等回回啦，桃儿嫂子，赶快到里头吃饭去罢。 水蜜桃你们这党子人，全是缺德家伙!我非等他不可 团员甲

团员乙(笑)哈，哈! 团员丙

团员甲 (大声演讲)伙计们!咱们今天洗过澡，肚子是十分

团员乙 团员丙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的饿。我提议吃饭，赞我的成的归队! 赞你的成!

咱们队伍训练的成绩不错。立正!开步 — — 走! 一，二!一，二!一、二、三——四!

(声音)一，二，三——四!

〔三位好汉开完玩笑，同时也带走了光亮，剩下个空 空洞洞的屋子，达子整理完，忧虑的望望外面的天 色。暴雨之前的大风来了，乌云从头顶压下来，屋子 里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暗。

〔其实顶多过半分钟。和上面的景象适成对比，忽然

一个闪电，回回一脸的血，气急败坏，抱着银妞儿的 尸首闯进来。

**水蜜桃** 回回!(立刻迎上去。

**回** **回** (大声急躁的)别来，全是血!

**水蜜桃** 银妞儿呢?(瞧见回回抱着的小尸首——)她怎么 啦?

回 回 (不知道哪来的气)给火车轧死啦!你没眼睛吗?

**水蜜桃** (一时间说不出话——其实还没有弄清楚轧死的含 意，以为所谓轧死，又是回回张大其辞，故意嚇她。 因此只觉得惊异，不作声跟过去。)

达 子 (关心的了不得，急急走过去)准又是你胡说八道! 回 回 (把孩子放在箱子上，)我胡说八道，许你来瞧哇!

水蜜桃 (赶紧去摸孩子的心窝。) 达 子 她怎么会教火车轧死?

回 回 火车刚出车站，这个傻瓜要朝上爬么!

**水蜜桃** (忽然……恐怖的跳起来)啊!她的胳膊没啦! **回** **回** 给火车轧掉啦!

水蜜桃 (扑上去，摇着——)银妞儿!银妞儿!你怎么不答 应我呀?(眼圈红了)你傻吗，孩子?你干么爬火车 呀?(泪滚下来)我哄你的呀，你找不到你亲妈呀! 她不知道在，在……(咧开大嘴，无声的哭泣。)

达 子 (俯身劝慰，鼻子酸酸的)桃儿嫂子!桃儿嫂子!

……

回 回 主任上哪儿去啦?

达 子 黄家大少爷请客，去吃饭去啦。

水蜜桃 (悲悲切切的哭起来)你死的好苦哇!孩子， 一出去 就不回来啦。想起来教人多难受啊，早上你还桃儿

婶桃儿婶的叫哇。你怎么不跑慢点啊?我追得上 你，不教朝火车上爬呀!就是你回回叔，也不教呀! 〔这里是悲惨，愤懑与哀恸，大家为一个与谁都无关 系的孩子，食不下咽；而那边，盖三省与马腾蛟酒足 饭饱之后，从大风下奔进来。

〔回回瞧见马腾蛟两口子，心里气的慌，立刻背开脸。 达 子 (迎上两步)主任 ……

**马腾蛟** (诧异的)这是做什么?干么哭呀? 达 子 银妞儿给火车轧死啦!

**水蜜桃** (大哭)你好短的命啊!出去的是活孩子，回来可是 死的呀! ……就是挨打，你也不该爬火车呀。打你 生下来，可怜见没过一天好日子啊，谁不叫你受气包 呀 ! … …

〔马腾蛟绷着脸发半天呆——也不知被嚇楞了，还是 没有了主意——瞧着水蜜桃哭的又哀伤又剌耳，心 头难免愁闷，不由不瞅瞅达子，回回，回头再瞅瞅盖 三 省 。

盖三省 (早已气的嘴脸变色，身子发抖)马腾蛟，(手朝大腿 上一拍)我问你咱们今个还过不过!?(恰巧背后有 把椅子，趁势坐下去)你要是不管，咱们打今个起，干 脆扯淡。我可不听(入声)教一个下贱女人嚼蛆!

〔在闪电之后，紧接着是一声霹雳。她嚇个透，赶紧 堵住耳杂。同时暴雨倾盆而至。

〔另一边却激恼了回回，正准备闹开。

水蜜桃 (擤把鼻涕，气鼓鼓站起来，带着满脸的泪)我怎么下 贱哪?下贱给谁啦?(向马腾蛟)主任，打今个起，我 不干啦!

**马腾蛟** (烦恼极了)你就忍耐点好不好?那边刚死了人，你 这边又不干啦，难道我心里头怪高兴吗?

**盖三省** (跳起来)不想干许走哇?什么好亮相 我们不是 开孤老院，单一养活闲人的呀!

〔小铳光头穿着油布雨衣- 短袖，没有领子- 分 明准备上街，不前不后走进屋子。他瞧瞧正在发泼 的盖三省，又瞧瞧箱包上银妞儿的尸首，然后瞧瞧



回 回 (忍无可忍)咱们可全是出门人，三爷，您讲话请留点 情面，我们两口子拿份子使钱，靠的是血汗力气……

水蜜桃 (瞪半天眼，忽然转身又扑上去，跪在小尸首前面，更 伤心的号哭起来)哎哟，银妞儿我的好孩子呀，你死

的可冤枉啊!你见天挨打还不算哪，到了还得给火 车去轧死呀!你没爹没娘，死了有谁疼啊? ……

盖三省 (气到极点，拍着手—-)她没爹没娘，有你也算数 呀；死了有你疼啊!(向马腾蛟跺脚)你到底把不把 她弄进去?(又向水蜜桃)一个死丫头，又不是七十 岁的奶奶，八十岁的爷爷，就在这里鬼哭神号!

**马腾蛟** (瞧瞧回回，知道是个钉子。于是——)小铳，把她给 抱到里头去。

**小** **铳** (愤然)您教我抱?对不起，教她(指盖三省)自己抱 罢!

〔屋子外面是不停的大雨，远处送来沉闷的雷声。马 腾蛟迫不得已，抓抓头皮，只提自己动手，银妞儿一 只鞋落到地上。水蜜桃拾起来，和达子在后面跟着， 有似送丧的父女。

**水蜜桃** (捂住脸)我的那受气包哇，你死的才不值啊——死

了谁也不给你流一滴泪呀!

回 回 (远远的，骂给盖三省听)你龟孙少给我惹点祸罢! 她死了不挨打，不比活着挨打强啊?

水蜜桃 ……见天瞧着你上刀山哪，我就心里疼的慌啊。你 一死呀，以后我再也瞧不见啦……你这个小可怜呀! …… (直哭进夹道。)

**盖三省** ( 对回回撇撇嘴)哼!(接着要报复，奸媚的笑了 ——)小铳，恭喜你呀?

小铳(愤怒烧着他的身子，早已准备好，慢慢走过去)现在 银妞儿死啦，你高兴啦!

**盖三省** 高兴的可是你呀，你的好人翠宝哇，要嫁给黄家大少 爷啦!

小 铳 (饿虎似的突然抓住她的肩膀，咬牙切齿)我恨你! (把她摔倒地上，怒冲冲跑出去。)

〔神人共怒，又是一个更响的霹雳，仿佛要把世界劈 开 。

**(幕急下)。**

**第** **四** **幕**

三天以后，还是那间老屋子。

景大致同第二幕，气象可为之一新。本来靠墙 放的大桌子，现在拉开将近两尺，周围杂凑摆上凳 子、椅子；相对的地方，靠近箱包，加一张小桌，上面 搁个约摸盛十斤的酒坛。 一瞧即知今天请客。空中 五颜六色，灯笼和万国旗交织成网。打门内望出去， 马戏场上是同样一番景象，更辉煌伟大。

处处是灯笼——穷卖艺的太开心，打马戏场拿 来的，装饰了需要和不需要装饰的一切东西，剩下的 便随手扔在地上。与屋子里的杂乱无章相比，处处 教人不安；又处处显出本来不文明，而又偏爱充文明 人的愚昧滑稽。

午后五点钟左右。水蜜桃坐在箱包上打毛衣。 团员甲、乙、丙三人抽空回来，又热又兴奋，手里正端 着茶杯喝水。全是马戏装。唿哨声，喝彩声，大鼓 声，喇叭声，虎哮声，简直反了似的，比往常加倍热 闹。人进进出出，也格外匆忙。

**水蜜桃** 可说来着，这个姓黄的，上辈子有多少钱哪?他这一 化，总得三四百吧。

团员甲 ( 向团员乙、丙)你们瞧她口气大去啦：三四百!(回 头)别说门口那三座大牌楼啦，人工气力啦，单单场 子上恁么些个灯笼，你想得多少老袁头?

**团员乙** (远远的插嘴)人家说他今个晚上请客，凡是像样点 的酒馆，一股脑全给他包去姥。

**团员丙** 我给他算过啦，桃儿嫂子，连包咱们这个场子，带零 碎化销，至少也得一千五、二千。

**团员甲** 真是的，三百四百，你瞧瞧成!

**水蜜桃** 我的老天爷!一化就是一千五两千，姓黄的也真舍 的么!

**团员甲** 这还不算呢，桃儿嫂子。慕容天锡开价就是房子一 宅，聘礼八千块，统共加起来，你想得多少罢!

**团员丙** 你许兴还不知道——化钱是小意思，今儿晚上吃完 喜酒，老丈人就带着小两口上上海去姥。

团员乙 姓黄的愿小子碰上这个老丈人，他楣算倒定啦。你 们想慕容天锡是个什么家伙，到了上海，肯便宜他 呀!

盖三省 (刚打马戏场下来，心花都乐开了)哎呀，今个真教人 喜欢的慌啊!场子上人山人海，遮天盖地， 一睁眼睛 全是灯笼，灯笼，灯笼!光是灯笼就把人给闹昏啦。

**团员甲** 来歇歇罢，三爷。

**盖三省** 我哪儿歇得成啊?马上黄大少爷和翠宝就要来啦。 (打屋子里一过，即匆匆进去。)

**水蜜桃** (不由的联想到——)银妞儿要是活着，瞧见这整千 整万的灯笼，不知道多高兴呵!

**团员甲** 别提银妞儿啦，桃儿嫂子，她是命该如此。

**团员丙** 再说她高兴，也是竹篮子打水，人家姓黄的化钱，是

水蜜桃

**团员甲** **水蜜桃**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团员甲** **团员丙**

**团员甲** **团员乙** **水蜜桃** **团员乙** **团员甲** **团员丙**

团员甲

**为的翠宝。**

本来么,咱们不也是白高兴吗?可是我就不懂，小铳 哪一点配不上翠宝，她要嫁给姓黄的——鼠头蛇脸， 有什么好看?

不是她要嫁给姓黄的，是她爸爸。

她爸爸要嫁给姓黄的，教他自个嫁去! (笑)哈，哈!

你们笑!可不是么,当真把老鬼嫁给姓黄的，教他自 个瞧瞧!

把提督嫁出去，那可乐子大啦!

一揭红披头，我的妈!下面是个大胡子、脸赛似锅底 ……(忍不住笑)哈，哈!……

(笑)哈，哈!

笑归笑。可是翠宝一走，怪教人想的慌的! 你想她，她可不想你。

你想的慌，人家小铳怎么过呀?

不管你们谁想的慌，呆会人家那边吃罢喜酒， 一上火 车—-上海见罢，朋友!

〔小铳结束整齐，(细心人会看见，腰里还别着把刀 子，)脸给酒烧的通红，远远就送来一股子酒味。然 而只见他脚步轻捷仪态轩昂，匆匆准备上马戏场，毫 无醉意。

〔大家全觉得诧异。

小铳，今个还有你的活吗?

小 铳 (邪气的笑了，摸不准是得意，是疯狂)还有错么,(经 过团员甲身边，并不停留)今个是翠宝的大喜，面子 事，漂亮事，我总得作到底呀!(走到门口，忽然站 住)各位老哥，还有你，桃儿嫂子，呆会来给我叫几个 好，格外捧捧老朋友的场!

**水蜜桃** (来个翻脸不理。) **团员甲** 你请放心，小铳! **团员乙** 一定，一定捧场! **团员丙** 不叫好，是孙子!

〔小铳做了个鬼脸，一阵风走了。

**水蜜桃** (不知道哪来的气，冲着人家早已走不见了的影子 ——)哼!给你叫好，瞧得起你的!

**团员甲** 啃!桃儿嫂子，小铳怎么又得罪你啦?

**水蜜桃** (堵堵嘴)小铳这人没志气!今个整整吃 一 天酒，这 会又蹦蹦跳跳，去跑马去啦。

**团员丙** 噢!怪不的今个没看见他。他跟谁吃呀?

**水蜜桃** 他跟谁吃，他跟他一个人吃!一个人躲到屋子里，关 上门——你不用关门，人家一辈子不喝酒，也不会馋 死!

**团员乙** 那是因为他闷的慌，桃儿嫂子。

**水蜜桃** 闷的慌你就该有点囊气呀?谁不知道你和翠宝好了 一场，现在她甩开你，嫁给人家姓黄的啦，你还去赶 着凑热闹啊!

**团员甲** (一味的玩世态度)原是翠宝给人家抢走啦，咱们这

位好朋友落个空，才拿着马去出气呀! **水蜜桃** 哼!我不干，任死也不干!

〔疾风骤雨似的鸾铃声，马蹄声，喇叭大鼓声，把她的

声音给盖住了。团员丙首先向门口跑去，团员乙跟 着。

**团员丙** (邪许)你们来瞧哇——桃儿嫂子，赶快来瞧啊，小铳

这小子要摔死啦! 〔团员甲也跑过去。

**水蜜桃** (一个人嘟囔——)他摔死，摔死得啦；摔死他的! 〔鸾铃声，马蹄声。

**团员乙** 喝!你瞧这个霸王戏马!

〔鸾铃声，马蹄声，唿哨声。 **团员甲** 喝!这个探海取珠!

〔鸾铃声，马蹄声，唿哨声，山崩地裂的喝彩声。 **团员丙** 喝!这个倒卷珠帘!

**团员甲** (向团员乙、丙)走，走，给小铳叫好去。今个非给他 捧捧场不可。

〔回回迎面走来，身上仍旧是那套海军上将服，脸涂 成个黑人。

**团员丙** 回回，赶快回去，给小铳捧场去! **回** **回** 你们好罢，我今儿可累坏啦。

**团员乙** 桃儿嫂子，你不去瞧哇?

**水蜜桃** 我不去瞧!有什么瞧的?还没见过?

〔团员乙一回头，早已不见团员甲、丙，拔腿就去追。 〔回回一脑门子要找的是水。他不单累坏，同时也给 渴坏。可是他来的晚了，茶壶里的凉茶已被喝完，只 得忍住闷气，打热水瓶里倒杯开水。

水蜜桃 (可逮住了)回回!

回 回 (一脸的不高兴)干么? 水蜜桃 你给我买的珠花呢?

回 回 珠花，珠花，你就记着你的珠花!(愤然将茶杯放 下。)

**水蜜桃** (钉嘴)我就记着我的珠花。珠花，珠花，珠花! **回** **回** 你没瞧见我今个忙吗?

水蜜桃 你今个忙，昨儿也忙啊?(稍顿，看见他去喝水——) 人家黄大少爷，在翠宝身上一化就是几千几万；我要 一枝珠花，半个月也没带到身上。你算个什么男人 哪?

回 回 (动了气)你嫁错人啦!人家姓黄的是大财主，我是 个卖艺的，你教我去跟他比呀?

水蜜桃 就不跟他比，买一枝珠花化得穷你呀?你瞧瞧人家 盖三省，今个打扮的花红柳绿；再瞧瞧我穿戴的是什 么?

回 回 别臭美啦，我的乖乖!你也想学盖三省——自己去 撒泡尿照照?哼!还珠花呢，银花呢，金花呢!就是 带上金钢钻，也没人要你!

水蜜桃 (给戳到痛处)瞧瞧你那个龟形，有人要你——你美 着哪?你去呀?头上扎根草标，上码头上去吆喝去 呀?去卖去呀?

回 回 哼!不用吆喝，我告诉你，有的是娘儿们。

水蜜桃 (号啕大哭)哎哟，我可不活着啦!我只当他是个老 实人，谁知道他早就安下坏心啦呀! ……

〔她在里面昏天暗地乱嚷，慕容天锡和马腾蛟， 一前 一后走进来。慕容天锡仍是他那副黑晶眼镜，仍是 那根手杖，衣裳可全换过了。他打扮的奇形怪状 ——这难怪他!——动作匆忙，忽前忽后，看上去倒 有点像什么事业家。其实他才是被忽然飞来的好运

冲昏了头，无意间现出原形，处处教人觉得可笑。然 而怪也罢，可笑也罢，反正他除了夸耀自己身分，别 的一概不管。马腾蛟跟在后面，倒像陪他参观的什 么县政府的科长、局长。他一半高兴， 一半又不高 兴。高兴的是小铳给他挣面子，翠宝走了，生意上不 会受影响。不高兴的是慕容天锡的气焰。因此他直 想把自己的身子拉长，脸上自然表示出：随你怎样， 横竖你得离开此地——你要走了，我可不用走—— 我是主人。

**慕容天锡** (笑着)嘿，桃儿嫂子!你这是干么?怎么哭哇? 回回这小子又欺负啦?

**水蜜桃** (正哭的，抬头向他巴达巴达眼睛)谁高兴理你，老油 子!

**慕容天锡** 怎么你嫌我老?(索性摘下眼镜)明天我到了上

海，把这几根胡子剃掉，你瞧，可真有不嫌我老的。

回 回 (可在旁边不答应了)锡老，你讲话可要留神，我们不

能给你打哈哈。

**慕容天锡** (半真半假)嚇!你们两口子一齐来啦?我姓慕容 的和你们打哈哈，你想至于吗!?

**马腾蛟** (出来缓冲)回回，你把酒拿进去筛筛，跟桃儿嫂子把 菜端出来。

回 回 (对慕容天锡白一眼悻悻的过去捧起酒坛，向水蜜 桃)走罢!

**水蜜桃** (讨个饶头)呸!老油子，老油子，老油子!

**慕容天锡** (仍旧笑着)马主任，您瞧您这个班子!您多昝能 弄好哇?这些个没知识人，连我都给霉进去啦。我 要不抱个“富不跟穷斗，男不跟女斗”的主义，平白肯

拉倒?

**马腾蛟** 你就那忍耐点罢，锡老，横竖你跟他们也处不长喽。 **慕容天锡** (鼻子里出口冷气)哼!真有您的，马主任。咱们

不谈。您刚才请我到这里来，说是有事，现在就请发 表发表吧?

**马腾蛟** 你马上就要走啦，锡老。咱们还有点账目，请你来清 理清理。(一面打口袋里摸出账簿。)

**慕容天锡** (故意的大惊小怪)噢!原来为这个呀，您自己算 得啦，我情一笔账。

**马腾蛟** 可是在钱财上头，按理应该当面算清。 **慕容天锡** 您别按理啦，我头都给忙大啦。

**马腾蛟** 你不怕我造假账?

**慕容天锡** 只要您造得出，我是一概的承认。您瞧漂亮不漂 亮?

**马腾蛟** (释然一笑，去墙上摘算盘， 一面——)漂亮是漂亮， 我可不知道你的漂亮是打多昝起的……

〔盖三省换了便装进来。重施脂粉，更见其妖冶，头 上甚至还簪上一朵火红的假花。

**慕容天锡** 嚷，三爷。您今个这一打扮，可真叫迷人哪?

**盖三省** 哼!我当是谁，原来是锡老。你今个当真作起老丈 人来啦?

**慕容天锡** 这全是俗理。您瞧(低头瞅瞅自己的衣裳)我这身 叶子①,还像样吗?

**盖三省** 真是合体极啦!可是我还没恭你的喜啦?

**慕容天锡** 不敢当，三爷。(越发起劲)瞧您这个乐法，您必是



① 黑语，即衣裳。

有什么如意事，对不对呀?

**盖三省** (装佯)我会有什么如意事啊?要是有还不全是为翠 宝吗?

慕容天锡 (老奸巨滑)这可拉不到翠宝身上，三爷。您别瞧 我这双眼睛，我这可是出名的好眼睛。就是上海的 张铁嘴，天津卫的刘瞎子，有福气碰见我呀，也得递 个门生帖子。

**盖三省** (被道破了心思)你先收我个徒弟成不成啊?你请坐

罢 。

**慕容天锡** 嚇!我的老爷子，您瞧我忙的，哪儿坐得下?翠宝 这场喜事，上上下下，就耍我一个人。这边玩着马 戏，那边酒馆里摆着几十桌子喜酒，晚上还得搭夜车 上上海……这个小地方，又没汽车，就只有拿着两条 腿跑。(接着-  )马主任，您算清楚没有?

**马腾蛟** (低着头扣他的账)快啦，快啦。马上就得。 …… **盖三省** (假情假义)你们准在今个晚上动身?

**慕容天锡** 准极啦，三爷，不能再准啦。我那边已经打发人买 车票啦。

**盖三省** (假惺惺)那可怎么好哇?我原想留你们热闹几天 啦?

慕容天锡 (也有一套)您当我想走吗?别说这些个枪啊，刀 哇，马呀，您的老虎呀，单为咱们多年来相处的情分， 也教我舍不的。可是 —

**盖三省** 你就多呆那么三天五天得啦，急什么呀?

**慕容天锡** 没法子呀!我的老爷子。这边教人想的慌，话是 不错；可是上海 咱们不用讲别的，单说吃喝玩乐 那个舒坦自在，可真是活神仙什么的也受用不

起 。

**盖三省** 瞧你吹的云天雾地，你们到了上海，准把我这个媒人

忘 啦 。

**慕容天锡** 得，得，三爷!咱们别见外——(听见有人走进来， 回头去瞧，原来是黄家的听差。)

听 差 锡老。大少爷还没来?

慕容天锡 一会就来。车票买来啦? 听 差 买来啦。

慕容天锡 头等? 听 差 头等。 慕容天锡 卧车? 听 差 卧车。

慕容天锡 几点?

听 差 夜里十二点。 慕容天锡 给我瞧瞧。

听 差 (老实的把车票交给他。)

慕容天锡 (逐一看着)嗯，不错。卧车。十二点。(顺手装进

口袋 。 )

听 差 (为难的笑着)大少爷吩咐过，教我把车票亲自交给 他。

**慕容天锡** 怎么?交给我不行?

**听** **差** (有点勉强)是，锡老。(楞会)外面有个人找您。 **慕容天锡** 是个干什么的?

听 差(瞅瞅马腾蛟和盖三省，不便直讲，含糊的)我也弄不 清 楚 。

**慕容天锡** 他什么打扮?穿什么叶子? 听 差 顶好您自己去瞧瞧。

**慕容天锡** 哦?你先走罢，我马上就来啊!

马腾蛟 锡老，你的账算出来啦。去年你前后借支七十二块 五毛?今年是三十六块，总共合起来，是 一 百零八块 五毛。你瞧对不对?

**慕容天锡** 鸡零狗碎的账目，我从来不记，马主任。可是你这 个两块五毛，是怎么来的?

**盖三省** 我倒还记得，锡老。去年冬天，你跟个什么女人，不 是直闹到这里来着?

**慕容天锡** 得!三爷，别提啦。算您给我留点面子，我承情不 尽 。

**马腾蛟** 怎么样?我没马虎你吧?

**慕容天锡** 咱们是谁呀，马主任?大家全是君子人，提到马虎 两个字，够玄的吗?……依我的意思，你别又是什么 八毛啦，一块二啦，教人家听见，还当是花生账什么 的，倒是痛痛快快，一百就是一百，二百就是二百，别 挂零，听起来干脆大方。

**马腾蛟** 我这边没有问题，锡老，只要现在了清，你爱还我多 少就还多少。

**慕容天锡** (没想到对方来这一手)现在了清楚?(但是立刻 —)嘿!马主任，您真没见过世面，咱们办事，身上 还带着钱哪?晚上给您打那么张支票，您瞧好不好?

**马腾蛟** (冷着脸)你给我支票不如给我现款，咱们还是就清 了 好 。

**慕容天锡** (给窘急了)您这就叫讲不通：给支票不行，非要现 款不可。(向盖三省)您想为这三个皮钱，我会跑吗?

**盖三省** 你现在发了财啦，当然不会喽!腾蛟，支票就支票得

啦 。

**慕容天锡** (又是一个脸)还是您瞧得起我，三爷。跟您共事， 可真痛快。

**盖三省** 你可记着带来呀?

**慕容天锡** (爽快的很)您放心，决不会忘。

〔回回和水蜜桃端上菜， 一盘一盘放在桌上，无非是 些肝子，肠子，猪头肉。

慕容天锡 (本待要走，菜却吸引了好奇心，过去瞧瞧，可就笑 起来。一副对穷人的态度，用手杖指着)您就教我们 吃这个吗，马主任?您就是看重钱，今儿还有我们姑 爷，也该办的体面一点……多昝您来到上海，不是我 姓慕容的吹牛，朋友，您瞧我怎么招待您?

**马腾蛟** (心有未甘)对不起，锡老。我们全是下等人，要吃好 的，等到了你的上海再讲罢!

**慕容天锡** 好在我们只是来随便坐会，不是认真来赶酒席，还 可以马马虎虎 ……

(曳起手杖就走。)

**盖三省** 锡老，菜都端上来啦，你还干么走哇?

**慕容天锡** 外面有人等我，三爷，我得出去瞧瞧。 **盖三省** 我们可候着你啦。

**慕容天锡** 您不用等我，呆会翠宝和她姑爷来喽，你们先坐起 来好啦。

**盖三省** 那可不行!没有你怎么成啊?

**慕容天锡** 没法子，三爷。我们打这边出去，还得赶紧上酒 馆 。

**盖三省** 可是来得及，你非赶回来不可；要不然哪，我可饶不 了你!

**幕容天锡** 您只管放心，单冲住您，我也得赶回来。

马腾蛟 (早就气青了脸，忍无可忍，瞧着慕容天锡刚跨出门) 滚你老王八羔子的蛋罢!什么上海呀，什么汽车呀， 什么上等人呀，什么奶奶小姐呀，一股脑，全是他妈 的男盗女娼!“咱们大家全是君子人!”你是你的君 子，我是我的君子，我才不跟你老小子君子!

**盖三省** (警告)腾蛟!你放轻点。

**马腾蛟** 他妈的才放轻点!“支票就支票得啦，”他欠这笔钱， 你以为真会还吗?

**盖三省** (不明白)他卖翠宝，光现款到手好几千，为什么不 还?

马腾蛟 到手好几千，他留着自己化呢——嫖呢，赌呢!你问 他要去，保险他一个销子不给。今儿晚上一上火 车，王八羔子溜啦，你问谁去要去呀?

**盖三省** 我可有言在先，腾蛟，他还不还，我可不管!(推的干 干净净，把刚才的话全不认了。)

**马腾蛟** 谁教你管啦?我气就气在他冲我充阔：“你就教我们 吃这个吗?还有我们姑爷。”你听听，他们姑爷!三 天前他还背一屁股烂账，一个活到五十的人，伸手向 人家要三毛钱；今个他也不吃这个啦，也有了姑爷 啦!哼!(说着对那边的两口子笑笑。)

〔原来回回和水蜜桃放下菜，做丈夫的一位便偷闲点 上香烟，坐在箱包上吸。老婆夫唱妇随，也跟过去。 两人并肩坐着，乖乖的听人家讲话，倒是满好玩。

回 回 (有了机会)老王八羔子碰见姓黄的，也是运气。要 不然，他哪来的今天?

**马腾蛟** 哼!什么运气?还不是把翠宝害啦?

**水蜜桃** 可也真是，主任……老油子干么恁应狠?什么卖不

了，卖自己亲生闺女。

**盖三省** (像碰见生死冤家，搬嘴瞪眼，鼻子里出口冷气)人家 不是傻瓜! ……

回 回 (生怕又起冲突，向水蜜桃)你就别插嘴，行不行? **水蜜桃** (误会的天晓得)干么不许我插嘴?我说错啦? 回 回 不许就是不许!

**水蜜桃** 偏插!要插!一 定插! **回** **回** 你 ? … …

**水蜜桃** 我，我，我!怎么着?

**马腾蛟** 你们两口子别吵啦。回回，莱端齐了吗? **回** **回** 齐啦。

**马腾蛟** 桃儿嫂子，你跟回回去搬几条板凳。 **水蜜桃** 嗯 。

〔两口子照例背着人去和解。剩下——

**盖三省** (颇不谓然)你才是管的宽!锡老给翠宝找恁么好个 人家，你怎么准知道把她害啦?

**马腾蛟** 你看是个好人家呀?老小子要是办得到， 一到上海 就把姓黄的给甩姥。

**盖三省** 甩了就更好啦，你不用担心人家害翠宝啦?

**马腾蛟** 可是姓黄的也不是傻小子- 你瞧见他买的火车票 没有?他不教交给慕容天锡，就是怕老小子跑。

**盖三省** 他跑不跑横竖是一个样，反正他不会把翠宝锁到箱 子里，放一辈子。

马腾蛟 所以这就糟啦。他甩得开姓黄的，固然是另外给小 妞儿找个主，使她一笔钱；他甩不开姓黄的，姓黄的，

哪会玩腻啦，还不是甩开小妞儿，一拍屁股算啦? **盖三省** (不怀好心，讥诮的)嗯。以后呢? ……

马腾蛟 她还有什么以后不以后哇?不管谁甩谁，反正小妞 儿是给玩来玩去，到后来教人家给弄上杨梅大疮，再 吸上大烟老海完蛋!

**盖三省** (冷笑)哼，哼!我瞧你怪心疼她啦。你自己身边的

货，干么去送给人家用啊?你自己去作媒人的呀! **马腾蛟** 现在又是我的媒人啦!要不是你，我肯去吗?

盖三省 (将假当真)你别后悔，我的老祖宗，想娶翠宝，现在 还来得及。你不用怕我吃你的醋，权当没我这一份 得 啦 。

**马腾蛟** 少缺德罢，你还把我当个人!

**盖三省** (掩嘴葫芦，奸媚的)你多昝作过人哪? ……

〔大鼓声，喇叭声，鸾铃声。从铃声的间隔，可以听出 马在狂奔。团员甲、乙、丙，一路的“窝……窝……”, 邪许着闯进来，兴奋的了不得。

**马腾蛟** 怎么样。小铳下来了吗?

**团员丙** 得会才下来呢，主任。您赶快去瞧去罢。

**团员甲** 小铳今个可真卖力，看的人眼睛都看花啦。

**团员乙** 有个老太太，瞧着瞧着，直叫“我的爷!我的娘!”呐! **盖三省** 我早就说过：没有翠宝呀，咱们照样有咱们的生意。 **团员甲** 不单有生意 — — 您听?您听? … …

〔外面爆裂了喝彩声，唿哨声，各种奇奇怪怪的喊声。

**马腾蛟** (早已浑身发热，屏息听听，得意的)我倒不在乎生 意。顶要紧的，还是咱们的名誉。

**团员甲** 只要有小铳，主任，您就不用担心名誉。

**团员丙** 有小铳今儿这一天，咱们面子全给挣进来啦。

**盖三省** (听了半天，直乐得迷迷的。大惊小怪)腾蛟，你刚才 听见吗?外面直“跑马的，再来一套。加劲呀!”怪声

怪气叫哪?

马腾蛟 叫，教他们去叫罢。(向团员甲、乙、丙)光小铳还不 行，咱们还得大家齐心。现在你们先上那边歇歇，呆 会我请大家喝酒。

**团员甲** (兴致高起来)请我们喝高梁? **马腾蛟** 顶好的高梁。(俨然领袖。)

**团员丙** (抢先讨好)别管啦，主任。只要有酒喝，明天一定卖 力。

**团员乙** (不甘落后)大家全得掏本事；不掏就是——(用手一 比。)

**团员甲** (热烈附和)对啦，是个王八。不掏就是王八!

**盖三省** (别有用心)你们别上他(指马腾蛟)的当啦。他呀， 你们就不知道他那个德行，现在跟你们花里唿哨，左 一个名誉，右一个齐心；刚才他还为没有收翠宝做

“小”,一个人直后悔哪! **马腾蛟** (一绷脸)你又胡诌!?

**盖三省** (以退为进)干么,干么?(当面撤谎)可不是真的吗? 〔当团员甲、乙、丙，尴尬的面面相觑之际，黄大少爷 和翠宝打马戏场进来。在他们单纯朴实的心目中， 认为姓黄的夺去了他们的人，难免抱敌视态度。因 为不想上前招呼，三个人于是悄悄溜开，态度自然， 找个人不注意的犄角，并排坐在那里。

〔黄大少爷刚带着翠宝在马戏场上出完风头，那股浑 得意劲，当然不用提了。这个“老派”人今天没提鸟 笼，一来无此必要，二来手也难以兼顾；并且居然改 穿西装，脚登皮鞋，头戴水獭皮“土耳其帽，”脖子上 拴着条朱红领带。可别把他想像作风度翩翩，什么

都市的小开游手。那么着他会认为侮辱，不肯答应。 原来他现在抱的是“中为体西为用”主义，本底还是 那个人，只换了一套衣裳。其实就是这套衣裳，也还 是他成亲时节做的，皮鞋是他一个什么表叔送的，帽 子是他一个什么姑母送的。回门拜客以后，除了过 年过节，便老锁在箱子里。

〔你别瞧，他大爷这一工可不容易。先不用说在他的 “老派”之外偶然来那么流氓无赖的一瞥，斯文中满 嘴粗话，骄傲中眉飞色舞，而又谈笑微妙，与举止联 合统一。单是穿上西服，必要时候扭那么两下子  不夸张，不过火，不故意教人家笑，你试试像不

像活人?他本人可一切自然，直给弄得心痒呢!

〔翠宝也是一身新，簪花，擦粉，丝围巾，穿桃色缎子 绣花鞋。可是她心里所抱的已不是“到哪个地步说 哪个地步，"也不再是“听天由命，”因为那个“天”已 经定了。她后悔，恐惧，可又无力反抗。於是成了待 屠的羊。那在等她的是什么,她先前还偶然想过，现 在却是既不敢想，又觉得没有知道的必要。当然更 顾不的别人了。过去她顺从父亲，牺牲了自己。谁 知道她这牺牲，竟造成现在对父亲的怨恨。还有别 人的忙碌，铺张，欢乐，谈笑，在在都引人讨厌。

盖三省 (又是一副脸)哨!你瞧那不是新姑爷和人家新娘子 吗?(打官腔)你们小两口躲在哪儿的呀?我们正念 叨你们来着哪。

**黄大少爷** 您想的太远啦，三爷，我们一直在场子上。

**盖三省** 您干么不关照一声?我打发人给你们送茶来呀。 **黄大少爷** 你们忙的很，我怕麻烦，没敢惊动您。

盖三省 您倒客气起来啦。( 一 转)哎嘴!新娘子，我还没贺

你的喜啦?你这一打扮，可真像啊? 翠 宝 (给说倒了头)三爷，您别笑话 ……

盖三省 我的新姑爷，您这是哪来的本事呀?您瞧翠姑娘， 一

经您这个高手，多漂亮啊?

黄大少爷 (被灌得迷迷的)哈，哈 ……

盖三省 马腾蛟

团员甲 (不约而同)哈，哈 …… 团员乙

团员丙

翠 宝 (无地自容，在人不注意间，悄悄脱身走向一边。)

黄大少爷 (招呼)马主任!(然后——)就凭您这张嘴，三爷， 我作大总统，准委您做外交部长。

盖三省 外交部长啊，我生成了女人。这一辈子是不想啦。

今个你们小两口只要肯多喝两杯酒，就算赏给我脸 啦 。

黄大少爷 您不用管啦，三爷，有您在场，日他妈喝醉也肯。 盖三省 那我可先谢谢了呀?

黄大少爷 您先别急，等我先谢了您和马主任再说。(转过去 —)马主任，你们今个真(伸出大拇指)帅!

马腾蛟 您多夸奖，大少爷。咱们这全是粗玩艺，您不见笑， 就是我姓马的面子。

黄大少爷 我可不拍您的马屁——拍马屁臊我亲妈——你们 今个真帅，真他妈卖力气!

盖三省 您新姑爷包的场子，还能不卖力吗? 黄大少爷 (拱拱手)承情承情，三爷。

**马腾蛟** 这是咱们的规矩，不管给谁看，都不许马虎。

**盖三省** 哨!您瞧?老半天还教您站着 — — 请咱们的贵客到 那边坐罢，腾蛟。

**马腾蛟** 我们太没规矩，您要多多包涵。 **黄大少爷** 咱们不用客气。

**盖三省** (向团员甲、乙、丙)给大少爷端茶! **团员甲**

**团员乙** 嗯。好，好。好!(就是不动。) **团员丙**

〔那个被忘在一边的女孩子，身子被卖给了别人，在 绝望到丧失一切感情之后，心里还留着一点微弱的 光亮，一点希望，寄注在小铳身上。她又瞧见那个挂 着的唿唿。然而她只敢瞧瞧，却没有勇气去摸。

水蜜桃 (搬着两只小板凳，一瞧见她，便立刻放下冲过去，抓 住她的手，一只手扳住她的肩膀，孩子似的，低声)翠 宝 !

**翠** **宝** …… (等着对方的下文。)

**水蜜桃** 你真的要走? 翠 宝 是的。

**水蜜桃** 就跟他?(指黄大少爷?)

**翠** **宝** (点头)嗯。

**水蜜桃** 以后还能看见你吗?

**翠** **宝** (眼圈红了，摇摇头)不知道。 **水蜜桃** 我们大家全想你呀。

**翠** **宝** ((仔细瞅瞅，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心头一酸，再也支持

不住)桃儿嫂子! …… (扑到她肩膀上。)

〔那边的三个人远远坐下，他们属于另外一组。

盖三省 你瞧新娘子，一听见走，就难割难舍的哭啦。(向黄 大少爷，假意殷勤)你们就不走不得了吗?何必定规 去上海呀?

**黄大少爷** 我本来他妈无所谓，这全是她(指翠宝)爸爸的主 意。

**马腾蛟** (生意经)您到了上海，劳驾替我打听打听，要是有机 会，咱们也想去露一露。

**黄大少爷** (吹牛)您别管啦，马主任。您真有意思跑上海，托 我算您托到家啦。

**盖三省** (顺水推舟)人家大少爷交际多广啊? ·

**黄大少爷** 您别瞧上海有外国人，在上海咱可不含糊。先不

说流氓，光我那个姨父，就包您风雨不漏。 **马腾蛟** 噢 ?

**黄大少爷** 上海又叫作十里洋场。可是我这个姨父，连我们 贵本家黄金老，都得卖他的账。

**马腾蛟** 您这位贵亲戚恁们有势力，一定做很大的官? **盖三省** (附和)那用问吗?至少也得是个师长军长呀!

**黄大少爷** (得意到极点)做包探头!您想在租界上做个包

探，就了不得啦，我日他妈，他硬做包探头!

**盖三省** (几乎笑出来)你瞧腾蛟，我本来就说至少是个师长 军长么! ……

**黄大少爷** ( 不等人家讲完)这还不算啦。他连外国人都打

过，你们想势力大不大罢。 **马腾蛟** 托福，托福!

**黄大少爷** 哪儿话!这点小事情! ……

**盖三省** (玩笑)只怕我们真来上海，您要不认识我这个媒人

啦?

**黄大少爷** 三爷，我不是吹牛：您到了上海，我不用汽车接您， 不是我爹的种做的!

〔惊心动魄的鼓声；激昂的喇叭声；马蹄鸾铃声；叫喊 唿哨声……比先更热烈。可以想见，马戏场整个在 那里发狂。

〔有人急急慌慌瘸进来，和回回穿同样的行头，同样

把脸涂的像个黑人。这当然是—- **达** **子** (气急败坏)主任!

〔屋子里被惊醒了。 **马腾蛟** 干什么?

**达** **子** 小铳，主任……您去瞧瞧去罢。 **马腾蛟** 小铳怎么啦?

**达** **子** 一个闹不好，就许给摔死啦。 **盖三省** (惊骇)给摔死啦?

**达** **子** 我怕他要给摔死。

〔翠宝，水蜜桃，盖三省全松口气。

**达** **子** (向马腾蛟)我瞧您还是教他下来好。

**马腾蛟** (满意的笑了)你真是乡下人，老达。(自负的)咱们

今个才算挣了面子，你倒又来发神经病，怕他摔死。 **达** **子** 您不知道，主任，他有点不对。

**马腾蛟** (骄傲的)他见天都稳稳当当，今个怎么不对? **盖三省** 既然他(指达子)那么讲，你就去教他下来。

**马腾蛟** (自信的)胡说八道!你们哪儿想得到：咱们今儿这 一天，名誉算打定啦。明天报纸就许给登出来。 一 登出来，你瞧瞧咱们以后有多少生意!(瞧见回回又 搬来大小好几条板凳)都准备齐了吗?

回 回 齐啦。(自去放板凳。)

**达** **子** (仍旧迟疑)可是，他今个……(瞧瞧翠宝。)

**马腾蛟** 得啦，别可是啦。你去帮着回回筛筛酒去，小铳你全 包给我。

**达** **子** 是。

**黄大少爷** 教你们化钱买麻烦，我可真那个。

**马腾蛟** 提起化钱就难堪啦。平常多亏您大少爷捧场，今个 算尽点小意思。

**盖三省** 再一层呀，实不瞒您：您作了新姑爷，也为的给您贺 喜。

**黄大少爷** (老腔老气)贺什么喜呀，(瞧瞧翠宝)反正还不是 那么回事么!

**盖三省** 凭我和翠姑娘那个好法，就是不贺喜，她做上了新娘 子，也得饯个行啊?

黄大少爷 我这是“却之不恭，受之……受之……"日他妈“受 之”什么的!咱们“开门见山，”马主任，不来斯文：您 赶快教他们把酒拿来。

**马腾蛟** 您先别急，大少爷，总得等锡老来了啊?

黄大少爷 您不用等他啦——他这个人! …… (站起来)您还 是赶快把酒拿来好。我们喝两杯，还得日他妈上酒 馆。

**盖三省** (欲逞其娇媚，先拿出豪爽)我再提醒您：喝两杯就 走，我可不答应。您就别打算溜!

**黄大少爷** (又是油头滑脑)您别溜呀溜的，三爷。只要马上 把酒拿来，我准喝醉!

**马腾蛟** (勉强敷衍)倒是您大少爷干脆。(伸出大拇指)咱们 佩服!

**盖三省** 人家大少爷多有见识呀!(向黄大少爷)瞧您讲话， 我就准知道。对不对呀?

黄大少爷 (给捧得晕头晕脑)您恁么想就弄错啦，这叫没见 识。可是您瞧，还有更干脆的呢。(转身就走——) 我可先坐起来啦!

**马腾蛟** (在后面着了急，向盖三省)可是锡老没来，这，这怎 么办?

**盖三省** 我想不要紧。他要来，总快了罢。

**马腾蛟** (没有主意的)不用等他? **盖三省** 他不是交代过?

**黄大少爷** (一下子坐在上首，像在自己家里似的，远远的向

|  |  |
| --- | --- |
|  | 团员甲、乙、丙)喂，去拿酒去! |
| **团员甲** | (仿佛什么旧戏上的三位武将，瞪瞪眼睛，硬绷绷的 |
| **团员乙** |  |
|  | 给他个不理。) |
| **团员丙** |  |
|  | 〔凑巧回回和达子，一个端来菜，一个提来酒。 |
| **马腾蛟** | (想起慕容天锡欠的钱，越想越瘟，楞楞的自言自语) ……他交代过! … … |
| **盖三省** | (全部主妇派头)大家请坐呀?坐下来吧。 |
| **马腾蛟** | (被惊醒，隐隐中仍露出不痛快)坐，坐。坐呀?别等 啦!(自己先向大桌子走去。)  〔团员甲、乙、丙斯斯然站起来，(小桌是为他们设 的，)虽然早已饿的肚子咕噜，在他们讨厌的黄大少 爷面前，入席时却又架子十足。原来这三个坏鬼，不 但觉得姓黄的讨厌，还早存了个看笑话的心思。假 使反把笑话给人家看，不丢脸吗? |
| **盖三省** | (忽然想起来)哎啃，我的新娘子!老半天我都把你 |

翠 宝

**盖三省**

**翠** **宝**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盖三省

**翠** **宝** **盖三省**

**水蜜桃** **翠** **宝** **盖三省**

**盖三省**

给忘啦你躲的远远的，难怪我找不到你。新娘子，现 在请吧?

(本来早就想走了——屋子里的空气压迫她，她受不 住，觉得捱一刻像三百年。可是一切坐房的新娘子， 大致都经过的感觉：她躲在那里，不敢轻叹一声。因 为怕人家的眼睛，终于糊糊涂涂呆下来。失措而又 焦灼的)我爸爸上哪儿去啦?怎么还不来呀?

他为你这个小新娘子快忙坏喽，咱们只该先吃起来 啦 。

那我坐在桃儿嫂子这边，三爷。

(故意起哄)对啦，翠姑娘，坐在我们这边!我们这 边热闹。大家热闹热闹。来，桃儿嫂子，坐在这里!

那怎么行啊?你作新娘子的坐那边，呆会人家新姑 爷埋怨我把你们小两口拆开，我吃罪不起，挨了板子 还受罚啦。

三爷，您开开恩，就教我坐在这边好啦。

你瞧。倒底作了少奶奶，架子大啦。你不肯过来，我 可要动手请啦?(说到就做。)

(眼巴巴的)去罢，翠宝。你就坐到那边去罢。 (为难的)三爷，这到底为着什么呀?

(不容分说，拉起就走)就为着巧，为着妙哇。为着你 们小两口有前世缘哪。

〔回回放下菜，顺便就坐在水蜜桃旁边。达子在上面 桌子每人面前倒上酒，又默然走进去。谁也想不到 他心头的重量。

(硬把翠宝按在黄大少爷身边)这么着你瞧好不好?

教你过这边来，怎么说你也不肯；现在你瞧，两位小 新人挨肩坐，真是天生的一对么。

黄大少爷 三爷，您可真有意思。要是教您去当喜娘，新女婿 新媳妇，准教您给弄的迷迷的。(本来要打发对方舒 服，不知怎的竞滑了嘴。)

盖三省 (颇觉扫兴，却仍旧——)我的大贵人!您还不知道， 等多昝我修的够侍候您和新少奶奶，给你们当个老 妈子，那才在行哪!

**黄大少爷** 您可别见怪，三爷——日他妈我这张嘴!(虚打一 个嘴巴。)

**马腾蛟** (老早已端起酒杯，至此总算得到机会)大少爷，翠姑 娘，请端起来。

**黄大少爷** (晕头晕脑)端，端。(和马腾蛟对饮一杯。)

**翠** **宝** (端着酒杯，惶惑不安)爸爸呢?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盖三省** 我可等着你啦，新娘子? **翠** **宝** 我不会喝，三爷。谢谢您。

**黄大少爷** (瞧的不耐烦；粗卑的)得啦。日他吗这一点酒，什

**盖三省** **翠** **宝** **马腾蛟**

**回** **回** **水蜜桃**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么会喝不会喝……别丢咱们的脸啦! (一饮而尽)你瞧?

( 怪可怜的只得沾沾嘴唇)谢谢您，三爷。

(给黄大少爷倒上酒，转过去对下面桌子)大家今个 尽量喝，别怕缺酒。

(这边当然不用谦让，早已大饮特饮，只听见干杯时 的唧唧声。于是大家齐站来，举着酒杯)谢谢主任! 主任，谢谢!咱们自己人，不会客气。(于是互相— 一)干，干!来，干!干!干起来!(先后归坐。)

**马腾蛟** (倒上自己的门杯，将酒壶递给盖三省)大少爷，这一 杯我敬您，请您以后多多帮我们的忙。

**黄大少爷** (毫不客气)那还用提?在我自己门口，我理应帮

忙；要不然，那些个吃码头饭的家伙，早给您砸啦!

**盖三省** 全亏您的大面子；没有您哪，我们可真应付不了。

**黄大少爷** (自负的)面子不面子，在这个码头上，日他妈提起

**马腾蛟**

**团** **员** **甲**

**团** **员** **丙** **团员乙** **水蜜桃**

回 回

翠 宝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翠 宝

咱，他总心里有数。

来，大少爷，咱们先干起来。 〔在那边 ——

哥俩好；满堂寿；独占鳌头 … … ( 两 个 人 画 拳 )

六，六；宝一对；五经魁首 ……

小鸡；关老爷。 (来所谓小鸡爬杠)

小鸡；杠子。

(端着酒打众人中站起来)翠姑娘，咱们同事多年，你 要走啦，我也来敬你一杯。

(正在那里盼慕容天锡，骤然不免吃惊)谁?你敬我?



(同时站起来)我也敬，翠姑娘……合敬，合敬， 大家合敬!我们合敬一杯，翠宝!

(站起来)合敬我不敢当。现在我喝起，就算敬大家 罢 。

|  |  |
| --- | --- |
| 回 回 |  |
| 团员甲 |  |
| 团员乙 团员丙 | 喝，喝!大家喝起!干!干了再来!干，干! |
| 水蜜桃 |  |
| 翠 宝 | (喝完)干啦。 |
| 回 回 团员甲 | 还有小铳。再替小铳干一杯! |
| 团员乙 | 替小铳干，替小铳干，来!翠宝。小铳今个真帅。 |
| 团员丙 水蜜桃 | 翠姑娘，替小铳干! |
| 翠 宝 | (酒提高了兴致，自己倒上酒)干，干! |
| 团员甲 | ((提起酒壶，轮流给众人行酒)小铳可真有他的!没 有本事，真是玩命。 |
| 回 回 |  |
| 团员乙 |  |
|  | 来，干!干!翠姑娘。干，干!翠宝，干! |
| 团员丙 |  |
| 水蜜桃 |  |
| 团员甲 | 干，干! |
| 翠 宝 | 干!……干啦。 〔团员甲行酒。 |
| 回 回 团员甲 | 主任，您今个请我们吃酒，再敬您一杯。 |
| 团员乙 |  |
|  | 大家敬主任一杯。请啊!主任，大家敬您一杯。 |
| 团员丙 |  |
| 水蜜桃 |  |
| 马腾蛟 | (端着酒站起来)咱们自己人。不用客气。大家平常 |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回 回

**盖三省**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回 回

肯卖力，我干一杯，谢谢大家。

干，干!(喝完后)谢谢主任!

〔团员甲再行酒。 三爷，也敬您一杯。

啃!(立刻跳起来)我哪儿配呀?你们敬呀敬的，要 短我的寿啦!

请罢，三爷。不管，不管!三爷，端起来罢!

〔达子筛热酒，提着送来：一壶放在下面桌子上，一壶 送给上面桌子。

〔团员甲行第三轮酒。 还 有——

**黄大少爷** (以为总算轮到自己，赶快站起来)算，算 … … (没 有“算”完。)

回 回 老达，今个教你一个人忙，我们大家得敬你一杯。

**黄大少爷** ( 给冷在那里半天，只得坐下去 — — )日他妈!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这声音立刻被压倒，谁也不去理他。)

(更吵闹热烈)老达!老达!来呀，老达!敬你一杯，

老达!这边有个现成的酒杯。老达!这边来，这边 来!

达 子 别吵，别吵，你们先喝起来罢，我(亮出调下来的空酒 壶)——你们瞧，还得去添酒呢。

**回** **回**

**团员甲** 不行，老达，你不喝，我们不放你走!喝，喝!

**团员乙** 非喝不可。别放他走!一杯， 一杯!先喝一杯 **团员丙** 再讲。(大家上前包围。)

**水蜜桃**

**达** **子** (没有办法)好!就喝，就喝。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高举酒杯)干!来，干起来!大家干! **团员丙**

**水蜜桃**

达 子 干，干! ……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再来，再来，老达!再来一杯，老达! **团员丙**

**水蜜桃**

达 子 (干过酒)谢谢，谢谢! ……你们先喝，(把酒杯随便 塞给一个人，从团员甲手里夺了空酒壶就走)我去添 酒 。

〔马戏场上是越来越兴奋，大鼓声，喇叭声，奔驰声， 鸾铃声，逐渐提高，直到分不出谁是谁的声音。可是 热闹到极点，奔驰和鸾铃声嘎然停止。接着而起的

仿佛河决了口似的，是几千人同时发出的笑声， 叫号声，喝彩声，唿哨声，马戏完了，看的人散了，大 鼓和喇叭也奏着满意媚人的调子送客。

**盖三省** 我还没敬您啦，新姑爷，这一杯我敬您。

黄大少爷 (受了那些卖艺的冷淡，犹不甘心)您别瞧你们这 个酒不容易吃，日他妈，我今儿还要当个事吃吃呢! 马主任，您也端起来吧?呆会咱们换大杯。

**马腾蛟** 换大杯。端，端。 **黄大少爷** 谢谢三爷。

**盖三省** (轮流行酒)新娘子，现在轮到你啦。请端起来罢。 **翠** **宝** (欠欠身子)三爷，我喝多啦。

**盖三省** (端起酒)请罢。今个是你的大喜，你理当多喝点呀。 **翠** **宝** 我实在喝不下，三爷。您就饶了我罢。

**盖三省** 我偏不饶哇?眼下坐着新姑爷，你的媒是我作的，亲 事是我一手给你成的。别的你不为，就为我这个媒 人，你也得喝起来呀。

〔正当翠宝为难之际，小铳打马戏场下来了。他头发 已被汗湿，成绺的挂在额上。走动却仍旧敏捷沉着， 绝无倦态。然而谁也想不到，他已经进入绝地。他 的神经是麻木的，心地上遮满了暗云，被某种热力督 促，觉得非向前去不可。那个前面是他不知道的，他 可又没有怀疑的能力。这种内心的狂躁正表现在他 的行动上。

〔同时在屋子里，他的出现恰好像一把利刃，无形中 将空气劈成两瓣：下面的桌子上，是出乎意料的狂 喜；上面的桌子相反，却是忐忑危惧。一瓣冷，一瓣 热 。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小** **铳**

小铳，小铳，来呀，吃酒来呀!小铳，吃酒哇?小铳， 到我们这边来呀!

谢谢!(向盖三省)哼!一门好亲事，这可得谢谢媒

人 。

**盖三省** 作媒人是人家特为请的!(一背身子。) **小** **铳** 你不用绷脸，我总不跟你喝酒。

**马腾蛟** (有点忌讳，拍桌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 **铳** 您别见怪，主任，是我放肆。(然后——)翠宝，(指着

黄大少爷，讥诮的)这就是你嫁的那个人吗? **黄大少爷** 我可不认识你是干什么的，讲话要客气点!

小铳(准备好的)哈!你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你。我就不 客气，你要怎么样?

**黄大少爷** (碰不过他，另外找人)马主任，我们今个是您请来 的——日他妈，他这是居心捣蛋不是?

**马腾蛟** (觉得有伤体面，站起来)小铳!你想吃酒，就去上那 边(指下面桌子)吃酒。咱们玩马戏的，也有个规矩。

小 铳 主任，您请放心，我决不给您丢脸。

翠 宝 (鼓着勇气，挺身而出。严正的)那你来干什么啦?

小 铳 (顽皮的)还用得着问么!今个是你的大喜，当然来

吃酒呵?

翠 宝 你既然知道，就不许胡来……你应该想想，我也有我 的苦哇!

小 铳 (悍然)诉苦干什么?你瞧，我才叫甜哪!我来给你 贺喜，能跟这个穷卖艺的喝一杯吗?

翠 宝 一杯。只一杯!(离开桌子走过去。)

**回** **回** **团员甲**

(早就等着喝彩)不行，不行!得喝三杯。用茶杯，

**团员乙**

用大杯!这边有茶杯!拿茶杯!

**团员丙** **水蜜桃**

**黄大少爷** (气的直嚷)日他妈不许去，一杯也不许——不许 喝!

**翠** **宝** (干干脆脆)你别管!

**盖三省** (惊慌的跑到马腾蛟身边，指着小铳，低声)教他走， 教他走。赶快教他走罢。

**马腾蛟** 小铳，你吃罢酒，到里头去歇着去。

小 铳 (怪模怪样)您不用撵，我去歇的时候长啦。 回 回 酒到。(端上两大茶杯。)

小 铳 哦 ……谢谢。 翠 宝 用茶杯?

回 回 茶杯才够劲哪。

小 铳 翠宝!你要走啦，你现在还记得吗? 翠 宝 记得什么?

小 铳 山?

翠 宝 (有点动摇)噢? 小 铳 小麦?

翠 宝 (如被打击)哦! 小 铳 桃花?云彩?

翠 宝 (咬咬牙)我全，全忘啦!

黄大少爷 (冲上去)日你那个亲妈，你他妈在这里捣什么鬼? 小 铳 (粗暴的)给我滚开!(一把将对方推个踉跄)我告诉

马腾蛟 翠 宝 小 铳

翠 宝 小 铳 翠 宝 小 铳 翠 宝 小 铳

翠 宝 小 铳 翠 宝 小 铳 翠 宝 小 铳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你：你别以为你有钱有势有力，能随便买人，随便欺

负人，这个卖艺的穷大爷，可不好惹的! 小铳，你疯啦!

你不许，小铳!……

(嘲笑)你别见怪，主任，这个世界，你不疯也得疯啊! (向翠宝)对不起。来干吧?

可是有一件。 你请罢?

你要答应我。

我答应，全答应。 你明天就走。

(只有朝肚子里流泪的，才叫凄苦)不用等到明天，其 实我早就该走啦。

永远离开这里。

比永远还久，一辈子不回来啦。 把以前全忘干净。

提忘干么?不忘也得忘啊! 好!(对饮。)

(苦涩的)也不枉咱们好了一场，翠宝，这就算咱们的 交杯酒罢。

(能不凑趣)你嚷!交杯酒。再来!小铳，小铳—— 翠宝!——再来!再来，交杯酒!

**黄大少爷** (哪里肯吃这个!正是火上加油，还不扑上去)放 你妈的个屁!今个日你妈，我要揍你!(抬手就打。)

小 铳 王八羔子，(顺手牵羊，朝屁股上一脚)你揍! 翠 宝 (跑上去摇着)小铳，小铳! ……

黄大少爷 (被跺个狗吃屏，翻起身子，对穷卖艺的)你们给我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揍他，给我揍他呀!?在那里呆什么?去揍哇!?去 揍他呀!?

(正中下怀，幸灾乐福)你去呀!你自己去呀! 自己去揍哇?干么不自己去呀?

黄大少爷 (既然得不到援助，爬起来另讨救兵)马主任，去给 我揍他去。去教他们(指穷卖艺的)揍他!你今个不 揍他，咱们就得日他妈见血!

小 铳 (忍不住冷笑)你想见血，我有现成家伙。给，拿去! (飕的把刀子扔过去)好杂种来，来鑲!(拍拍肚子!) 〔全嚇的目瞪口呆。马腾蛟和盖三省是朝后退。黄 大少爷的命更宝贵，直窜到他们背后。

翠 宝 (着急，更用力摇)小铳!小铳! ……

小 铳 (瞧瞧周围)慕容天锡没来!(向黄大少爷)他卖了他 闺女，你买了她。这把刀子本来该制到你们肚子里， 现在应该制我。你敢鑲不敢?你敢镶我服你有根! 〔翠宝没有办法，向马腾蛟跑去。而在那边——

**黄大少爷** 他可要杀人啦，马主任。您当真还管不管!?

翠 宝 (急的直流泪)主任!三爷! ……

**马腾蛟** (也着急，可是只敢远远的)小铳!你到底想怎么办? 这教人家瞧着，咱们算干什么的!?

小 铳 他要见血么!(对黄大少爷)哼!血在这里，你还是

不敢瞧哇?

**马腾蛟** 见什么血呀，你走你的结啦!

小 铳 (一脸的邪笑，声调凄然)您且别急，我总得走(双关 语)呀!(不免恋恋，向穷卖艺的)还有哪位跟我干一 杯吗?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干，干!跟你干!大家来干! **团员丙**

**水蜜桃**

回 回 (给小铳行酒，嘻皮笑脸)这一杯管教你一路平安! 小 铳 (干过酒)谢谢。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再来，小铳!再来，再来!再干一杯! **团员丙**

**水蜜桃**

**回** **回** (接着行酒)这一杯管教你百年富贵! 小 铳 … … 谢 谢 。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回 回 小 铳

再来一杯?再来，再来!小铳!凑个桃园三结义! 再来!

(再行酒)喝了这一杯，包你长生不老! (喝下半杯)我总忘不了大家 ……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别走，小铳!再来个四季发财!小铳!小铳! … … **团员丙**

**水蜜桃**

小 铳 ((擎着酒， 一面慢慢朝后退)对不起，财留着你们发

罢，我得走啦!(喝干酒，拿着杯子走进过道。) 〔那边的四个人瞧的发呆。

黄大少爷 (忽然有了勇气，恫嚇的)马主任，盖三爷，你们请 我吃酒，简直是日他妈开我的玩笑，居心给我窝囊气 受。你们着好啦，咱们不能算结!(翻身就朝外走。)

**盖三省** 大少爷，您干什么?(跑上去一把拉住)您老人家这 会上哪里去呀?

**马腾蛟** (打躬作揖)真对不起您，大少爷，您千万多包涵点。 我要是知道教您受这个肮脏，孙子王八蛋请您。

盖三省 您老人家看在我的份上，千万可别认真。您是个大 贵人，我们在这个码头上靠的谁呀?还不是您吗? 您一认真，我们玩艺还玩得成吗?

**黄大少爷** 看你的份上，我平白教他们打一顿，就算完哪? (有气无地方出，忽然瞧见翠宝)日他妈，全是你招来 的 !

翠 宝 (又怕又慌，急的哭出来)我，我……我爸爸呢?他怎 么还不来呀?

**黄大少爷** (恨的咬牙)你爸爸，你爸爸死啦?他会来呀!? 〔屋子里正恨天怨地，外面却起了争吵声。

**慕容天锡的声音** 我告诉你：慕容大爷(先进来一个屁股)今 个没有，明天短不了你一个销子。

一个无赖的声音 嚇!你也没问问我是卖什么的，就冲住我 耍含糊哇?你卖你闺女的钱，弄哪儿去啦?今个你 不摆出来，我算服你。

**慕容天锡** 他妈你别认错人，我姓慕容的不是教你骂的，你要 把嘴洗洗干净。

**无赖的声音** 我干净他妈的屁!你包我女人睡觉，把钱摆给 我，我才干净!

慕容天锡 (一横)好!你别瞧不起慕容大爷，在门口等着，大 爷马上摆给你!(只见他又恼又羞，神慌色张，直奔 黄大爷而来。)

**翠** **宝** (立刻迎上去，小鸟似的)爸爸!

慕容天锡 干么,干么?(推开她)哭的什么?(低声下气，勉 强做出媚笑)大少爷，街上的混混，来给您贺喜。(恰 好碰到碴子上。)

**黄大少爷** 还来贺喜，日他妈，我人都给人家打啦!

**盖三省** (埋怨)锡老，大家就候你一个人——你怎么到这会 才来呀?

**马腾蛟** (也围上来)我瞧你们还是走罢，别等小铳再来了啦! **慕容天锡** 谁?小铳?(瞧瞧人家不在场，勇气百倍)马腾蛟， 你这是作的什么主任?我来晚一会，你就闹出乱子。

**翠** **宝** (哀求)爸爸，咱们赶快走罢!

慕容天锡 (有人来劝，劲越发大)走哪儿去呀?小铳敢打咱 们姑爷，简直他妈反啦。我非找他不可!大少爷，您 把酒钱开销开销，我马上就去找他!

**黄大少爷** (愤然)得啦，您别找这个找那个了——日他妈光 酒钱，就别打算开销完啦!

**慕容天锡** 这又是一党子。

**黄大少爷** 他们共合有几党子?上午我就开销过，现在他们 又来要。

**慕容天锡** 这是老规矩，大少爷。跟混混们，您得马马虎虎。 **黄大少爷** 马马虎虎!给他们多少?(摸出钞票来点。)

**慕容天锡** 七十八十，您随意打发。

**黄大少爷** (点点数目不够)哼!……马主任，您拿管笔来。

**慕容天锡** (抢着)我这里有。(只怕被拆穿西洋镜，手急的发

抖，打怀里摸出自来水笔——居然自来水笔!—— 和一本记事簿)您瞧，还是现成的，根本不用砚台。 这里还有纸。(打记事簿上撕一页，向桌子跑过去) 您请到这边来写。(赶紧把桌子上的盘子杯子挪开， 殷勤的很!)

〔这一来屋子里静极了。

**黄大少爷** (写好付款条，和自来水笔一并交给慕容天锡)教 他上当铺去拿。

**慕容天锡** 嗯，嗯 …… (把笔塞进怀里， 一面匆匆看条子上的 措辞。)

〔那边早就等机会拆他的台，好像约定似的—— 回 回 喂，提督大人!你今个又撒谎啦?

**团员甲** 那个混混——喂!他到底是作什么的呀?

**团员丙** 喂，喂!提督，人家要的可不是酒钱，是花账啊? **团员乙** 喂，喂!你欠人家的是花账，可不是酒钱哪?

**水蜜桃** (听不懂，直急的慌)回回!回回!花账是什么呀?

回 回 慢走，提督大人。她不懂花账的意思，你来解解好

吧?

**慕容天锡** (老着面皮，只是不理，恨恨向回回瞪一眼，直朝门 口走去，于是把付款条朝外一塞——)给，拿去!

**无赖的声音** 这是什么?

**慕容天锡** 钱!钱!上当铺去取! **无赖的声音** 谢谢，谢谢!

**慕容天锡** 他妈，(朝外一脚)去谢你小娘去罢!(匆匆回来， 居然大大方方，毫不脸红，向马腾蛟和盖三省，解嘲)

有这么些个麻烦，走动一趟，可真不容易。 翠 宝 (眼巴巴的)爸爸，咱们走罢。

**慕容天锡** (抚慰)一会，一会，孩子。别急! 〔翠宝给安置下去。

**慕容天锡** (登台发表演说的要人似的，先清嗓子 — -)咳， 咳 !

〔屋子里静如止水。

**慕容天锡** (整整衣襟，肃然)诸位!今天有劳大家久等，因为 我来晚啦! … …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诚心起哄，拍手外加喝彩)好!好，好!好!

**团员丙** **水蜜桃**

慕容天锡 (作手势教安静)因为我来晚啦，很觉得对大家不 起。我今天特别赶来，实在是有一点极重要的意见， 要对诸位发表发表。(下面又拍手叫好)就是今天夜 里，我们爷俩和我们姑爷要走啦。好几年间，我们蒙 马主任和盖三爷的厚意，我在这里谢谢。好几年间，

我们和诸位相处的很好，我也在这里谢谢—— 〔演说突然给打断。

**黄家听差** (惊慌失措跑进来)大少爷，您快去罢，要打进来

啦!

**黄大少爷** (丈二金刚)谁打进来啦? 听 差 老太太和少奶奶。

**老太太的声音** 我要瞧瞧是个什么老王八羔子，拿个狐狸迷 惑我孩子，骗我们的钱，还想把孩子给我拐走。

**少奶奶的声音** 不要脸的婊子滚出来罢!教我们瞧瞧，是个 什么妖精，恁么会迷惑男人哪!狐狸精滚出来，教我 们瞧哇?

〔黄大少爷拔起脚就朝外走，听差跟着他，在门口碰 见一个巡官带两个警察。巡官偏身子放他们过去。 〔正欢天喜地吃喜酒，警察闯进来，才叫倒胃口。屋 子里不用说早就楞了。知道要出事，回回，水蜜桃， 团员甲、乙、丙，一个一个站起来，悄悄向旁边溜。

巡 官 (命令的)全不许动，谁动我逮谁!(接着)谁是慕容 天锡，就是你吗?

**慕容天锡** 我?(混身发毛)呃，呃……请坐。请坐，老乡。 (练来的神通。)

**警察一** 别请坐啦，朋友。人家报告你啦。 **慕容天锡** (先装蒜)报告我?谁的原告?

**警察二** 黄家老太太和少奶奶。 **慕容天锡** 请问我犯什么罪?

巡 官 你串通你闺女欺诈黄大少爷，自己会不知道啊!(瞧 见翠宝，轻狂之态可掬)她就是你闺女?嗯!小妞儿 恁么漂亮，难怪黄大少爷都给迷上啦。

**翠** **宝** 我，我……(越想越冤屈的慌，一捂脸——)爸爸，全 是你，全是……

**慕容天锡** (声色俱厉)翠宝，你哭的什么!?(老狐狸露了牙，

向巡官)老乡，您别弄错：我的姑娘嫁给黄大少爷，可 是正大光明，两家情愿，有现成的媒人。(眼睛瞅着 盖三省和马腾蛟 两个人正预备溜。)

**盖三省** (只怕洗不干净)锡老，你自己作事，要敢作敢当；可 不许攀赖别人哪!

**慕容天锡** 三爷，咱们事有事在，我慕容天锡不含糊，您——

**巡** **官** (冷笑一声，打断他)你也打算蒙我们哪，老油子?你 装佯装的够瞧的啦。不管你有没有媒人，我们今个 都得把你带局子。

〔达子来上酒，看见情形不对，把马腾蛟和盖三省挤 到背后，放他们进去。

**慕容天锡** 我是个上等人，他们报告我欺诈，破坏我的名誉， 我非跟他们公堂上见不可。

巡 官 噢?依你说，你还告人家欺诈你啦?(瞧见小铳先前 扔在地上的刀子，过去拾起来)这是谁的刀子?也是 你的吗?你是不是想谋害黄大少爷?

**慕容天锡** (气起来)您是吃国家饭的人，应该知道法律。

巡 官 (瞧，)你倒是知道法律!(向警察 一 、二)来，把他和 这个小妞儿带走!

〔警察一、二跑上去抓住他。 **慕容天锡** 你们讲理不讲?

**巡** **官** 讲理，(一巴掌过去，歪打正着)这就是理! **慕容天锡** 青天白日，你可打人哪?

**巡** **官** 光打你啦?我还把你带进局子，关起来呐! **慕容天锡·** 你，你，你……

**巡** **官** 你再嚷嚷?(预备再打。向警察一、二)带他们走!

**翠** **宝** (想起不用嫁给姓黄的，心里反而安静下来，于是擦

一

干眼泪)爸爸，走罢。

**慕容天锡** (还想赖下去)我，我，我…… **警察一**

走!(拽起他就外拉)到局子里“我”去。

**警察二**

**慕容天锡** (惊慌恐惧到极点)大少爷! **警察一** 你的大少爷回家去喽!

**慕容天锡** (向穷卖艺的求援)喂，喂!喂! … …

**翠** 巡 达 巡 达 巡 达 巡

**宝** (烦的慌)别喂啦，爸爸! ……

〔穷卖艺的望着警察和慕容天锡拉拉扯扯走了。他 们固然讨厌慕容天锡，可是瞧着他的可怜情形，并未 幸灾乐祸，因为更厌恶黄大少爷。也说不出对谁，他 们心里觉得痛苦，愤懑，憎恶。 一种无形的团结心， 他们自然而然集中起来，靠墙站在一块。谁也没有 留心屋子里几时慢慢暗下来的。那暗淡的最后的红 光，透过上马战场去的门，就照在他们脸上。

官 (威武的)你们谁是这里的老板?(只见那边相顾失 色。)

子 (挺身而出)先生，我就是。

官 你是老板?(仔细一打量，笑了)哈!就你这个神，当 老板吗!?(假仁假义)我们今个本来要把你带走，为 你是个残废人，我才饶你。

子 我忘不了您的大恩。

官 这一回我饶了你，以后你们这里再出乱子，我一定把 你逮起来!

子 您放心，先生，我们全是规矩人。

官 (有他说的，没有人家辩的)规矩人!你们玩马戏的 就没一个好东西，不是骗人家，就是抢人家，再不然

达 子 巡 官

回 回

**团员甲** **团员乙** **团员丙** **水蜜桃**

**马腾蛟**

就是拐人家的女人!你们哪来的钱，(指着桌子)在 这里吃酒?

这是黄大少爷，今个在这里请客。

(朝上面一瞧)哦，这里还有灯笼，(又笑了)倒可以拿 几个，回家给小孩玩玩。(说着就搬椅子爬上去，摘 下几只，大摇大摆去了。)

(气青了脸)我们玩马戏的没有好东西，他妈你是好 东西，拿了人家的灯笼滚蛋啦!

我们多咎骗过人家?多咎拐过人家?多咎抢过人 ·

家?玩马戏哪点贱?吃酒犯着你什么法啦?臊他 妈?(戴帽子的摔帽子，没戴的脱衣裳)明天收家伙 不干啦!

(神色仓慌，打里头出来，探头向屋子里瞧瞧)走了 吗?(于是现出全个身子)小铳服毒啦!

〔谁也没想到这意外的灾祸。达子腿一软，坐在地 上。接着整个屋子落在漆黑中。

〔然而时间仍旧在这黑暗中过去，随便你去苦恼，去 气愤，去死，去悲恸，它毫不停留。人也正如往常，各 自回家。剩下马戏班，好比一条小船，它纷忙痛苦， 可是还是向前挣扎。

〔三四个钟头后，灯光又远远的照进这间屋子。灯光 闪闪不定，打里头院子里出来，越来越近。可以看见 回回正坐在箱包上吃羌饼；再往里去，是打马戏场搬 回来的两张方桌。桌子拼拢摆，上面铺了被窝，达子

在被窝里坐着。(这就是他平常睡的床。)

〔远远的有打更的梆子和铜锣声，衬得屋子里越发凄 凉 。

水蜜桃(在过道里)回回，赶快来接住。(只见她一只手端着 火油灯，另一只手拿着盘子、筷子、酒杯，指头上挂着 酒壶。)

**回** **回** 嚷，嗯。(尽量咬一 口、把羌饼扔在小桌上)你拿恁么 多干什么?

**水蜜桃** 给你吃呀。(把灯和盘子交给他)你小心点，还有酒 哪 。

回 回 怎么你又打酒?

**水蜜桃** 这是后半天吃剩下的。还有两三斤呢，呆会你吃完， 我再给你添去。

回 回 (把灯，盘子等东西放在桌子上)说老实话，我一直跑 到现在，肚子里可真饿的慌。

水蜜桃 (拿起杯子倒酒)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干么不在外面 吃点呀?

回 回 (咬 一 口羌饼，拿筷子预备夹菜)你想哪有工夫?又

是买棺材，又是买衣裳。 达 子 都办齐了吗?

回 回 全齐啦。这总算对得起他， 一 样都不少。(呷 一 口

酒，去夹菜。)

水蜜桃 (把酒杯添满)小铳这人也太那个，怎么想着去死! 达 子 ( 深 深叹口气)咳!现在什么时候啦?

〔外面打更的渐来渐近。 水蜜桃 (听听)快打三更啦。

达 子 他们在里头干什么?

水蜜桃 给小铳穿衣裳呢。 达 子 三爷呢?还闹吗? 水蜜桃 这会安静啦。

达 子 这么一来，连主任也知道啦?

水蜜桃 不止知道，主任还赌咒，要杀她呐!

回 回 哼!三爷这也木匠带枷，活该自作自受! 达 子 主任讲的也是一时的气话，不会当真。

水蜜桃 (一片慈心，天真活现)不会当真顶好!万一真杀起 来，那才吓人啦!(瞧着对方不接碴)我倒是忘啦，老 达，你现在觉得好点吗?

达 子 这会好啦，好多啦。

水蜜桃 你饿吗?先吃点羌饼行吗?

达 子 我吃不下，桃儿嫂子。人上了年纪，心里头一难受， 只觉得身上发冷，就什么不想吃喽。

回 回 我瞧你还是吃点酒罢。

**水蜜桃** 对啦。喝点酒提提神，暖暖身子。 达 子 好，好。先给我一杯尝尝。

〔水蜜桃慌的什么似的，忙去倒酒。

〔打更的慢慢又走远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随着轻风

送来唿唿声。在深夜里，睹物思人，听去加倍凄切。 达 子 (凝神听听，抬头只见小铳的唿唿还挂在那边墙上)

回回，你去把唿唿放在棺材里，教小铳带走罢。 回 回 嗯，好罢。(拿着羌饼，一面吃，一面去取唿唿。)

达 子 (瞧着一对夫妇，忽然另有感触，接住酒喝了半杯)桃 儿嫂子，我有句话，你可听着。

**水蜜桃** (依到椅子上，乖乖的)我听着呢，你讲罢。 达 子 回回是个好人。

**水蜜桃** 嗯，好人。

**达** **子** 你们以后要好好过。

**水蜜桃** (笑)难道我们现在不好好过吗? **达** **子** 你们以后别吵架啦。

**水蜜桃** 我们哪——(忽然烧起盘来，头一低)你不知道! **达** **子** 我不知道。可是也不用害臊哇?

**水蜜桃** (孩子似的)嗯!我跟回回是天生的 …… **达** **子** 天生的，怎么样?

**水蜜桃** (终于弩出来)天生的一对冤家!

**达** **子** 嗯，嗯!我明白。(把剩下的酒一杯喝干。) **水蜜桃** 可是我真想不到，老达，三爷会跟小铳?

**达** **子**你还是想不到好。这个班子反正就快完啦! **水蜜桃** 咱们各奔前程，你东我西。

**水蜜桃** 你呢?你怎么办哪?

**达** **子** (笑着——仿佛在笑话自己)我?我去要饭，当化子! **水蜜桃** …… (想哭)

**达** **子** 桃儿嫂子，再给我来一杯。 **水蜜桃** 好 。

〔回回嚼着羌饼回来。

〔只听见里头沉重的，仿佛敲在人心上似的，訇訇，连 响几声。

达 子 (向回回)里头干什么啦? 回 回 封棺材。

〔又是更沉重的雨声。

**幕** **下**

**夜** **店"** **(四幕剧)**

朱 梵 师 陀



人 物

闻太师——一家小客店的店主，约五十岁。 赛观音——店主妇，三十左右。

石小妹——主妇之妹，十八岁。

石敢当——主妇的叔父，一个巡警，四十五六。 杨七郎——小偷，二十四五。

全老头——走方卖药的，行将七十。 金不换——败家子，三十五岁。

林黛玉——金妾，跑栈房的妓女，年约三十岁。 馒头张——卖馒头的寡妇，约四十岁。

戏 子——落魄的昆曲戏子，四十出头。 赖皮匠——鞋匠，四十五六。

阿 满——鞋匠妻，三十不到。

牛三——报贩，三十六岁。

四喜子——清道夫，年二十七八。 小斗子——小瘪三，十二三岁。



① 此剧据俄国作家A.M.ropakHH(高尔基)的“Ha Ahe”(《底层》)改编。

**第** **一** **幕**

这里所写的是人间地狱的一角，和这里面的一 群人物的故事。 ——叫做故事也许有点夸张的嫌 疑，那么不如说是这些人物的生活的剪影吧。

这是一家最最低等的，专供下层阶级寄寓和住 宿的小客店。这里汇聚着的大都是人类的渣滓：失 业者，流浪人，苦力，卖淫妇，落魄的英雄，失意的贵 胄，以及鸡鸣狗盗，引车卖浆者之流……形形色色， 蔚为大观。

屋子是潮湿而阴暗的，墙上爬满水渍和青苔，近 床铺的地方则尽是教科书上所画彗星一样的臭虫 血，远看俨然成为斑驳离奇的图案。有两道门，左边 是通外面的“正门”,那外面有梯子通到楼上，是店主 闻太师一家的住宅；右门邻接着另一间“客房”兼带 厨房，金不换，林黛玉，馒头张就都住在那间房里。 正面偏左开着两扇木板窗，地位相当的大，窗外是废 墟一样的院落，满目荒凉中，仅有一棵不知名的嶙峋 老树远远站着。时当春初，春寒犹厉，树枝上还只有 星星一样的嫩芽。

屋子靠右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地位占全室的小 半，一根支着阁楼的木柱，从屋顶直通到地。阁楼上

不开门，只用旧木条歪歪斜斜地钉着一道极矮的栏 杆。右边架一条活动的轻便小吊梯，以便住客上下。 阁楼上只有一张小几，就地打铺，墙上挂着衣服及其 他用具。这阁楼在全店地位的优越一望而知，现在 是由杨七郎寄寓着。

阁楼底下住着赖皮匠夫妇，正中一张破木板床， 还挂着一顶千疮百孔的蓝花夏布蚊帐，但从第二幕 赖皮匠死了妻子以后，这帐子就除去了。靠近右墙 放着一副皮匠担，一张方凳和破竹椅：这些都是赖皮 匠夫妇俩的家私。左墙装着重叠起来的三张吊铺， 最上层住着戏子，中层是牛三，下层是四喜子的铺 位。室中放着一张矮脚的素木小方桌，和几张断腰 折腿的板凳，人们常常围在这张桌子上斗牌和酗酒。 现在桌边却摆着一副卖馒头的小摊子，应用杂物，零 乱地散开着。

开幕的时候是在清晨，舞台后远远传来一片嘈 杂的音波：工厂的汽笛声——火车的开行声——倒 便桶的石破天惊的吆喝声——粪车的鳞鳞声——鸡 鸣声——附近铁店的叮当的打铁声——砸地基的打 夯声……有的纡徐，有的急促，有的清脆，有的钝重， 有的洪亮，有的绵延不断，有的间歇如按节拍，它们 合在一起，洪大而浩瀚，杂乱中显出节奏，构成一章 动人的都市清晨交响乐。

幕起时音波逐渐远去，渐远渐无，而舞台的光线 则由黑暗而慢慢转明，一直等到声音完全静寂，我们 这才有机会看到台上的情形。

因为时间还早，除了牛三和四喜子得赶早出门， ·137·



铺位上业已空着，戏子还在他最高一层的吊铺上酣 睡；杨七郎睡在阁楼的地铺上，毫无声息；阿满也还 睡着，蓝花夏布帐子垂得严严的；赖皮匠已经起来， 虽还没有出去，却已经开始工作：拿一把小锤，正在 铁砧上铮铮的打着鞋钉。

少时，从右门出现了金不换。他穿着一身丝质 的夹袍，质地显然是高贵的，式样做工也异常讲究， 可是业已旧得不成样子，满身油光，袖子底下都巳磨 破。头上歪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神情虽异常落拓，居 然还有点潇洒的余风。不用多早只要在十年以前， 我们还可以看见他挥金如土，顾盼自豪的气概，现在 大少爷落了魄，连肚子也常常不饱，只好靠着他当年 从书寓中娶来的姨太太叫做林黛玉的卖身子来养活 他了。人们只晓得他姓金，从前是一位豪富的公子， 而俗语有一句“败子回头金不换”,现在他早已无家 可败，人们却揶揄似地送了他一个“金不换”的雅号。 败家子落魄时的特色是自私与无耻，有时候还要忘 其所以地搭架子。金不换自然也不能例外。他是瘦 削的，满面烟容，但眉目却还算清秀-

**金不换** (以下简称金)(在门边站定，张开鳄鱼般的大口，长 长地打了个呵欠，同时双手举得高高的伸着懒腰)啊



〔他的懒腰还没有伸完，馒头张从他的背后上场。这 是一个胖女人，全身臃肿，大手大脚。曾经嫁过三回 人，却做了三回寡妇，而且嫁人的滋味已经使她败 胃，所以宣言从此不要男人了。她心地厚道，脾气爽

快，靠摆馒头摊养活自己。破蓝衫上系着一条成了 灰色的白围巾，俨然有厨房里大司务模样。她双手 掇着一蒸笼热气氤氲的馒头，因为被金不换挡着路， 在门口站了一站，立即拿蒸笼对前面的人拦腰一撞

馒头张 (以下简称张)(粗声粗气地)滚开!

金 (骇了一跳，蓦地闪在旁边)干吗?你骇我一跳!

张 (把蒸笼在桌子上重重一放)“干吗!”好狗不挡路，大 清早的当门堵着，算什么样子!

金 (没有办法，只好——)好凶啊，你!

〔张不理他，顾自己收拾她的馒头担子。

金 (搭讪着慢慢走近她)你真早哇， 一笼馒头都蒸熟啦。 (双手往袖子里一笼)熬的夜，起的早，我看你怪辛苦

张(讥朝地)谁有你福气，我的金大少爷!见天张着嘴

嚼咀，睁着眼等吃，回头吃饱了放平身子又挺尸!

金 (天生的爱跟女人闹，所以也不在乎她的侮辱，他幽



默地叹一口气)嗳，这也叫做没法子。我说，馒头张，

你~~——~~你为什么不嫁人哪? 张 (头一横)我为什么要嫁人?

金 嫁了男人，就用不着天天上大街，(摹仿着叫卖的调 子)“要吃火热的——大馒头来——”一天到晚，喊得 喉干舌燥，还不定填不填得饱肚子。(不三不四故意 打趣)再说，你这么“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娘们，也 别教耽误了青春——

张 (摇手不迭)够了够了!男人的滋味，我早尝够了! 金 (故作惊讶)你嫁过人?

张 (心直口快，手一比)告诉你吧，我嫁过三回了。 金 (油嘴滑舌)我看你简直还是个黄花闺女嘿!

张 你不用损我!我看透了你们，男人全是一路的货。 去你的金不换吧，你号充大少爷，还靠林黛玉卖身子 贴你!(指满的床铺)再瞧瞧赖嫂子病得都剩一把骨 头了，一天不还挨赖皮匠几顿好揍!我这么天不管 地不收，自由自在的，还找个男人来压在自己身上 啊?

〔敲着鞋钉的赖皮匠忽然停止工作，狠狠地盯了她一 眼。这人生得矮矮的，头上长着癞疮，不时拿缝鞋的 锥子在头上擦着。境遇不好，心情变得很坏。自以 为是正当的手艺人，夹在这一群牛鬼蛇神当中，十分 骄傲，同时十分委屈，不免有些牢愁郁塞，怨气冲天 的样子。

**赖皮匠** (以下简称赖)(冷冷地)别吹牛了吧! **张** 你说什么?

赖 你吹的什么牛!谁不知道你跟石敢当 — 张 (紧接着)什么石敢当!

赖 嗯，石敢当，警察局的老总，这儿老板娘的叔叔，怎么

.?---—他要闻一闻你.屁股，.. 你不夹着尾巴跟他跑

才怪呢!

(轻蔑)喽，一个巡警兵，什么大不了!他当了大总 统，拿洋鼓洋号“大大帝——大大帝”娶我，我还不嫁

金 他要是用官嫉彩女，龙风花灯，全副塞驾接你呢?

赖 说得好听!你是在三十三天上头给玉皇大帝盖瓦 的，人家高攀不上!

〔蓝花帐子撩开了，坐起来一个蓬头散发，面如黄蜡 的女人，她是阿满，赖皮匠的妻子。从小无父无母， 卖给人家做丫头，人长得难看，主人更不喜欢，打骂 是常事。过分的折磨养成她严重的肺病，二十几岁 头上被主人打发出门，嫁了赖皮匠。生活困难，她成 了丈夫的出气筒，病也更重了。这是一种心志俱灰 的人，生存对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阿 满 (以下简称满)(咳嗽，喘急半晌)又吵什么了?大清 早的，别闹了吧。

赖 (怫然而起)你瞧你!一 睁眼就这么愁眉苦脸冲着 我，瞧你这神气，我就知道我这一天准倒霉!

满 少说一句吧，我活不久的了。天保佑，让我太太平平 的去了吧。

赖 你去你的，谁拦着你!一看见你我就有气，就知道我 这一辈子再没有出头日子!

张 (跑过去)混蛋!有你这么对自己家小说话的，她都

*JK* 病成这个样子了。(对满)别理他，赖嫂子!今儿好

满 总是这样。(有气无力地)我是不会好的了。

金 (搭讪)还是我们胖姐好良心!(对张)时候差不多 了，咱们该上市了吧?

张 我知道!(从蒸笼里拿两个馒头搁在桌子上)吃两个 馒头吧。我搁在这儿。

满 (惊喜)怎么能吃你的，张奶奶。

张 生病的人，别老是折磨自己，看开点儿，慢慢养养，就 好了。

满 (一心只在馒头上)馒头你留着卖钱吧，我也吃不下。 ·1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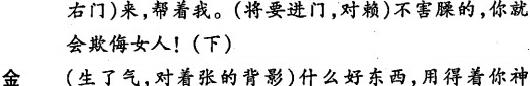


张 别假客气了!热腾腾的吃点儿，人生来就为这张嘴， 不吃点儿怎么成!

金 (不觉咽着口水)是啊，热腾腾的吃点儿。(笑向张)

我——我也来一个好吗?不要多，只要一个!

张 馋痨鬼，就你要紧!先把摊子弄出去了再说!(走向



气!你去打听打听，你金大少爷先前是干吗的?什 么名件没上过嘴?早五年你下帖子请我整桌的鱼翅 席，看我睃你一眼不睃?我稀罕你这个不干不净的 馒头!你眼睛长到脚底下去了，多咱摔了跤才认识 人!你也不看看我是老几，你是老几?(说得得意， 仿佛又回到他肥马轻裘颐指气使的当年；可是回头 一看，阿满只是病恹恹的呆着，赖皮匠又坐下做活去 了，对他的夸耀没一个人有兴味，他又不幸地堕落在 现实的泥淖里。)老天爷没公道，谁知道我一个百万 家财的大少爷，也有一天虎落平阳，掉到这个倒霉地 方来!(他禁不住下意识地看看那两个馒头，摇摇 头，轻轻叹了口气。)

满 (怯怯地)老赖!

赖 (余怒未熄，并不抬头)嗯?

满 是我不好，别跟我生气!——那两个馒头你吃了吧。 赖 (停了活)你不想吃?

满 (点点头)嗯，我什么都不想吃。

赖 (心有点软了)怎么了?(跑近她)你神色不大对。

满 (眼泪簌簌地流下双颊)我心里难受——我想——我

怕这早晚就要(哽塞……) 赖 瞎想什么,慢慢会好起来的。

满 会吗?——(呜咽地)我真对不起你，累了你半辈子。 赖 别噜苏了。饅头趁热吃了吧。

满 不，你吃，你要做活，吃东西才会长力气。 赖 我不要紧，你吃吧。

金 (忍不住咽唾沫)吃吧，天气冷，一忽儿就凉了。 〔阿满捧着胸脯咳嗽起来。

金 (涎着脸)你们真不吃呀?(被吸引似的跑近去)那 ——那就请了我吧!

他他拿余起起 个个馒馒头斗，张 张又又摇掇一个燕龙上，顺于手，大

手把馒头打落在桌子上。

张 你干么?

金 (一愣)我干么? 张 你要脸不要?

金 什么要脸不要，我——(忽然想出一个理由)我看看 还不行吗?

张 上头描着花，你看个屁!(拿起馒头，往阿满怀里一 塞)快吃!(接着向右门走，向金不换)叫你来帮着， 听见了没有?(下)

金 (大为恼恨)这个胖女人，简直不讲理嘿!你这么对 大爷，大爷还帮你上街做买卖，凭么!就为你布施我 这点儿吃的?凭我金大少爷这身份，就算穷还不到 这个地步呢!

〔林黛玉自左门蹒跚地跑进来。这女人瓜子脸，大大 的眼睛，生成楚楚可怜的样子，可是叫那一脸浓厚的 脂粉给弄丑了。现在满脸油光，脂残粉褪，样子更难

看，满眼疲怠的神气，一看就知道是个专度夜生活的 “夜猫子”。她本性善良，多愁善感，且富于幻想，如 果境遇好，很可以叫有“才子气”的男人着迷，不幸她 却只是个书寓里的姑娘。十年前金大少爷替她赎了 身，满想从此跳出火坑，可以超生了，没想到结果还 是重堕风尘，而且做的是跑栈房的下等妓女。这是 孽债，她心里想，她现在必须为金大少爷还债了。她 穿一身半新不旧，颜色刺眼的花绸旗袍，胁下挟一只 皮箧， 一手正贪婪地抽着半截香烟。

金 (一看见她，有了发牢骚的对象)黛玉，你回来了! (没头没脑地滔滔)我告诉你，一个人千万别穷。全 世界的人都是他妈的势利鬼，你阔的时候，人家哄着 你，捧着你，你放个屁都是香的。有一天你穷了，人 家就远着你，躲着你；在街上撞见了，拿眼睛望着天， 脊梁对着你。连他妈卖馒头的混账女人都来欺侮 你!

**林黛玉** (以下简称林)你又唠叨什么?

**金** 你不明白?我说的是钱，钱，钱，有钱使得鬼推磨，人 就是钱做的，懂不懂?(紧接着一伸手)好了，给我点 儿!

林 (莫名其妙)给你什么? 金 钱哪，我的大奶奶!

林 我哪来的钱?

金 你出去一整夜，这时候回来，还能没有钱?你别骗 我 ?

林 谁骗了你了!

金 我看看。(一手抢过她的皮箧，翻了半天)怎么,真没

有。(疑惑地把皮箧交还她)别在什么秘密机关里藏 起来了?

林 什么秘密机关了!又不成我吞了，藏肚子里去了! 金 老地方——袜统子里有没有?(说着就要搜)

林 怎么了?(把烟尾丢在地下，一手推开他，怨愤地)天 下也有你这种男人!你就甘心戴绿帽子。叫女人出 去卖身，也得有主客才成。人家东游西荡地挨了一 夜回来，也没听你一句好话，就知道跟我要钱，我是 你的摇钱树啊?

金 (贫嘴)摇钱树倒好了，我就怕你是个扫帚星!

**林** (气得发抖)你说什么,你?你的良心叫狗吃了!我 享了你多少福，今天跟你受这个罪?先前你那些得 宠的，一个个远走高飞了，你怎么不拉着她们?我是 走千家败万户的扫帚星，你怎么又咬住我不放?(泫 然欲涕)

金 你瞧你，说说笑话你又当真!

林 俗语说，“恶语伤人六月寒”,你说笑话，也不怕舌头 压死人!(禁不住抽抽咽咽哭起来)我哪辈子作的 孽，偏偏遇见了你!早晚我这把骨头叫你啃光了，还 让善堂来替我收尸!

满 (吃着馒头，自言自语地)唉，也是作孽! 金 别哭，别哭，算我不好。你一哭我就心烦。

〔馒头张拿一根扁担重上。

张 (气愤愤的对金不换)你有耳朵没有?一喊你作事就 偷懒，尽知道逼女人。

金 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你少管闲事! 张 你今儿个到底上街不上街?

金 (傲然)没工夫。

张 (把扁担穿在担子里)你真不去了?

金 (动摇，嘴却还是硬)等一等!(讪讪的向林)有烟卷 没有?

林 (气鼓鼓的)没有。

金 你刚才抽剩的那个烟蒂呢? 林 扔了。

金 (从地上找着了，叹息似的)女人真没法子，不知道这

世道的艰难!(用力吸起来。) 张 你知道!(弄好了担子)走!

金 (机械地)走!(走到担子边)唉， 一个大少爷。谁知 道竟落到给卖馒头的挑担子!

〔他挑起担子，张满抱着应用东西，向左门走。刚到 门，金不期然地喊起“要吃火热的——大馒头来

9

林 (半天，沉重地透过一口气来)唉!(颓然坐下)我们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满 看开点儿吧，林姑娘。嘻嘻哈哈活的命，忧忧愁愁得 个病，无病无灾就是福气。像我这么不死不活的，才

叫受罪哪。(挣扎着下了床。) 赖 (站起来要扶她)你要什么?

满 (用手按一按，意思是你顾自己做活)我起来坐坐，骨 头都躺酸了。(她颤颤抖抖的摸索到桌边坐下，赖又 坐下做活，她向林)你还没睡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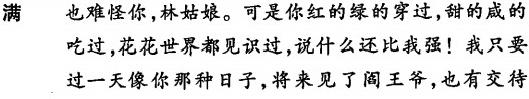
林 (像没听见)穷要穷得干净，苦也要苦得太平啊。见 天尽是吵嘴，生气，脸一个个的鼓得像十殿阎罗。回 头又是老板那一对，什么闻太师了，赛观音了，不是

逼债，就是骂人!“家鸡闹得团团转，野鸡闹得满天 飞”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吊铺顶上坐起来一个人，打着呵欠，推开破棉絮，默 默坐着，像还在做梦。大家不知道他名姓，因为他唱 过戏，所以管他叫“戏子”。绚烂过去了，希望灭绝 了，自暴自弃地活着，有时自己连是死是活都不知 道。日子是艰难的，拖拖拉拉，有时借，有时讨，就这 样的苟延着残喘。弄到钱，又拿去喝酒，终日迷迷糊 糊，不知所云。

满 (接着林的话)活着总是苦，口眼 一 闭，就什么都完 了。唉。

林 (幽怨无穷)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啊。没来由落到了 火坑里，强打笑容伺候人，也还罢了，偏偏又遇见了 那个冤家，我当是天老爷开恩，总算把我超度了，谁 知道跳出了火坑，临了还给你打下十八层地狱!



了 。

戏 子 (以下简称戏)(懒洋洋地)你要见阎王去，几时动身 呀?

满 (白他一眼，像是自语)谁有力气跟你闹笑。(提起心 事，四面看看，烦躁地)这个地方好脏啊。乱七八糟， 烦死人了。

-

戏 脏就脏吧，左右是个小客店，跟文明卫生凑不到一 块 。

赖 (站起来)爬下来扫地吧，戏子。别搭你的大爷架子

了!

戏 (像受了侮辱)你怎么老叫我扫地?

赖 不叫你叫谁?这屋子还不是你们几个混蛋小子糟蹋 的!算我祖宗没积德，会跟你们住到一起，见天不做 事，还整夜的斗牌，喝酒，胡搅一气。……

戏 你管得着吗?

赖 好，我不管!——回头赛观音来了，你有本事也叫她 别管。(自右门下)

戏 (懒懒地从吊铺上爬下来)赛观音又怎么样?红眼绿

眉毛的我都见过，我怕她一个开小客店的臭娘们! 满 你就收拾吧。你不要紧，回头又该小妹倒霉。

林 赛观音怎么这阵子尽打小妹? 满 (指指阁楼)还不是为的他。

林 杨七郎?——他不是跟赛观音扯了?

于地的她，不以的。。起起

林 闻太师也不管她?

戏 那个独眼龙，活忘八，他管得了赛观音!赛观音背着 他尽偷人，可是当了面就鬼迷张天师，迷得他七荤八 素。“色字头上一把刀”,瞧着吧，好戏在后头呢；将 来就许为这个闹出一桩人命案子来!

〔正说着窗外忽然探进一个人头，瞎了一只眼，仅有 的一只眼睛却特别灵活，向着屋子四面八方骨碌碌 乱转。头发花白了，秃着顶，两撇鼠须，高颧骨，牙齿 爬在唇外， 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刁钻刻啬的家伙。他 就是这儿的店主人，因为姓闻，人称闻太师。平常信 佛修行，见人开首总是和气地笑笑，一面却在心里打

人主意。爱钱如命，有一个习惯的动作，跟人谈着谈 着，忽然神情紧张，伸手到口袋里掏摸，摸摸丢了钱 没有。进一间屋子，必先在窗户或门缝里偷看一会， 然后才肯进去。

戏 (发见窗外有人，他逼紧喉咙)瞧，那个活忘八来了。

林 (轻轻叹了一 口气，随口幽幽地唱起来。唱的是叫做 “知心客”的一种小调)

好兄呀好弟，

吃的什么儿醋，

好姊好妹争的什么风， 郎呀，人生何处不相逢。 嗳呀嗳嗳呀，

郎呀，人生何处不相逢!

(她打着呵欠，向右屋跑进去。歌声继续传出来)

人无呀千日好， 花无呀百日红，

做一 日和尚撞一 日钟， 郎呀，钟钟撞虚空。

嗳呀嗳嗳呀，

郎呀，钟钟撞虚空!

〔刚唱到一半，闻太师从左门进来，平白无故谁也不 对的笑了一脸，鬼鬼祟祟四面张望着，显然在侦察什 么。 — — 阿满低低地呻吟。 — — 戏子恶意地看着 他 。

〔赖皮匠从右门抱着一堆鞋擅子，用围身兜着进来。 **闻太师** (以下简称闻)(龈齿一笑)早，赖皮匠。咱们这儿就

你像个人样，又老实，又能做活，等着吧，你的好日子

在后头。

赖 (不高兴他)你说什么?

闻 我说你勤快，临出门还做活。(沉吟地)喂，我跟你打 听一件小事。(压低声音，极秘密的样子)她——她

来过这儿没有? 赖 (故意)谁?

闻 (更低声)我家里的——她来过吗? 赖 赛观音啊?

闻 (不高兴他这称呼，但是——)嗯，她来过?

赖 我没看见。(一回身顾自己跑了，把鞋擅子倒进担子 里去。)

闻 (低声骂了一句)他妈的!(笑容收敛了， 一只眼睛骨 碌碌的乱转一气，忽然——)赖皮匠，这件事咱们可

得先讲开了，打这个月起，你得加店钱。 赖 (回过身子)什么,加店钱?

满 (杀猪似地叫起来)哎哟，老板，咱们已经出到三块钱 一个月了，你还要加!

**闻** 你们俩口子才出三块钱。天地良心，你瞧瞧，你们俩

占了我多少地位?一张床就比谁都大，还有这些个 凳子了，担子了，满眼尽是你们的世界。我是信佛 的，菩萨在上头，看你们可怜，我不要多，加一块钱 吧 。

戏 你这个牢房，到底要住多少人，收多少钱?

赖 你倒会诈人，你要把我们逼死了还怎么着?闻太师， 修修心，积点德吧。你那把年纪，双脚踩着棺材边 了，你还用这个心机，尽打块二八毛的算盘。

闻 (叫屈似地)天知道，我逼死你干么?菩萨保佑你长

命百岁，发财发福吧。可是咱们说在头里，店钱一定 得加。打这个月起，我在城隍庙里捐了半斤琉璃 油。——这是好事，你明白?

赖 我出钱，你行好?菩萨有眼睛，不叫天雷劈你才怪! 闻 (怫然)你这叫什么话!要不是我好心肠，早叫你们

滚蛋了。说给你，你不信，我早晚烧香拜佛，就为的 替你免罪过，(蛇心佛口)瞧你神气就知道，你前一辈 子造的孽大了。(指满)她为什么害这不阴不阳的邋 遢病?你为什么老跟人长针短针缝鞋子，缝完了叫 人泥里去踩，这都是报应，是菩萨罚你的，懂不懂?

赖 (大吼)妈的，你成心找我来了!(用拳头在闻眼前一 晃，闻后退一步)你要钱，我有命跟你拼!(挑起皮匠 担，从左门出去)

闻 (吃了一惊)好大声啊，小杂种忘八羔子!

赖 (站在门边)谁是忘八啦?别客气了吧，闻太师! ( 下 )

闻 (气得半晌开不得口)烂舌根的，叫你挑一辈子的皮 匠担，瞧你有出息没有?

戏 (白闻一眼，对满)咱们走。我陪你到院子里晒晒太 阳去吧。

满 (站起来)好吧，我胸口闷的气也喘不过来了。 戏 出去的好，再呆这儿准得闷死。(同向左门走)

闻 (顺水人情)对了，带她出去晒晒太阳，太阳不要钱。

你这人不坏，行得好心有好报。你等着吧。 戏(满出去了，他又回来)我这也有报应?

闻 (慷上天之慨)有!你多行行好，将来还有上台唱戏

的一天，还得红起来，红得跟谭鑫培一样……

戏 一定?

闻 你记着这个话，没错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有 不报，时辰未到。”

戏 那你先给我点儿报应好不好? 闻 我怎么能给你?

戏 那容易办，我欠你的店钱，你给勾销一半就成了。

闻 (立刻翻了脸)别打哈哈了吧，戏子。做好事还想卖

钱?你心术这么坏，将来还能上台唱戏!告诉你说， 报应是报应，店钱是店钱，说在头里，你欠我的一个 崩子也不能少!

戏 老狐狸，瞧你急的!你一肚子鬼胎，还装成满脸的仙 气呢!(下)

〔闻又轻轻的不知道咒了一句什么。四面看看，见没 有人了，侧着耳朵听了一回，蹑手蹑足，要从吊梯爬 上阁楼去偷看。刚爬了两级，牛三从左门进来，偷偷 跑到他背后，猛咳一声；他吓得赶快退回。

〔牛三，一个报贩子，手里拿一叠报，耳朵上放半截香 烟。嘴快而碎，冷言冷语，爱开玩笑。

闻 (跳起来)小子，你怎么青天白日骇人!

牛 三 (以下简称牛)我咳嗽还得先跟你登记吗?(嘻皮笑

脸)你找杨七郎?(秘密地)别去，她也在上头。 闻 (低声，恳切地)谁在上头?

牛 我今儿批报还短一块钱，你借给我，我再告诉你。 闻 说真个的，她真在上头?

牛 哪个她呀? 闻 你说? — — 牛 我不知道。

闻 (肃然敛容)什么穷开心呀!牛三，我警告你，玩笑不 是这么开的!(从壁角拿起一把扫帚，愤愤然用扫帚 柄捅着阁楼的楼板；忘乎所以地大叫起来)杨七!杨 七!杨七!

〔睡在阁楼上的杨七郎一骨碌坐起来。是一个身体 结实的年轻人，浓眉大眼，皮色黧黑。从小在瘪三和 流氓堆里打滚，弄得浑身的流氓气，对社会和人类怀 着憎恨和不信任。好处是豪爽，多少有点侠气。还 未泯灭的赤子之心，偶然一闪烁间，还想着从这生活 的泥淖里爬出去，可是陷得太深，自己也失却信心。 他的职业是偷窃，在这一群中却是生活比较舒齐的 一个，这从他的衣饰上也能看出来。

**杨七郎** (以下简称杨)(大声)谁?

闻 (显然有点惧惮)我——是我。

杨 (一掀被站起来)你乒乒乓乓，捣什么!人还睡着，就 跑来捣你妈的鬼!

闻 我有事，你怎么开口就骂人!

杨 (顺手在墙上摘一件短袄披上，从活梯上很快地下 来)你要干么?

牛 他丢了一件活宝，问你捡着了没有?

闻 胡说!(临时找词)我——我问你有什么东西没有， 拣好的，便宜的，我要买。

牛 你比人还聪明，专收黑货，吃贼赃!

闻 笑话，你当我是谁?你这么冤枉好人，要下拔舌地狱 的，你知道吗?

杨 (满肚皮不高兴)我正要问你，钱带来了没有?

闻 什么钱?(下意识地摸着口袋，并且避远一点。)

杨 表钱，你装什么蒜!昨天你跟我买的那只表，说好五 块钱，你当场给了三块，还有那没给的两块呐?

**闻** (一直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只表来)价钱不对，这表 不值那么些，你不能叫我上当。

牛 对了，杨七的东西来路不正，能怎么杀价就怎么杀 价 。

闻 (这回真急了)妈的，你是居心捣乱啊，什么话都要你 插嘴!

牛 好，我不说。让你一个人捣鬼去!(背过身去) 杨 依你说，这表价钱不对?

闻 不是我说的，我找三家钟表店估过，他们说机器太老 了，有毛病。

杨 (一伸手)那干脆你把表还给我!

闻 这何必!(忙不迭地把表藏起)咱们都是规矩人，说

一是一，说二是二，我说过买你的，怎么能失信。 杨 那么再补给我两块钱，缺一个销子我不干!

闻 好办，好办，自己朋友，咱们商量商量……

杨 (爆发)商量个屁!我有那么多工夫跟你磨菇，不会 躺着养养神去!见天不打好主意，就计算着怎么揩

油，占人家便宜，搜搜刮刮叫你老婆拿去贴汉子! 闻 (狼狈)你怎么那么不客气?

杨 滚，去你的!你要客气?跟你说话都算倒了我十辈 子穷霉。

闻 (败退)好，贼小子，你记着，有一天我会教你认识我

姓闻的是谁!(下) 牛 真够瞧的，这老家伙!

杨 我一见他就腻胃，也不知道他是来干么的?

牛 你真不知道?瞧他那缩头缩脑的样儿，还不是找那 母老虎来了，他怕赛观音躲在阁楼上跟你吊膀子。 你有这大好气，也不揍那忘八一顿!

杨 我犯得着?他那把老骨头还不够吃我一拳!(往楼 梯边走)

牛 喂，别忙，我可真有事找你来了。 杨 (站住)怎么?

〔石小妹从左门上。她长得相当丰满，粗中带细，怯 怯的。孤苦无靠，依着姊姊跟姊夫过日子，到处看人 眉眼，折磨受得太多，遇事只有退缩。但底子是厚道 的，很单纯，所以虽然懦怯，却有点固执。她穿一套 印花洋布棉袄裤，还算整洁。一进来，她就回身向着 后面——

**石小妹** (以下简称妹)打这儿走，老伯伯。

〔接着后面进来了全老头，这人年龄行将七十，白发 白须，红脸，身体健康，精神极好，耳聪目明。无论在 何处手中都离不开一根带皮的树棍子，这是他的拐 杖。他为人和善，说话时总是笑着， 一连的答应着 “好”。不会动火，不会恶语伤人，就是别人骂他也不 回骂，顶多说一两句微讽式的笑话而已。但他不是 软弱，不过无意与人较量吧了。他对人往往如对子 女，自己也真像老祖父，爱给人希望，给人温暖。他 有点迷信，不得已时就说：“这是前世的冤孽。”他背 着一口小药箱，慢慢走进来，四面看看——

**老** **全** (以下简称全)好好，多谢你，多谢你。就是这一间 吧 。

妹 不，这一间住满了，你到隔房看看，那儿还有铺位空

着。

全 (闲闲地观察着，对杨和牛和气地点点头)哦，店里客 人不少。

妹 还对付。您是包月呀，还是住一宵就走?

全 我是浪荡江湖惯了的，到处都一样。先住下来再看

吧。(他们往右屋走。)

杨 小妹，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妹 (看定他；似乎要说什么,终于默然地点了点头，跟全 下。)

杨 你找我又是借钱?

牛 算你聪明。昨儿晚晌失风赌输了，批报还短钱，你匀 我一块。

杨 (给他钱)拿去，走吧。

牛 当然走，我还能不识相，叫你们碍眼。杨七，真有你 的，一箭双雕，姊妹俩全上手了。可是赛观音不是好 惹的，当心闹出什么风流案子来，回头上了报，叫我 给你马路上大喊大嚷去!(匆匆自左门下。)

〔小妹重上。无言地对杨看了半晌，低头弄着衣角。 杨 (责备地)你昨儿又失信了，小妹。

妹 (看看他，又低下头弄衣角。) 杨 我不明白，你怎么老躲着我? 妹 (自语一般)我没有。

杨 我知道我不配跟人讲交情，我是个扒儿手，下流东 西，叫人家轻贱，叫人家瞧不起!

妹 ( 怨抑地)你知道我没有这种念头，你有意叫我难受。 杨 (差不多就像咆哮)小妹，你替我想想!水往低，人往 高，哪一个生成是小偷的料?就不指望成龙成虎，难

道还不想做个干净人!是谁叫我生在穷人家?又是 谁叫我自小就捱饿，捱打，捱骂，逼得没有路走?

妹 既然你心里这么委屈，你为什么不改改行呢?你这 么年轻!

杨 难道我不想?可是你看看清楚，我处的是什么地位? 我是掉在井底里，没有人肯拉我一把。只有这个地 狱一样的地方，还能让我待下去，也只有这儿那些一 辈子没出息的人能跟我混。你杀人放火，绑架勒索， 搜搜刮刮都成，可是一个小偷，到哪儿都没你走的 路，连监狱里都瞧你没出息，不让你长住!(驀地跑 近她)小妹，你给我一句真心话，你究竟对我怎么样?

(一把捉住她的双臂)你说! 妹 (尖叫起来)哎哨，放手!

杨 怎么了?(发见她臂上的伤痕，爱抚地)又是赛观音 把你打的?

妹 (满脸泪痕)小杨，我求求你，你要是真心喜欢我，你 再也别碰我了。我害怕，我受不了这个苦。

杨 赛观音对你怎么样?

妹 她见天没事找事，她骂我，打我。我知道她恨我就是 为的你。小杨，你跟我姊姊好过是不是?听我的话， 你还是跟她好去。

杨 我没跟她好过，我恨她!她要再这么欺侮你，我就跟 她拼了!

妹 (捧着他的胳膊)不不，你千万别胡来!

杨 别害怕，像我们这种人，没什么再可怕的。咱们拼一

条命，自己找活路去! 妹 (幻想地)你带我走?

杨 嗯，我带你走。

妹 (向往 )真的，我们走吧，小杨，走得远远的，走到 天边，不，比天边还远的地方，你好好找个事，我帮着

你做饭，洗衣服。……

杨 (兴奋地)那你主意打定了?

妹 (点着头)嗯。 …… (忽然——)啊，不成。我姊姊跟

姊夫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杨 你怎么那么胆怯?

妹 不是胆怯。小杨，做人真是可怜哪!我想过许多好 , **可****一件做***式过* *……击* *过山是痴心玄* 想啊。

杨 你难道还没有吃够苦?

妹 嗯，我苦够了。(决心地，又似报复地)再不能苦下去 的时候，我就——

杨 (期待)怎么样?

妹 (轻缓然而有力)我去死。

杨 (急掩她的口)小妹，我不许你说。你怎么那么死心 眼?

〔老全跟林黛玉上。她手里拿一本破旧的《红楼梦》。 全 谢谢你照顾，咱们以后是一个屋檐底下的人了。你

好精神，躺在床上还看书。

林 心里憋得慌，又睡不着，看着解闷。

全 你一边看书，一边儿哭，又是怎么回事?

林 (说起来还伤心，用手绢擦擦眼泪)您不知道，这书里 头写的是真苦啊。

全 哦。“听评书下泪，替古人担忧。”真有这个话!你看 的是什么书?

林 《红楼梦》。——您是打哪儿来的，老伯伯?

全 (微微一笑，爽朗地)你瞧我这样儿呢?生成的劳碌 命，头上没有一片瓦，脚底没有一方土，就靠我这副 老骨头，背着药箱到处跑。

林 您是走方卖药的?

全 卖药的!定州的眼药，北京的百效膏，紫金锭，梅花 点舌丹……我那口小箱子里全有。

林 (同情地)您满头都白了，还这么辛苦?

全 (快活地，一种胸襟豁达，乐天知命的态度)没法子。 我原先有个好儿子，又能干，又有孝心，可是阎王爷 跟我吃醋，吊走了。接着是我那个老伴儿，(说笑似 地)你瞧她那个良心，她就扔下我一个孤老头子，找 我们那孝顺儿子去了!

〔小妹深深地看着杨，然后寂寞地从左门出去。

林 (向杨小妹)又是眼泪汪汪的。杨七，你少惹她，也省 点是非。

杨 (一肚皮郁塞)我没惹她!(便自己上了阁楼闷闷地 躺着。)

全 那位姑娘是这儿的。

林 (接着)老板娘的妹妹。

全 这姑娘不坏，长相好，心地厚道，可是个小可怜儿。 老板娘很凶吧?

林 (讶异)咦!您这人真怪!您刚来，怎么那么清楚?

全 (笑了)你觉得奇怪?东西南北到处混混，人又上了 年纪，见识多了；冷眼看看人，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对 不对?

〔打左门进来了金不换和小斗子。小斗子是一个小

瘪三，还不到成人的年龄，心理上却已经完全是个成 人，并且开始腐烂了。整天生活在街上，捡垃圾，偷 窃，求讨，抢劫小孩和女人手里的食物，还有打架诈 人，样样都来。满脸油垢， 一顶破鸭舌帽罩在后脑 勺，一件破西装的上衣，长度直到膝盖以下，腰间又 束一根哪儿拾来的丝围巾，样子十分滑稽。眼睛不 是斜着，就是翻着，说话时常常用手一拍胸脯，跷起 大拇指朝后一甩，流气可掬。在金不换后面，大模大 样，神气十足。

**金** (很有兴味地)嗨嗨，这倒有趣，你说下去，小斗子

小斗子 (以下简称斗)你猜，我昨儿一天，进了几趟局子?一 大早我去捡垃圾，跟人抢一个烂苹果，我兜头一拳， 打破了他的鼻子，那小子就挂了彩，他妈的，满脸血， 我就叫“条儿码子”抓进局子去，关了一天才放出来。

可是到了黄昏，你猜怎么着?(得意地)我又进去了。 金 (鼓舞地)怎么又进去了?

斗 肚子饿，没吃的，我走到一家糖食铺里，就偷了一个 面包，给掌柜的叫逮住了，打了我两巴掌。你打了不 就结了，他妈的还叫送局子。好，去就去!(一拍胸 脯，做个习惯姿势，俨然是“大亨”神气)老子怕了不

偷，偷了不怕。局子里还能吃人哪! 金 (起哄)好家伙你，一天进去了两回?

斗 (一斜眼)还没完呢，急什么!到了半夜，局子里又把 我放了。我一口气跑到那家糖果铺，他妈的，你跟我 过不去啊，好，我捡起一块砖头对准玻璃窗，豁朗! 好家伙，一下子打得粉碎。我就抓了两把糖，自己跑

到局子里，说：“我又来了!”那巡长一拍桌子，说：(用 上海话)“小瘪三，侬寻啥开心，去去去!”你瞧有趣不 有趣?

〔大家笑起来。

金 (大笑)小瘪三，看不出你这么狠!

全 (赞叹似地摇着头)这个孩子这个——

金 (这才看见了全向林)这老头子，哪位垃圾桶里捡出 来的?

林 (不理他，对斗)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孩子样儿都没 有?我看你长大起来怎么办!

斗 (不服气地)长大了?长大了还不是这么办!

林 我不跟你说，可是我告诉你，下回别再上这儿来了， 老板娘讨厌你，知道吗?

斗 (又是一拍胸)我怕他妈的赛观音?她是什么东西， 他妈的赛 —

〔正说到这里，赛观音出现在他背后。看见她，使人 有一种情欲和罪恶的感觉。紫铜一样的黑脸，颊上 泛出一点健康的红色， 一双浑浊的善于勾引男人的 眼睛，眉心用手纠出一条殷红的“俏痧”,额上经常贴 一对小圆膏药。头发梳得精光，衣服整整齐齐，包着 她结实圆熟的身体。她是一朵罂粟花，妖冶而有毒 性。生于罪戾而出于罪戾，她所受的有时非常人所 能受，而她的狠与泼也常常超过人们的想象。她跑 进来，一手撑着腰，静静地坚定地当门一站。林黛玉 忙不迭做手势传消息给小斗子，他一回头，也不免吃 了一惊。

斗 啊，闻奶奶，你- 你好?

**赛观音** (以下简称赛)小鬼，你还没死? 斗 (油嘴滑舌)我死了你怎么办?

赛 (走近，声色俱厉)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许再上这儿 来，下回再在这儿看见你，别怪我不好!

斗 来看看你，还不行吗? 赛 少废话，滚!

斗 (慢慢退向门口)我刚学了几个小调，给你来一个开 开心吧。

赛 快滚，少惹我生气!

斗 唱一个“三请诸葛亮，四气老板娘”好不好? 赛 (一跺脚)滚!听见了没有?

斗 (撩拨地唱起来)“潘金莲私妍西门庆，砒霜毒死武大

郎!”

赛 还不走?

斗 “九尾狐狸精出世，乱世为王!” 赛 (赶过去)你作死了，短命鬼!

斗 (逃了出去，又探进半个身子)不听拉倒，我还不高兴 唱呢!(然后从容地缩回去)

〔金不换噗哧一声，赛回头，他赶快忍住。老全忍不 住大笑。

赛 (忿忿然)笑什么?

全 我笑笑你也生气，老板娘? 赛 你是谁?

全 一个走方卖药的，借您宝店耽搁几天。

赛 住店的，你懂规矩不懂?—出门人，少管闲事!

全 (笑笑)你别多心。咱们这还是头 一 回见面，我不能 一来就冲着你哭对不对?

〔小斗子在门口出现。 斗 走了吗，那雌老虎? 赛 你还不滚!

斗 (唰的一下不见了，一忽儿又钻出来，指指点点唱着) 赛观音，凶又凶，看见男人眼就红，咚格咙咚一咙咚! (扮个鬼脸，倏的又不见了。)

〔大家又笑。赛恶狠狠地环视着他们，慢慢走向右 屋，却情不自禁地往阁楼望。

金 (有意在虎头上拍苍蝇)他不在那儿，闻奶奶。 赛 (回过身子)你说谁?

金 杨七郎，那个偷儿爷。 赛 谁问你来着?

金 你没问。我当你找他呢。

赛 (找题目)瞧你们这屋子，脏得还像人住的!早晚尽 糟蹋，当这儿是十八层楼呀，国际饭店?雇着百来个 茶房伺候贵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借端向林) 小妹上这屋子来过没有?

林 (掩饰)我没看见她——我不知道。

金 (故意撩她)来过，坐了老半天，刚才我看见她跟谁说

话来着。

赛 跟谁说话?

金 不是跟杨七郎，是跟——对了，(向全)刚才小妹不是 跟你说过话了?她说——她说——

赛 (冷笑一声)金不换，你少在我跟前耍花枪!你的心 肝怎么长的，我看的雪清!(暗示地)打开天窗跟你 说吧，我站得直，坐得稳，我谁都不怕!凭你这点本 事，想跟我捣鬼，提着木人儿上戏场，还差一口气呢!

(毅然决然，跑上阁楼去)

〔大家交换着眼色，金走到阁楼底下，仰起头。大家 留神着阁楼上的动静。

〔赛上了楼，杨从地铺上站起来。 杨 你来干么?

赛 (酸酸的，然而十分从容)这不许我来? 杨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你下去!

赛 (阴险的媚笑)现在有了好的了， 一看见我就讨厌了? 杨 你不走，我走!

赛 (隐忍)好，我只跟你说几句话。 杨 我跟你没话说。(要走)

赛 (咬着牙)你真狠心，我千种坏也有一种好，你说摔就 摔，把我摔得这么远!(从墙上摘下一根藤鞭，有意 地玩弄着)小杨，好汉不打受伤的老虎，话说在头里， 你别逼得我太厉害，把我逼急了—(用藤鞭力辟小 几，声震屋子；阁楼下的人都骇了一跳)我什么事都 干得出来!

杨 把鞭子给我!

赛 (狠毒地)急什么!(有意义地看看鞭子)我也许能拿 它给你办点事呢。

〔杨不了解她话里的暗示，怫然一转身，匆匆下楼，从 左门出去。赛看看他的背影，冷笑几声，胸有成竹地 跟着下了楼。

金 闻奶奶，小阁子上地方还干净吧?

赛 (斩钉截铁)肮脏干净，你管不着!捏鼻子做梦，睁着 眼睛当忘八，你还有脸爬在竹竿儿上乘凉，说俏皮话 呢!(满脸杀气， 一阵风出去)

金 (不觉羞恼，却不敢当场发作，等她走了)他妈的臭娘 们，什么神气，你送我我还不要!

林 (恨他不争气)人家要你，你是大少爷!(哀怨地)咱 们过的是什么风光日子，平白无故去撩她。叫她枉 口毒舌的糟蹋，你开心啊?

金 (颓然)又是我不好。(牢骚)人穷了，反正什么都不 好。

全 这种女人!最好少惹她。她是 一 团野火，沾着了准 把你烧死!你瞧她手里那根藤鞭，满是杀气，回头小 妹准倒霉!

1

林 (警悟)哎哟，好毒的心，她拿杨七郎的鞭子打小妹! 全 刚才那个小家伙，叫小斗子的?他跟那娘们又是怎

林 还不是这回事1小孩子嘴头子松，到处乱说地眼杨

七郎的事，她怎么不怀恨!

全 唔。(自语似地重复着)怎么不怀恨!(走向右门)让 我收拾收拾铺位去了。(下)

〔馒头张拿着一只空蒸笼自左门进来。

张 (一看见金)你倒好。早点刚下肚，拍拍屁股就溜。

〔刚说完，后面气喘喘追上来石敢当。他浑身肿胀， 像一个炮弹。制服裤管直吊在小腿上。行动顺预， 愚而好自用。在警察局里吃了十几年“公事饭”,还 是一名巡警，什么都没有混出来。人们嘲笑他，尊他 为“局长大人”,他也乐于答应。在这一帮人中，他自 以为他的地位很可以自傲。

**石敢当** (以下简称石)(蹒跚地)叫你一起走一起走，你跑得 那么快干么?

张 石 金 石 金 石 金 石 张 金 石 张 石 。 张 金 石 张 石 张



要你尾巴一样跟着我!叫你看一看摊子，你跑了怎 么办?

(俨然“公事”中人口吻)不要紧，我叫人看着，有我一 句话，人不敢含糊。

(得了寻开心的对象)局长大人好!多年没见着你 啦 。

小子，我昨晚不还上这儿跟你打牌来着?

哟，你瞧我这个记性!现在是什么好风把你吹来了? (庄严)我刚下差。

局子里下了差，胖姐这儿就上差了!——说正经的， 你怎么不早点来?刚才这儿差一点没出事。

(同时)什么事?

还不是你那位侄小姐赛观音!就差跟杨七郎打起 来!

(原来如此)扯淡，这也值得大惊小怪!

赛观音这一阵子可真泼得不像话了，你也不管管她! 我又不是她老子，我自己的事我还管不了呢。(对她 作起嗲来)咱们那件事，我等了你三天。你怎么回信 也不给我一个?

(故作不知)哪件事呀? 嗯，哪件事?

(憨态)你瞧你!(扭捏)我不来了。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你真忘了?我——我——

噢。(想了起来似的)你是要我——(模仿着他的憨 态)嫁你啊?

石 (大喜)你答应了? 张 (严肃)你脸子白?

石 (一呆，立刻拍拍胸脯)我良心好!

林 胖姐，说真的，别瞧石敢当，他倒是老实人! 石 (得了意)你瞧，林姑娘明白我。

张 对不住，你来晚了。—— 石 (着了急)还有比我早的?

张 我受够了!女人哪不嫁人是苦，嫁了人是更 苦 ! — 一

石 (赶快接住)我跟你保险，我不是那种男人!

张 (语气没断)我先前那个死鬼，高兴了还好， 一发脾 气，就老是一手拉着我的头发，拳打脚踢的乱 来 。 —

石 (勃然)那不成，现在的文明规矩不行打女人，我得把 他抓进局子去!——人呢?

张 死了，早进了棺材了。我的局长大人! 〔大家笑起来。

〔里面忽然传出惨厉的号叫声，和藤鞭打人的声音。 **石** (颜预)混帐!我在这儿，谁敢打架，我准把他抓进

去!

张 小妹，准是赛观音打小妹!去呀，你快劝劝去!

石 (退缩，显然有点怕他的侄小姐)娘儿们的事，随她们 去吧。我——我也管不了。

〔杀猪似的哭喊声继续着，要在空气中爆烈了似的鞭 答声。——戏子猝然自左门上。

戏 快来，大家劝劝，小妹要给打死了!(很快的又下)

张 (怒吼)泼妇，造反了，有这么打自己妹妹的!(猛推

石)走!脓包，这也害怕!(很快地出去，石跟着狼狈 地下)

〔金不换也紧跟着下。

〔哭喊声。 ——全自右门上。 全 怎么,小妹挨打了?

林 (歇斯底里地)这个地狱，这个鬼地方，我真受不了 啦!

全 (缓重而有力)别难受，地狱早晚要坍的!

**——幕**

**第** **二** **幕**

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小客店里。

是晚上，窗子紧腾腾地关着。屋子里点着两盏 煤油灯， 一盏挂在阁楼的支柱上， 一盏挂在吊铺旁边 的壁上 — — 睡在吊铺的最上层， 一 伸手就够得到。 光线不大好，屋子里人又多，弄得烟雾迷漫，真有点 像地狱里的光景。

在阁楼底下的破竹椅子上，阿满倦怠地毫无欲 望地坐着。离她不远，赖皮匠拿一副骨牌排在方凳 上过五关过了一次又一次，大有不通不休的意思，林 黛玉坐在靠壁一张小凳上，借壁灯的光专心致志地 看《红楼梦》,看到伤心处，频频用手绢拭泪。

屋子中间有一局牌九，就在那张小方桌上，石敢 当，四喜子，牛三和金不换各据一方，赌得正热闹。 戏子也站在桌角呐喊助威。石敢当是庄家，满头大 汗，看情形自然是赌输了。这一牌下注的数目不少， 散家的牌也都已翻出，大家严阵相待，只等庄家把牌 揭晓。石敢当百脉贲张，用尽平生之力，“拍”的把牌 一翻——接着刹那间的静默，散家爆发出一阵欢呼， 他却身子冷了半截。

石 (呆了半天)又是统配啊?(他把帽子掀在脑后，摸摸 头皮，然后默默的配了钱。)

〔大家嘻笑颜开，金不换和牛三挤眉弄眼，十分得意。 石 (揩一把额上的汗，用力洗着牌)今儿这个牌有冤鬼

的!

金 (诱惑地)不要紧，风头转了就好了。(得意地数着手

里的钱，忽然看见了林，讶异地)你怎么还没走? 林 (顾自己看书)别管我。

金 什么别管你，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林 我知道什么时候。别搅和我，看完这一回就走。

金 (过去一手抢过书，就拿着书“拍”的在她头上敲了一 记)你有毛病没有?成天的《红楼梦》,一辈子看不完 的《红楼梦》。(不屑地)你真把自己当林黛玉了!

林 (抢回来)给我，我看我的《红楼梦》,又碍了你啦? 牛 快去吧。别再看什么书，惹你的小相公生气了! 林 (轻蔑地)他配?哼!

石 (大发见)你在我背后看书啊?(推开牌， 一跃而起， 向林)我说今儿个怎么尽输钱，敢情是你捣的鬼!

林 咦，真是的!老虎不怪怪山。你自己输的钱怎么怨 我?

石 你懂规矩不懂，赌钱就忌讳这个!你在我背后看 “书”,我赌钱怎么能不“输”?不成，我得跟你算账!

林 你说什么——

金 (推着她)得了得了，走吧，我的大奶奶!

林 (叹一口气)冤家，我哪輩子欠你的债!(预备走)

金 (不满地)就这么走，也不装修装修门面?——你拿 镜子照照你那张脸，谁要你!

牛 打扮打扮吧，嫂子。打扮得漂亮，也是我们金大少爷 的面子!

〔林停了步，从皮箧子里拿出粉来匀了匀脸，然后从 左门出去。

金 (向牛)别缺德了吧。(向石)咱们接着来!别耽误了 正事。

石 (余怒未息)不来了!在庄家背后看书，有这个道理!

金 (央告)来吧来吧，现在没有人看书了。 石 (强硬)不来!

金 (跟牛挤挤眼)我推庄，你打，好不好，局长? 牛 对了，金不换推庄，咱们打吧。翻本要紧! 石 (本性爱赌，心动了，嘴还硬)翻什么本!

〔四喜子， 一个清道夫。破棉袄上罩一件红布背心。 生得短小精悍。头脑极简单，躁急莽撞，性如烈火。 他不耐烦地一拍桌子——

**四喜子** (以下简称喜)(大声)到底来不来? 石 (出其不意)你嚷些什么?

喜 爱来不来，干脆点儿，别磨菇!(说着就站起来) 石 (立刻软化)好，来就来!你急什么?

〔他们入了局，牌九又开始。

〔赖皮匠五关似乎总过不通， 一生气捣散了，把牌乱 洗一会。

满 (疲惫不堪地)你干么? 赖 你没看见我在过五关?

满 (咳嗽)总是过不通，老过做什么? 赖 放屁，你怎么知道我过不通!

满 别过了。我心里悬得慌，跟腾云似的，我怕今儿个

——(期望地)你跟我说说话吧。 赖 (毫不理会)我没话说。

满 唉!—(绝望地挣扎着爬到床上去)

石 (翻出牌，石破天惊地猛叫一声)天九!(以为必胜， 喜形于色)

金 (从容地翻出牌)地罡!

石 (一怔，一手扪着自己所下的注，向对方察看了一会) 不对，你偷牌!

金 (举起两手，手掌向着他，灵活地转几转)谁偷牌了， 你瞧?

牛 别瞎疑心了，局长大人!

石 (乱找着业已出过的牌)两张地牌全见过了，怎么又 来地罡?

喜 (一收钱站起来)不来了!不痛不痒的，没来了几牌，

尽是他妈的岔子。(到自己的铺位上去躺着)

石 (疾风迅雨地收回所下的注，也站起来)不来了!小

子不是人揍的，专做翻戏抬轿子害人，这算赌钱哪? 牛 你知道我们做翻戏害人，你跟我们赌个鸟?

金 瞧你这个穷相，输了不到两块钱，就跟家破人亡似 的，还叫你做局长大人啦。

石 我稀罕你叫?告诉你，小子!赌钱就赌个规矩，懂不 懂?

金 (露出本相)规矩——干么?

石 (闻所未闻)什么,“规矩干么?”

牛 是呀，规矩干么!

石 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牛 (假痴作聋)嗯，我不明白。你明白?

石 (气得无语可说，猛啐一口)呸! 〔牛和金大笑起来。

喜 (从床上坐起，点一个烟尾)石敢当，你真老实!跟他 们讲规矩，那不是叫他们勒起脖子等饿死?说话是 白搭，自己睁着眼看好了，干干净净的来两牌，要翻 花样，趁早住手。

石 (赌了咒)下回孙子忘八蛋再来这儿赌!

喜 别狗跟屎坑赌咒了吧。——咱们两个接龙，你干不 干?

石 (心痒痒地)你说接龙，就咱们俩? 喜 嗯，怎么样?

石 好，接龙就接龙!(喜下了床，两个又入局。)

戏 (笑嘻嘻地)局长大人，你当心，四喜子也不是好人! (他们不理，顾自己接龙。他跑近金，挤挤眼，轻轻 地)赢了多少?

金 (数钱)一块二。(向牛)你呢?

牛 (拿手里银角给他看)你瞧!

戏 来!(向金伸出手)我吃两毛红吧。 金 (白眼)你又吃红?

戏 (仍然伸着手)大家香香手啊。

〔全老头在这时候慢吞吞从右屋进来。

金 (神气活现)没有!我们欠你的?你是瓦岗山上坐地 分赃的单雄信，这儿吃红的祖宗!

戏 (伸出的手收不回来，十分窘迫，顺势一转，指着金不 换的鼻子。)爱给不给，你怎么出口伤人!

金 (大有“大爷有钱”的意思，拍拍腰)伤了，怎么样?

戏 (竟然没奈何他)我没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

神气啊!

牛 (看不过去)他妈的金不换，又甩你的臭脾气给他!

金 (吃硬不吃软)我又没说不给。(拿出钱来给戏子)拿

去 。

戏 我不要!

牛 拿着吧，给了你你又装蒜!(抢过来，塞在他手里。)

戏 (已经拿着了，还是讪讪地)不要—— 牛 走，上醉八仙去。

全 赢了钱了吧，又喝酒去?

金 老头儿，你也喝一杯去，怎么样?

全 多谢你!我年轻的时候拿酒当性命，没早没夜泡在 酒店里，现在可是没这个劲头了。

牛 那你准能喝酒，我倒想看看你喝醉了是个什么样子。 全 醉跟醒全一样，朋友。从前不喝酒也是迷迷糊糊，现

在可是再喝多也不会醉了。

金 咱们走，老头儿一嘀咕就没完。

牛 走!(向戏子)要喝酒跟着跑，你要装腔作势可没人 请你!(和金同下)

戏 (神情懊丧，百无聊赖地 一 上一下抛着手里的两毛 钱，抛了一阵子，忽然——)妈的，我要它干么!(痛

苦地把钱丢到地上) 全 你怎么不去?

戏 (赌气似地)我去干么? 全 你不高兴?

戏 (爆发)我高兴，谁说我不高兴了?落到了这个倒霉 地方，高兴不高兴还算一回事!死了人还不是不瞅 不睬的倒下完蛋!

全 一个人活着不能尽往坏处想，朋友。

戏 不往坏处想怎么样?人倒了运，就是地上的泥，谁高 兴都踩你一脚。把你踩到了十八层地狱，一辈子也 甭想翻身!

全 (观察他的神情)你先前真唱过戏? 戏 唔，唱过。

全 唱京戏? 戏 昆曲。

全 哦，昆曲是不时髦了。——你先前大概唱红过?

戏 别提了，老朋友，“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进过戏院子，

看过那些名角儿的戏没有?锣鼓点子一打，灯一亮 角儿还没出台，台底下来不及叫好。可是你想不着 一个背了时的戏子是什么样儿。——你瞧我像个红 角儿不像?看客是疯子，捧起来把你捧上天，摔起来 也摔你个半死，我要尽想着从前，不烦死也早把自己 折磨死了!

全 说不定有一天，有一天时来运转，你还能不能上台? 戏 你看我能不能?

全 你还能唱吧?咱们来一段热闹热闹好不好?

戏 我没这个兴致。你请我喝酒，三杯下肚，我也许就能 唱 。

全 (鼓励)说真的，我看你还成。少喝酒，振作振作，还 是上台混混吧。哪怕扫边跑龙套，挣个戏价儿，也比 耗在这儿强。

**戏** 我还指望上台?(出声地苦笑起来)多谢你，老头子。 可是昆曲没人听了，我的好日子过去了。——(他笑 得像哭)我还成?完了，我这一辈子早完了!

全 别难受，一个人自己不要完，就没有完的时候。

戏 (颓然半晌，忽然满地乱找，嘴里喃喃着)我还是去的

好 。

。

全 到哪儿去?

戏 (找到了钱，郑重地藏到口袋里)醉八仙，我还是到醉 八仙喝酒去!(自左门下)

〔全哀悯地目送着他出去。慢慢踱到赖皮匠后面看 他过五关。

〔死寂而沉重的夜。远处一个算命的瞎子弹着三弦 缓缓走过。接着是哀远而缠绵的叫卖声：“火腿粽 子，五香茶叶蛋!”——“檀香橄榄啊——卖橄榄!” 〔赖皮匠五关还是打不通，烦乱地把牌捣乱了，站起 来。

全 不过了?

赖 (看他一眼，也不答话，默默地往外走。)

全 别走!我跟你说句话。(跑近他，回头去看看满的 床，轻轻地)这两天你得当点心儿。

赖 当心什么?

全 你看不出来?赖嫂子神色不对——我看——快了。 赖 (不耐烦)让她死去，死的好，死的干净!(说完就走，

自左门下。)

满 (撩开帐子坐起来)老赖出去了?——他说什么? 石 (出一张牌，大声)要你死!(满吃了一惊)

喜 (也出一张，慢悠悠地)你也活不了!——(摊牌)你 几点?

全 (向满)你躺着吧，又起来干么?

满 (咳，喘息)今儿个不知道怎么了，坐也坐不住，躺也

躺不下。(用奇异的目光四面看着，挣扎着下了床。) 全 你——你要什么?

满 我要看看，四面看看。(全扶着她，满在室内看了半 环，忽然深沉地叹息起来)我心里好烦啊。(跌坐在 椅子上)

全 别烦，咱们聊聊天，说说笑吧。

满 老伯伯，你瞧瞧我这个命，从小卖给人家做丫头，连 自己爹娘是谁都不知道。挨打挨骂的挨大了，嫁了 人，我想该有个出头日子了，谁知道还是苦，还是苦

全 老赖是老实人，他待你不错。

满 冤家，都是冤家，嗳，不提他了。老伯伯，我就想问你

一句话—— 全 你要问什么?

满 (郑重)你说做人到底有报应没有?天上到底有没有 菩萨?

全 (含糊其辞)我想——也许有-—也许没有。 石 (忽然插嘴)老滑头，你这叫什么话!

满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吃够了苦，下一辈子也许还得吃?

全 (明白了她的意思)不!这一辈子吃了苦，下一辈子 就享福了。

满 哦!(满意)见了阎王还吃苦不吃呢?

全 (索性说谎到底)当然不。苦命的人，死了就太平了。 阎王爷一见你，准说：(装作阎王爷的口气)“赖嫂子， 你来了!欢迎欢迎!你在阳世是个好人，我知道，你 不用下地狱，回头我就送你上天堂—— ”

石 (又插一句)你听见阎王爷说的?

全 你接你的龙吧，局长大人，我自然知道的。 石 (索性停了牌)你怎么知道?

喜 (大声)喂，出呀! 石 (出牌)忙什么!

全 (接着讲，就像讲神话似的)就这么着，阎王爷派一对 白鹤送你上天庭，一直送到南天门，左金童，右玉女， 头上万道金光，脚底五色祥云，手拿长幡，笑嘻嘻的 接着你说：(装作玉女的声音)“阿弥陀佛!赖嫂子来 了，早听阎王爷说她是个好人，咱们快带她见玉皇大 帝王母娘娘去吧。她的苦吃够了，也该享享福了!”

满 (憋不住笑了)那是真的? 全 当然真的。

满 您没骗我?

全 我怎么能骗你! 满 但愿这样吧。

全 那是一定的。

满 (充满着乐观和希望)可是我病要是还能好起来，阎

王爷就让我多活几年吧。 全 (笑着)你还没有活够?

满 (贪婪地)我一天好日子还没有过呢。(求生的欲望 怂恿着)让我再活几年，只要死了不会再吃苦，活着 苦就苦一点儿吧。

全 (哀悯地)活着总是苦，死了就好了!

〔当他们谈着天堂的时候，闻太师已经出现在窗口， 现在他从左门跑进来。

闻 你怎么知道死了就好了?(向满酷虐地)告诉你，好 不了，你还得苦，到了阴曹地府更得苦!

满 (如从悬崖上坠万丈深渊)呀，我的天!

全 (愤怒)闻太师，你这是怎么回事?她上她的天堂，你 开你的小客店，这些个事跟你什么相干，你也要管?

闻 笑话，我怎么不能管!她还上天堂，叫我到哪儿去? 全 天堂也是你们有钱人包的?

闻 不管是谁包的，你们那一帮子配吗?成天吵啊，闹 啊骗啊，偷啊尺不于好事! 美 石 和 言 们

啊，鞠啊，愉啊，今不十好争!(指看石和吾)你们大 灯大亮的点着赌钱，也不怕老天罚你们!

喜 (猛地把牌一拍，站起来)罚!罚你的祖宗十八代!

闻 (龈齿一笑)别骂人，四喜子!骂人要折阳寿的。赌

没好处，你记着挣钱不容易，你是大街上一扫帚一扫 帚扫来的。(突然高声，转向全)你们那一帮子，什么 东西!(切齿地指着阁楼)杨七那小子更混蛋，做了 扒儿手不算，还敢打人家娘儿们主意，伤阴嚣，害天 理，看他将来有好下场没有!我是可怜你们，才容你 们在这儿，不然看我不叫你们一个个滚他妈的蛋!

喜 大家全滚蛋，你喝西北风去!

闻 你怕我有了房子没人住啊?拿你们几个店钱，还是 拖泥带水，半赖半欠的，我有个屁用!(转向满，直指 着)你们两口子的店钱，我早说了，不加可不成。你 还想上天堂啦，告诉你，(阴毒地)欠了我的债，你就 死了，我也写阴状烧了到十殿阎罗跟前告你去，叫你 永远不得超生!

满 ( 一 阵剧烈的震颤通过全身，她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亲妈呀，我好苦的命啊!  老天爷，你也要有 眼睛呀，我们苦了一辈子，可没做过坏事啊!-  (几乎要晕过去)

全 (快去扶着他)别哭，快躺着去吧。你身上有病——

满 好苦的命啊，天哪，我们是冤枉的呀。(哭哭啼啼躺 到床上去)

喜 哭什么,哭死了也是白搭，人还许拿你分了尸抵债 呢!

全 (哄小孩子一样)得了得了，相信我的话，我不骗你， 静静的睡吧。(替她下了帐子，走向闻)做人别把路

走绝了，(低沉地)你明白么?你害了她了! 闻 怎么我害了她了!

全 你送了她的命，她的嘴唇都转了色了。瞧着吧，不是 今晚，就是明天。

闻 (大声)那我说在头里，你趁早告诉赖皮匠，我这儿可 不是殡仪馆!

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闻太师。

闻 (凛然)老头子，我可不认识你，谁知道你是什么来踪 去迹，尽在这儿闲扯淡。再说你租的铺位在隔房，少 到这儿来生是非。

:

全 (愤怒的看了他半晌，似乎要说什么,终于淡然一笑) 好，我走，省得你碍眼。(自右门下)

闻 (有点没趣，看看喜和石，再看看阁楼支柱上那盏灯) 你们不赌了还点着灯?阿弥陀佛，有罪过的!(站到



凳子上，一口就吹熄了灯。)

喜 又吹灯!他妈的黑心店，鬼门关!

闻 (横他一眼，有意地向石)二叔，你真糊涂!你吃公事 饭的，还不知道这儿都是些谁?跟他们赌钱，不会买

纸锭到城隍庙焚化去!

石 我——我也是闲着没事。

喜 没事替人家床底下打更去，也省多少忘八操心!咱 们全不是人，下回别再来这儿赌，再来是我孙子! (勃然往外去)

石 (尊严扫了地)小子你要造反了!

闻 别睬他!(鬼鬼祟祟四面看看)二叔，我问你，你新近

听人说了什么没有? 石 没有啊。

闻 (秘密地)我家里那个，叫人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还 有说小妹的，你全没听见?

石 (有点局促)闲人说闲话，听他们的!

闻 (一板脸)你别忘了，你可是她们的叔叔。她们要有 什么风吹草动，我就找你说话!

石 那——那——俗语说“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侄女 儿的事，我更管不着。

闻 不成，你不管也得管!(又一次四面看看，秘密地)这 几天她神气不对，整天不见人影儿，今儿晚饭也没 吃，人不知道躺到哪儿去了，准是那小子勾引的! (痛心疾首)那不长进的下贱女人，她当那扒儿手真 看上她了?那小子爱的是钱图的是我的家私。她叫 鬼迷了头，才会上那混蛋小子的当!早晚看我不逮 住了他们，给他们来个半死不活!

石 那小子是得给他点儿颜色! 闻 可是你也得帮着我——

石 我怎么帮你?

闻 你帮我把风。要瞧见他们两个鬼混在一起，逮着机 会别放下了他们，你明白吗?

石 (慷慨)那倒好办!(显然还有顾忌)可是 — —

〔外面院子里传来杨七郎的歌声，渐行渐近。

**闻** 那小子来了，我还是避开的好。(向外走。歌声更 近，他慌慌张张退回来，打窗户爬出去。压低嗓门) 喂，你别走开，当心看看!逮着了机会，就给我报信。 (关上窗，隐没。)

〔杨七郎抑郁地从外面进来。脸红红的，眼睛充着 血，显然是刚喝了酒。

杨 (一抬头看见了石)你在这儿，石敢当。我正要问你，

赛观音究竟要把小妹怎么样? 石 (大模大样)你这是问我?

杨 嗯。你告诉她，打死人要偿命的，她不能这么折磨小 妹 !

石 这不是狗拿耗子!别人的家事也用得着你管?

杨 跟你明说了吧，是我看上小妹了，谁要糟蹋她，我不 答应!

石 (勃然作色)笑话!你这是哪 一 国的规矩?勾引了人 家姑娘，你还充神气!你算老几?——他妈的一个 偷儿爷!

杨 我是偷儿爷，可是你就没办法治我!

石 瞧着吧，我要不办你个窃盗，也治你个拐带良家妇女 的罪名!

杨 好主意，有本事你试试。我不是哑巴，到了法院我有 话给他；反正闻太师跟赛观音就是贼窝家，谁也逃不 了干系。

〔全从右门上。

石 胡说八道，鬼才相信你。

杨 这是真情，不信也得信。实话说给你，石敢当，到时

候你甭也想干净!

石 你他妈的变了瘋狗了，怎么不问好歹乱咬人! 全 两位又怎么了?

杨 (不理全的问话)我不咬你!冤有头，债有主。可是

凡事有我在里头，你少插脚!你捎个信给赛观音。 石 我给你捎信?呸!(忿忿而下)

〔 半 晌 。 全 杨七!

杨 (冷冷地看着他)什么事?

全 我看你这几天簡直管不住自己了，你得小心点儿。 杨 我用不着小心，我谁都不怕!

全 (解譬地)这也得看情形。你这么闹下去，准闹出事 来。(停一停)我老想劝劝你，你这么年轻，又聪明

不该埋没在这儿。 杨 你叫我上哪儿去?

全 你有的是力气，只要肯吃苦，下河担水，下地种田，到 工场做活，哪儿不能去?你该明白你走的不是正路?

杨 我明白。这年头走正路，还不叫人活活饿死!

全 也许。可是路是人走的，咱们总该还有别的路走。 年轻人经不起耽搁，春天夜里短，做一场恶梦，醒过 来天也许就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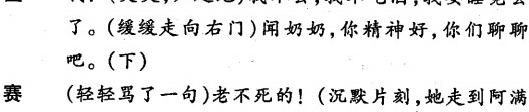
杨 (痛苦地打断他)你别说了! 全 怎么?

杨 你知道我心里多烦，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从左门进来了赛观音。神情装得极平静，心里却显

 然有什么冲动。

赛 (四面看看)就你们俩，他们都出去了?

全 嗯，全都坐茶馆泡酒店去了。 赛 你怎么不去?

全 我?(笑笑，知趣地)我不去，我不吃酒，我要睡觉去 了。(缓缓走向右门)闻奶奶，你精神好，你们聊聊

的铺前撩开帐子看了看，然后走向杨。) 杨 (冷淡地)你要说什么?

赛 (从容不迫，显然是有预备的)我知道你不爱听我的 话，可是生了疮迟早得开

, 足工 元心T 付 7 ,我 今儿个就把话说开

了。(她往梯边走)你来。

杨 这儿没有人，你就在这儿说好了。

赛 不，阁楼上说去。(看他并不动)反正——这也是末 了一回了。

〔杨略略踌躇，默默地向楼上走，用电筒照着，划一根 洋火燃着了小几上的洋烛。赛在后面跟着。

杨 有话快说。——我没有工夫。

赛 (妒恨地)连这点工夫都没有?你现在就这么忙! (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像是冷笑，又像是轻蔑)你明 白我的性气，我不是那种提不起放不下的娘们。我 从来不可怜人，也不愿意叫人可怜，自然更不能硬叫 人喜欢我。小杨，我不想别的，今儿个只要你把真情 对我漏一漏。

杨 (闪避)什么真情?

赛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阴干着。有情份的好下去，没情 份了也说得开，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只要你给我一 句话，咱们就一刀两断——

杨 你要我说什么?

赛 干脆 一 句：你是不是就这么跟我扯了?(逼紧一 步) 你说，别要含糊。

杨 你是明白人，我想也用不着多说，把话说得血淋淋 的，也没意思。

赛 (乘着他感情上的罅隙)我什么事都看得开，就在这 上头死心眼。我耳朵管里还装满着你的甜言蜜语， 亲的热的，我都记得。我不相信你的心就这么狠!

杨 (坚决)那么我告诉你，我——(终于不可抑制的轻轻 叹一口气，停下来，看着她，半天没有话说。)

赛 (媚惑地)你干么老看着我?你还没有看够?(慢慢 跑近他，像蛇一样，用手圈着他的颈)小杨，我们真心 好过，是不是?我们好的能合穿一条裤子的日子，你 记不记得?

杨 (松开她的手， 一横心)跑开!别跟我再来这个!跟 你说真的吧，我讨厌你，怕你，受不了你那一套。我

们没好过，我压根儿就没拿我的心给过你!

赛 (隐忍)怕是又把你的心拿给别的女人去了吧? 杨 那你管不着。

赛 就这么干脆!(竭力压制，从别一面进攻)也许我能 替你做媒人呢?

杨 多谢你!——我用不着! 〔两个人都僵着。

杨 现在话都说完了，你走吧。

赛 (声音已经显然表示了她内心的激动，可是依然忍耐 着)小杨，我劝你，顺风的篷子别扯得太足。我什么 都给了你，可是你现在说你压根儿没拿你的心给过

我!

**杨** 你什么都给了我?(有点妒意地)你没有给别的男 人 ?

赛 (胜利地)你吃醋还怎么样?

杨 我没有这个胃口!(顿了顿)可是凭心说，我没有对 你不起，我们好来好散。天下有的是男人，你用不着

你就不 我想一想?整天待在这个阴威成的死地 方，人都冷的像鬼；还有我的男人，那个独眼龙，他就 像猫头鹰，黑地里都瞪着眼睛看着我，不放松我。他 怕我不规矩，更怕我偷他的钱，他逼得我简直要发 疯!

杨 难道你还怕闻太师?

赛 不是怕，是腻他。我先前当你真心喜欢我，还指望你 带着我飞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现在——(显然 真有点感伤)好了，先前的事什么都不提了。你放 心，虽然你对不起我，我决不跟你为难。不过—— (欲言又止)

杨 (期待)有什么话你说好了。

赛 (装点笑容，假作多情，慢慢靠近他)小杨，你知道我  也是可怜人，我们到底不是冤家，我们该大家帮忙是

不是?

杨 帮——忙?

赛 (一字一字)我知道你喜欢小妹!

杨 (倏的跳起来，离开了她)所以你折磨她!告诉你，以 后再碰一碰小妹我不答应!

赛 (胸有成竹)一提小妹，瞧你急的!(甜甜地)小杨，我

是个古板人，化不开的我跟谁好就好到底。不论什 么事，是你做的我都不怨。既然你看上了小妹，我可 以做主把她嫁给你。(停了停，看看杨的反应)要用 钱我来帮忙。 ——三百只老洋够了吧?多一点也 行 。

**杨** **(迷惑)你说的是真心话?**

〔小斗子从左门进来，一看屋里没有人，他奇怪地四 面看看，发觉赛和杨在阁楼上。他轻手轻脚跑过去， 从吊梯爬上两级，就伏在梯上窃听。

赛 你别疑心，我说得出做得到，小妹的事包在我身上。 就怕有一个人不答应。

杨 (明明猜得出，却禁不住要问)谁?

赛 (紧接着)只要你有法子治他，你的事成了，绑在我脖

子上的结也解了，你帮自己的忙，也算帮了我的忙。 杨 我不懂你的意思。

赛 你真不懂? 杨 我不懂。

赛 (狠毒)那个独眼龙!那死鬼!有他在世一天，你一 天娶不了小妹，我也一天过不了好日子。你还不懂?

杨 (他慢慢想过来，吃惊地望着她，朝后退了一步，他的 声音是嘶哑的)什么,你说闻太师?- (赛观音目 光炯炯的看着他，他更紧张的做着掐人的姿势，嘴里 喃喃地)你要我把他 要我把他? —

赛 (胜利地点着头，鼓励他说出来)对了，对了，我要你 把他——

杨 (猛然劈面啐了她一口)呸!你打的好主意!你想借 我的手把你男人宰了，害了，用毒药毒死了，你好得

了他的家私，自由自在去寻野食；再一状子把我告到 衙门里。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一刀子害了两 个，回头你干干净净，还跑到街上去看出殡!

赛 (她微微露出一点慌张，但竭力镇定)你想到哪儿去 了，小杨?我为什么要害你?我还不是为大家打算。 事情完了，我走我的阳关路，你带着小妹远走高飞。 (半吓半诈地)我不瞒你说，为了你，我恨小妹，走开 了大家都好，不然我还要折磨她的。我管不住自己。 (挑拨地)再说，你难道不恨闻太师?他吃了你的黑 货，还回过头来咬你，你忘了他挑你吃过官司?

杨 你不用说下去了。我就信你说的是真话，我也不能 干这个。

赛 (愣了半晌)你真不干? 杨 我说过了，我决不干!

赛 (挑战)那我还剩两条路给你走? 杨 你说?

赛 (狠重)我不能叫人白白的欺负。跟你说明白了，今 儿要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跟你没个完!

杨 (轻蔑地冷笑一声)哼!

赛 (受了伤害，本性完全显露出来)你“哼”什么?你这 流氓，扒儿手，没天良的!你当我是好说话的?你 “哼，”——“哼!”——“哼!”-—(依着末两个“哼” 字，她狠狠地打了他两巴掌。)

杨 (一把捞住她一只手，很快地扭过来；她被扭得背转 身子去，屈一膝支在地上。然后他愤怒地举起拳头， 正要打下去，却在半空停住了；终于他松了手，顺势 一送，她踬仆在地上。)滚!滚开!我不打你，我打你

脏了我的手!(指着梯子)你给我滚!

**赛** **(很快的爬起来)你打!你打!(嚷着一头撞上去，两**

个就扭在一起)你打，你不打不是你爹妈养的!

〔当赛观音打了杨七郎的时候，小斗子吃了一惊，就 在那清脆的两掌中，紧张地从梯上退下来。

〔窗子同时吱吱地响着，有人在外面轻轻拉开窗。 〔斗一闪身躲在墙犄角，向窗口望着。 —

〔窗开了，探进一个头，是闻太师。像出洞的鼠，一只 眼闪闪有光，四面窃探。显然听到阁楼上的声音了， 他紧张地把头缩回去。

〔斗知道他要进来了，慌慌张张，要找个地方藏起来， 终于飞快地爬到吊梯的最上层伏着，偷看着下面的 情 形 。

〔闻太师进来了，是一只出洞的鼠——不，是一只正 待捕鸡的黄鼠狼，机警地蹑着足。阁楼上的一对正 扭得难解难分。他紧张地走向梯边，上了一步，一转 念间又退下来，四面看，似乎想找什么,终于很快地 从赖皮匠的皮匠担子找出一把割皮的刀子，再向梯 边走。——

〔斗慌急地摘下壁上的灯， 一口吹熄了，飞快地投向

闻太师的脚边。屋子里骤然漆黑，同时发出一声巨 响 。

〔闻杀猪也似的喊了声“救命”,刀子同时落地。 〔楼上扭结着的一对倏然住手。

杨 (一惊)什么?

闻 (惊叫之后，紧张地)谁，谁在上头?(一瞬间想起来， 误以为是阁楼上捣的蛋，随即顿着脚叫起来)好，狗

养的!你们要谋害我啊?你们— 一

(突然一个主意，气急败坏地跑过去，摘下了吊梯，接 着大叫)来人啊，大家来啊!

〔楼上的人僵着，一时不知道怎么好。

〔全拿着灯自右门上，仿佛早料到有这一幕，他很镇 定 。

全 大惊小怪，出了什么事了?

闻 (有人在旁边，壮了胆)杨七，你个小杂种王八羔子! 半夜三更把我女人关在阁楼上，你什么意思!他妈 的做了扒儿手不够，还拐诱人家妇女啊。(向外大 声)二叔!二叔!(没回音)他妈的!去去，报局子 去，叫局子派人来!

全 (慢腾腾把灯放在桌子上，讥刺地)叫局子的人来看 热闹啊，老板?

**闻** (忿忿然)该死该死!(手足无措地)人呢，人都死绝 了!(似乎要出去找人，又站着向楼上大嚷)杨七你 这小子，你有种你就别跑，你就——你就——

**杨** 我把你女人怎么了，你看清楚了没有?——你报局 子去，我等着你!

闻 (向全)去啊，告诉你报局子去!老混蛋，你听见了没 有?

全 (白他一眼，冷冷地)什么体面的事情，尽找人!(回

过身去找着)梯子呢，藏到哪儿去了? 杨 (大声)你让我下来!

闻 (追着全)别给他，梯子别给他!

〔杨跨出栏杆，两手攀着栏，垂下身子，一下就跳下地 来。闻大吃一惊。

闻 (当他要逃了)抓住他，别叫这小子跑了! 杨 我不跑!(跑近他，一手抓着他的前胸)走!

闻 (——不明白他的用意，狼狈地)小子，你敢撒野!你敢

杨 走，我跟你到局子去!

赛 (故意地鸡猫子喊叫起来)哎哟，小杨，你别到局子 去!老头儿，快别去，嚷嚷出去，我没脸儿见人了。 你让我下来吧!

闻 (气极，指着楼上大骂)你还要脸，你个骚狐狸，臭婊 子!你贱得发霉了，自己送上阁楼去，你还有脸!

斗 (忘乎所以，竟对着阁楼拍手叫起来)好，骚狐狸，臭 婊子!你在杨七阁楼上干么?

闻 (大出意外)谁?(一看是小瘪三，气上加气)他妈的 小鬼，你也来捣蛋!(说着直奔吊铺)

〔斗慌急地爬下来。闻瞎猫捉老鼠似的追了一阵，终 于叫他一溜烟逃了出去。

〔就在他们追逐的时候，老全架好梯子，赛观音下了 楼 。

赛 (假气假声地扭着杨)哎哟，小杨，你害苦了我了!你 叫我怎么办，我怎么见人?

杨 (猛然把她推倒在地)不要脸的，你这戏做给谁看! 你们是串通了诈我还怎么着?

赛 (就势捡起地上的切皮刀，作势要自杀)哎哟，我不要 活了!我不要活了!

闻 (痛苦地痉挛着，就像发疯)你死，你死，快给我死! 你这娼妇根!下贱东西!臭婊子!你这作的是什么 孽呀?你给我丢这个脸，给我活现世!(他跳上跳

下，终于结结巴巴，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赛 (拿着刀又扑到杨怀里)小杨，都是你，都是你!(她 把刀塞到他手里)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她显然 有一个目的，希望燃起闻的妒火，让他们打起来，那 把刀子好在闻太师身上试试它的锋芒，可是杨一手 丢回了皮匠担里。)

闻 (对着杨和赛，指手划脚，语不成声)你……你……你 ……她……她……她……你们……你们……你们 …… (终于迸出一句)我不饶你!

全 老板，你这冒冒失失的是干什么呀?人欺负不了你 的闻奶奶，你还看不出来?你先跟闻奶奶上楼去，把 事情弄清楚了再抓人还来得及。 一忽儿人全进来 了，你这么样是居心叫人看把戏啊?

闻 你……我……他……他 …… (终于一把抓着赛)走 你跟我走!

赛 (仍然做她的戏)小杨，小杨!

全 (推他们往外走)得了吧，闻奶奶，戏别做得太过火 了!

闻 (拉着赛走)走，走!(向杨)你……你……你 …… (又 憋出一句)有种别跑!

全 走吧，走吧。(推他们自左门下。他跑回来，坐下)

嗳，这一对!真是前世的冤孽! 〔 半 晌 。

〔阿满的床上发出微弱的咳嗽和呻吟声。

杨 (也坐下，狠狠地一拍桌子)真是他妈的骚狐狸!臭 婊子!

全 (叹为观止)她当着男人的面跟你来这个，真有她的!

这一来可好，闻太师还不跟她闹翻了!

杨 闹翻了?才怪呢!独眼龙就没法子治她。他拿钱比 女人看得重，他不怕那骚狐狸偷人，怕的是她拿钱贴 汉子。你明白吗? 只要那骚狐狸甜言蜜语连骗 带哄的一阵子，瞧着吧，他明儿还是甘甘心心当他的

忘八! 〔 半 晌 。

全 (深意地)朋友，你该交运了，白白得一个黄花闺女，

还有人送盘缠给你。 杨 你都听见了?

全 嗯，都听见了。我就在这儿(指隔房)门口坐着。我 早料到闭大师要来 ( 顿 了 顿 ) 你 怎

千杆到闻太师安米。(顿了顿)你怎么样?不见得听 那娘们的话，真把老家伙害死了吧?

杨 我犯不上。

全 你没觉得?刚才那娘们直拨火，想挑你跟闻太师打 起来。瞧着吧，那老家伙总有一天坏在他女人手里， 用不着你插一手。太难了，那个娘们，千万别沾她。 我这么大年纪了，可没见过像她那样的女人。她比 瘟神还叫人害怕!

杨 我知道。

全 你要真心喜欢小妹，干脆带着她跑。不然就一个人 走，走得远远的。你年纪那么轻，还不必急着要娶家 小吧?

〔满在帐中猛咳着，接着是剧烈的喘息，最后含糊地， 像从深谷中冒出来似的 一 声“老 — — 赖 — 嗳!——”终于寂然。

全 赖嫂子不对!(赶快立起，走向床边，撩开帐门看了

看，伸手到满额上一摸，瞿然地缩回来，身子跟着退 后了一步。)

杨 怎么样?(也站起来，跑近去。)

全 完了，完了。(微微的慌乱)她男人呢?赖皮匠呢? 杨 准在醉八仙。

全 我找他去。(向外面走)

杨 (寒声)我跟你去!我不想待这儿了!

〔他们匆遽地出去，把沉重的空虚和寂寞留在舞台 上 。

〔远远的汽笛声，火车声。

〔卖橄榄的惨厉的叫声若有若无地飘过。过后是死

寂 。

〔戏子喝得醉醺醺的，头发蓬乱，脚步跄踉地跑过来， 灯影模糊，悠悠忽忽地像是骷髅在跳舞。

**戏** (荒漠地，蹒跚地)全老头，你要我唱?你听着，老头 *子-*  (于是他载歌载舞，用凄绝人寰的声音唱了长 生殿中“闻铃”那出里的一节。)

袅旗旌旌，

背残日，风样影； 匹马崎岖怎暂停， 怎暂停?

只见阴云黯淡天昏瞑；

哀猿断肠，子规啼血，好叫人怕听。 兀的不惨杀人也么哥!

兀的不苦杀人也么哥! 萧条凭生；

峨峻山下少人经，

冷雨斜风扑面迎。

〔唱到一半，小妹出现在左门，站着静静的听。 妹 (感动地)戏子，唱得真好!

戏 哦，是你。你说唱得好? 妹 嗯，好。

戏 你看我还能上台不能? 妹 (不信地)你还要上台?

戏 嗯，上台。小妹，你听说过有个海月楼老板没有? 妹 海月楼?没听说过。

戏 你没听说过?海月楼，唱昆曲的群玉班的台柱 子!——那就是我，你认识吗?现在谁知道世上还 有个海月楼?完了，我连名字都没有了，人就知道管 我叫“戏子”,他妈的没名没姓的“戏子”!小妹，你知 道吗?人连名字都会死的。

妹 (有点害怕他的失常的神情)我不懂，你说什么?

戏 我连名字都没有了，我还活着干么?……(颓然半 晌)老头儿呢?(四面看看，忽然—--)奇怪，今晚这 儿好静!(再一看，灯火摇曳，他试着咳一声)见鬼 了，怎么阴风惨惨的!

妹 (不寒而栗)戏子，你别骇唬我，我怕。

戏 (再试着咳一声)人呢，人都哪儿去了，都死绝了? (看看床；风吹着帐子在飒飒的飘动)赖嫂子也不在? 怎么没声音?

妹 睡着了吧，我看看。(怯生生的跑近去，撩开帐子看 了看)啊!— 惊叫一声，飞速地逃到戏子身边，恐 怖地抱着他的一只胳膊，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她—— 她—

戏 (一面朝后退)怎么了，她怎么了? 妹 、 她——她死了!死了!

〔老全，赖皮匠，牛三，四喜子从左门匆匆进来，神情 严冷。老全先跑上床去，把帐子完全撩在顶上。大 家静静地站在床前。半晌没声音。

〔赖看看直挺挺的阿满，满脸泪痕，不发一言。 〔小妹跑到床前去，突地伏在床上哭起来。

妹 赖嫂子，你好苦的命呀!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去了 呀!

喜 别哭哭啼啼的，小妹!(烦躁地)你是借死人哭自己

啊小?妹还是伤心地犬。

全 (对赖)让她上天去，上天享福去。赶快给她料理料

理吧。

赖 (低沉地)想法子弄出去。 全 今晚就弄出去吗?

戏 (似乎酒醒了，轻轻地向牛)在这儿搁一夜，不会坏 吧?

喜 (瞪他一眼)坏什么?她活着早风干了!(向赖)怎么

样?我替你买棺材去! 赖 (低头，似乎没听见) 全 你有钱吗?

赖 (麻木地)我就有一块多， ……明儿还要付店钱。

牛 大家凑一凑吧，我有两块，明儿批报用的。(摸着口 袋 )

喜 我才九毛多。(他交给牛三。)

戏 我……(惭愧地)我一个销子都没有。

全 我还有一点。(摸着口袋)可是全凑上也没用啊。 〔 沉 默 。

赖 (自语似地)怎么办? 〔 沉 默 。

喜 找善堂来收拾吧。

牛 善堂晚上不开门。 〔 沉 默 。

全 只好等天亮再说。

戏 不成，一忽儿闻太师又来闹。 〔 沉 默 。

喜 挪到荒场上去，扔了算了。 牛 那怎么成!——犯法的!

〔沉默。——长长的，凝固的，闷塞的。

妹 (从床上抬起头，苦闷地看看僵了似的众人，半晌)你 们都怎么了?……你们怎么不说话? …… (半晌，绝 叫似地)大家说话呀，说呀!……我要憋死了，天哪! (大哭起来)

— — 幕

**第** **三** **幕**

景同前，下午四时。窗户开着，可以清楚的望见 天空的一角及淡黄色的云头。幕开时林黛玉正讲故 事，坐在那只矮竹椅上，眼望着空中，那本破烂的《红 楼梦》还在她手上。现在这个可怜人找到了寄托 ——是谁恶作剧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她以为书上的 林妹妹就是她自己，贾宝玉真是她的宝哥哥，他们互 相间关心，斗嘴，怜惜。石小妹偎倚着她，坐在骨牌 凳上；全老头坐在方桌左首，金不换站在全老头背 后，稍微靠里，稍微离开一点，背剪着手；牛三站在方 桌右首，一只脚登在板凳上，嘴上叨着香烟。桌子上 摊着骨牌。 ——大家全望着她，聚精会神的听她讲。 只有一个例外，赖皮匠远远的躺在床上，就是他老婆 阿满刚死去不久的那张床上，帐子撤去了。他不属 于这个团体，别人也不曾想到他。虽然他折磨阿满 至死。现在良心却责备他了。

林 (陶醉的)却说宝玉病的疯疯傻傻，人家要替他冲喜， 给他定了一个亲戚家的姑娘，名叫薛宝钗。可又因 为知道宝玉一个心里只有的是我，他们就骗他道： “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他闻听此言，就大笑

起来。随后又站起来说道：“我去瞧瞧林妹妹，叫她 放心。”他们一把拉住他说道：“林妹妹早知道了，她 如今要做新媳妇，(看书)自然害羞，哪里肯见你?”他 就说道：“等到娶过来，看她见我不见?”他们说道： “好好儿的便见你，若老是这样疯疯傻傻，她就不见 你了。”他说道：“我只有一颗心，(看书)早已交给林 妹妹了，他要过来，横竖给我带回来，还放在我肚子 里头。”……

妹 (打断她)咿!这些少爷是真的吗?

林 可不是么,有一回他还对我说：我要是死了，他去当 和尚呢。

金 可是傻丫头，你上一回可不是这样讲的?

林 ((被碰着了痛处，啪的把书摔到地上，恼怒的跳起来) 你少跟我废话! ……人家那个少爷可不是你这种少 爷——人家知道体恤女孩儿，你是个什么东西?一 个男子汉靠女人养活，不要脸还自称少爷，祖宗做过 官呢!

妹 (劝解。向金不换)别搅和她了，大少爷。两回讲的 两样，也是常事……(向林黛玉)别生气，林姑娘。你

讲你的，别理他好了。 金 好，往下讲罢。

牛 (用力将香烟头朝地下一摔，冷冷的)看你能把死蛤 蟆说成活的!

妹 (抚慰)咱们别理他们，林姑娘(拉住黛玉的手)你坐 下。 ……他们哪，一辈子连这个都讲不来!

林 (拾起书，坐下)要是他们再笑话我，我可不讲了。 (于是闭上眼睛)我听说人家要给他娶的是薛宝钗，

一阵子心疼，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一阵风就 跑到他那边儿。“你怎么了，宝玉?”我问。他就说 道：“病了。”“你怎么病的?”我又问。他又说道：“为 我林妹妹病了。”他愣愣的直瞧我，我愣愣的直瞧他， 我们俩只管微笑。后来不知怎么来着，我哇的一 口 血晕倒在地，过了两天我就死了。(泪流下来)他过 来哭我，我挺在棺材里头，他哭着哭着，直拿头朝棺 材上撞! … …

妹 你别难受，林姑娘。你看你说的我泪都掉下来了。

〔同时爆发了金不换同牛三的笑声，小妹，林黛玉，全 老头三人瞧着他们拍腿跌脚。

牛 算你有本事，林姑娘 …… (向众人)你们听她说的呀! 她自己死了，还会听见人家拿头朝她棺材上撞!

金 (捧住肚子)哎哟，我的亲妈，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当她讲的是真事吗，全老头?还有你小妹——傻 大姐!这全是那部《红楼梦》上的呀!

■

妹 (生气的)你是个生成的贱东西!红楼梦，黑楼梦，关 着你那块啦?你，你 …… (想不出骂什么好)你滚你 的!(忽然向林)别搭理他!

林 (恼羞成怒，跑过去，把牌扫到地上)我讲我的，你们 不爱听，你们滚到黄浦江里去，我没有下帖子请你们 哪!(指着金)你笑好啦，你个没良心的狗种，我养活 你，喂饱你，你倒会咬我。老天爷有一天要咒你的， 你等着吧，金不换!

牛 你这是干么?牌又没有笑你?(弯下腰去拾牌)

全 (站起来，向金不换使个眼色)你怎么老是想撩她呀? (转对黛玉)你也犯不着跟他吵，林姑娘。左右你骂

过他，也就算了。(搀住她的胳膊)来，咱们到外边 去，(她跟他朝外走)这算得了什么?反正我信的过 你，他们要笑，就让他们去笑，你只要这么一想就成。

林 (分辩)我说的是真的吗!

全 (像哄孩子)真的，真的，他们才是假的。

〔金不换与牛三目送二人出去，然后对望一下，脸上 现出会意的笑容。

〔小妹从衣袋里取出瓜子来嗑。

**金** (摇头叹气)只有老天爷知道，她是多大的个傻子! (摹仿女腔)“我的好妹妹呀!”……她的心肠好；可就

因为心肠好，她才算傻的透顶!

〔牛三坐下，郑重其事的过他的关。

牛 (拿起一张牌清脆的朝桌子一拍，仿佛自语)也不知

怎么的，我们人都喜欢说谎。 妹 因为说谎比讲真话有趣。

金 咿!小妹，又是杨七给你带回来的瓜子? 妹 (并不看金)谁带回来的，要你管!

金 我当然不管。可是我敢说总不是赛观音跟独眼龙给 你的罢?

妹 你又痒了不是?

金 你今个这是怎么啦?就跟蒺藜似的， 一动一个刺。 妹 你要问么!

金 好，不要问就不问。你不喜欢这个，咱们改个题目。

刚才你说撒谎有趣，那你也爱撒谎吗? 妹 嗯 。

金 那你公开出来，咱们听听?

妹 (想了一下，郑重的)我，我……(吞吞吐吐，不能表达

自己的意思)很多事，我老想着。有时候，我想着，我 — 好像是等着 ……

**金** **呃!**

妹 (用手剥着瓜子，为难的，忽然腆然一笑)我好像老是 等着，明天说不定会忽然出一件事。—

金 (截住她)我呀，我可什么都不等。过去的过去了，过 去就算完了。要来的，天塌砸大家，你不能用一个肩 膀撑住天塌下来。(忽然一转)可是，你还想什么呢?

妹 我心里老是害怕，我怕我——说不定—我忽然死 了 。

金 (向牛三笑)哈，卖报的，你听听她说的谎话! 牛 (并不抬头)什么谎话?

金 她说她害怕死。(向小妹)你说了老半天，小妹，这可 不是的呀?

妹 金

(脸 一红)你干么要问呢?我不会说!(站起来要 走。)

你先别走!小妹——你姐姐跟你姐夫不是不在家 吗?

妹 嗯，他们上八仙桥看病去啦。

金 那你听我说，我不是跟你闹着玩；我是说的真话。你 这不是说谎；这翻成文明话呀，叫做“理想”——这就 是你姐姐跟你姐夫把你折磨坏了，所以呀，你年纪轻 轻的就想到死。

妹 (重新坐下)可也不光是我自己，咱们人不是都很苦 的?

**赖** (从床上蹶然坐起，愤愤大喊)咱们都苦?咱们不是 都苦!你就会在那里胡说八道——要是都苦，就没

有人觉得自己苦了，你懂不懂?

〔他把屋子里的人吓了一跳，— 他们全别转脸去惊

愕的望着他，连牛三在内。

牛 你干么呀，皮匠癞痢头?蝎子螫住你的庭了吗?你 只管直着嗓子叫。

赖 (重新倒下，像被小虫啮着心似的呻吟着)大家都苦? 只有我苦，苦的只有我……

金 (透口气)哦，他妈的! … … 〔全老头从左边门走进来。

全 (笑着，温和的)我要训你们了，二位。人家原是好好 儿，你们逗的她哭——要是说谎啊，能教她心里头痛 快，这损着你们什么?

金 她教人家讨厌，你知道不，老鬼?“宝哥哥……”老是 这个调门，大爷干脆(一拍胸脯)不喜欢!

全 (说服的)大少爷，你得了。她苦也苦的够了，你得问

问良心，替她想想：除了说谎能给她点希望，别的可

〔赖把他打断了。他第二次从床上跳起来，有若衣裳 着了火。

赖 (疯狂的大喊)什么是希望啊，哪儿是的?希望，希 望!(用手扯开衣襟)这就是你们他妈的希望!给， 拿去!这就是——这就是希望!没有生意，没有钱， 没有饭吃。连狗都不肯来看你一眼，这才是希望! (声嘶力竭，突然放低，如同自语，随后不自知的逐渐 放高)希望，我要希望干么?我的老天爷，你快教我 透口气罢，我连气都透不过来，——阿满死了，她害 病死的，我的良心得受责备。这是为什么呀?(眼中

突然现出愤怒的火光，指着全老头等)希望，教你们 饿死才是希望!你们全滚，全给我他妈的滚!(指 门 )

牛 他妈这小子发疯了!

妹 (惊慌的)老伯伯，你快去 ……

全 (向赖走过去)你要安静一点，皮匠朋友。你家的死 了，可没人说是你杀的她。

赖 就是我杀的她，(站起来)你说好了。你说罢。老妖 怪，就是我杀的阿满!(咬牙切齿)哦!你还假冒伪 善，你朝人家疮口上抹蜜，充假善人!我告诉你：我 不信你，我恨每一个人，我恨你那个希望!(喊着向 左边门扬长奔去)

〔杨七郎满腹心思，从左边门走进来，惊讶的瞅着赖 皮匠，一面让路给他过去。

金 (一眼看见杨七郎，快乐的跳起来，)喂，偷儿爷，你回 来的正好，这儿可真热闹嚷!

〔杨七郎不作声向他走来，抓住他，把胳膊给扭转去。 他惊骇的叫嚷着，像一只被吓坏了的狗。

金 (恳求)饶了我吧，朋友，看在小妹面上。你看，(指小 妹)人家在那儿老半天，等你说体己话呢。

妹 (跳起来啐一口)呸，该死的!好好儿的，你干么扯上 我?拔他的舌头，小杨!

金 (向小妹，嘲笑的)啃，你自己听听罢，大姑娘——现 在就跟俩口子样啦。“小杨，小杨”——他是你的什 么人哪?说着自己也不嫌嘴酸!

杨 你再贱!(手上加了力) 金 唉哟，唉哟，不敢了。

妹 再用点劲!

全 教他走吧，杨七。他还得给林姑娘赔不是哩。

〔杨七郎用力一推，把金不换推了个踉跄。他逃到左 门口，然后转过身来。

: 金

(笑着)你等着瞧吧，小妹，一个姑娘家，没有好心，就 没好报。待会赛观音跟闻太师回来，不打你才怪。

〔杨七郎作势要追上去。他很快在门口隐没了。

杨 (朝小妹瞥了一眼，向全老头)你们刚才干什么,老伯 伯?

全 赖皮匠，赖皮匠快毁了。(叹气。朝旁边站开一步) 杨 赖皮匠又闹什么?

牛 (插言)刚才这混小子真吓人。 杨 哦!

妹 我还当他中了邪祟了呢。(转向全老头)对不对时，老 伯伯?

全 他的心碎了。他老觉得，觉得对不起他家的，(向小

妹)过去他常常打她吗? 妹 可不是，有时候一天三顿。

杨 (悒郁的)我顶不喜欢这家伙。平常你瞧他那股神 儿!老是嚷着：“我是靠力气吃饭的!”你靠力吃饭， 驴也靠力吃饭，它可不会折磨老婆!

全 现在他后悔了。可是(一声长叹)哎!一个人心碎 了，没有别的希望，这就算完了。

牛 (过完关，一面收拾牌，轻悠悠的)完了好!天下有的 是人，完一个少一个!(拿着牌向吊铺走去，预备放

到老地方：褥子底下。) 妹 你又该去批报了。

。

牛 (笑着埋怨)“又该去批报了!”你还说呢，你也不喊我

吉

一声!(忽然— )唉哟，我安误点丁! 忌总从庄

下)

全 (笑着)走好。别教汽车辗着你!

牛 (在门外)托你的福，老头儿。你少说吉祥话罢。

全 (转回来，有所感触的)唉!年轻人——人年轻真好!

杨 (终于得了机会)小妹，我正找你的——你姐姐他们

不在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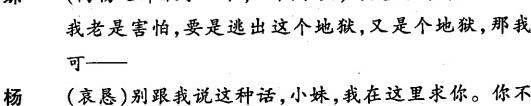
妹 嗯。出去了。

杨 小妹，我跟你说过好几回了，咱们走罢——咱们好好 儿的人，硬要跟他们挤在一块，跟他们一齐烂，这是 为什么呀!(妹低头不语)你别怕老全，咱们的事老 全全知道。

妹 (疑惑的对全老头瞟过去)

全 他说的不错，小妹。你们还是走罢，走的远远的，越 远越好。你是个好姑娘，你又不傻，那你想想：你在 这里等什么?在你姐姐手心里头，你一辈子也熬不 出来!

妹 (向杨七郎瞅了一眼，又低下头)可是逃到哪儿去呢?



知道我心里有多少苦。你姐姐——这你叫我怎么 说?你想想她的心有多毒，他教唆我杀她男人，杀独 眼龙，你知道吗?

全 她不单要陷害杨七，以后她也会陷害你的。 妹 (悒郁的)我知道。

杨 本来我一个人也能走开，我想过；可是教我把你一个 人丢在这个恶鬼手里头，你教我怎么放心?(看见她 不言语，接着)你心里头也许想着我是个贼，我跟你 说过：我是的。我没有瞒你。可是现在我要洗手了， 为了你，我打今天起就洗手。 ——你当我就不讨厌 我这一行吗?我对你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明白。 我跟我自己说：“世界上有很多人，因为有势力，有 钱，他们教人家害怕，教人家尊敬，他们可是比我更 大的贼。”我用这话开导自己，可是有什么用?“别人 坏别人的，我不应该跟他们比，"我心里说，“人生在 世，应该活的有意思，应该活的自己能敬重自己!”

全 他说的好，说的不错，小妹。这全是真的，咱们活着， 不为求人家尊敬，是要自己能尊敬自己。

杨 我从孩子时候起就做贼。认识我的都叫我：“杨七 郎，贼种，贼儿子!”没有一个肯夸奖我。“好吧，大爷

:

就偷给你们看!”我就是这么起头做贼的，小妹! 妹 ( 几乎掉泪)别说了，小杨。别再说了……

杨 我要全讲给你，小妹，全讲给你一个人听；除了你我 还讲给谁?

〔赛观音与闻太师从八仙桥回来，打窗外经过，听见 屋子里的几位说话，动了卑鄙心，悄悄立住窃听。屋 内三人继续说下去。

妹 现在讲这个有什么用呢， …… (稍顿)我心里头老害 怕，觉着要出乱子，也许我就忽然死了。

杨 这是你姐姐跟那个独眼鬼把你折磨坏了。你放心 罢，只要有我活着，没有人敢动你一指头。我们干么 会死?我们要活下去，活到头发白，活到这屋子里头

的人死完，我们才死呢。

全 拿稳主意，跟他走吧，打这个火坑里跳出去吧。

杨 先不说咱们的情义，就是只见过一面，你也该动动 心，可怜我呀，小妹。我通统对你讲过——我过的这 算什么日子?见天一醒，我就像在地狱里头，下面还 有一张大嘴，它要把我拽，拽，拽下去，活活的吞下 去。还有你，你的日子难道就甜一点吗?你姐姐跟 独眼龙是两恶鬼，他们喝了你的血，吃了你的肉。还 要啃你的骨头。

全 现在他在学好，等着你救他的，小妹，千万别推开他。 他是个好孩子。只要你肯时常提醒他：“你是个好 人，小杨，你可别忘记呀!”只要这么一说，他就会像 个孩子，乖乖的投到你怀里了。你仔细想想吧，好姑 娘，跟着他，你还怕什么?你们俩人还有哪里不能

去?你还留恋谁?你姐姐还是她男人? 杨 小妹，你听听老全说的 ……

妹 (突然抬起头，直望着杨七郎，并用手抓住他)可是我 得告诉你一件，小杨：你别以为咱们一齐逃走，我这 个人就是你的了，就像皮匠对赖嫂子，你要打就打， 要骂就骂。我敢对天赌咒，只要你动我一下，我就不 饶你：我可不怜恤我自己，我会上吊。

杨 (激动的)小妹，要是我动你一下，教我的手烂—— 〔闻太师匆匆离开窗户。

赛 (从窗外探进头，嘲笑的，大嚷)好啊，大家快来看哪， 这里快拜堂了!(指着全老头)老狗多会当牵头拉皮 条哇!

妹 (惊慌的)全叫他们听见了，这怎么办?咱们不知道，

他们这是多咱回来的?

**杨** (向赛观音，恨极)骚婊子，你干么不去死!(作势奔 过去，看见她缩回头)小妹!你别怕。有我在这里， 你怕她的什么?

小 1 4 H liA

赛 (重新探进头)别害怕呀，小妹，他不会打你—— 他没 学会打也没学会温存，可是我倒会呀!

全 (厌恶的朝旁边啐一 口)恶鬼，恶鬼!地狱里头放出 来的恶鬼!

赛 (继续对着小妹嘲笑杨七郎)你看他吹牛皮胆子大着 啦。那可不假呀，要不然他也不会做小偷，看见有个 人就逃哇!

〔杨七郎第二次预备冲过去，她缩回窗外。 〔闻太师走进来，神情卑琐，奸险的笑着。

闻 嘻嘻，你们商量老半天，又有人帮忙，讲好啦吗? 杨 干什么?

闻 干什么呀?我也正问你啦?你不是教她可怜你，跟

你搭伴逃走的吗? 杨 你要怎么样?

闻 喝!要怎么样?我说这很好啊，你教她可怜你，这老 瘪三给你加劲，她上了你的鉤，还没有出我的大门， 可就在那里说：“小杨，你敢动我一下，我可不怜恤我 自己——”嘻嘻，这够味啊?

杨 (忍耐不住)闻太师，我告诉你——

闻 你用不着告诉，我全听见了。对不对啊，小妹? 妹 (惊慌)我 … …

闻 你，(骤然变色，恶声恶气)拿白米饭喂饱了你，谁教 你死在这儿浪的?桌子你抹过没有?水壶都烧红

了，你知不知道?

妹 我当你们上八仙桥看病去了?

闻 我们上八仙桥看病，好教你个小贱人在这儿跟人家 吊膀子轧拼头啊?

杨 (怒冲冲逼上去)独眼龙，你嘴放干净 一 点!这 一 回 我关照你，你别怪我跟你撒野。

闻 (不服输)噎，你倒跟我撒野?(提高声音)你认错招 牌了，好朋友。这店是我姓闻的开的，不是你姓杨的 开的；我姓闻的是你的房东，可不是你姓杨的是我的 房东。你自己放明白点儿，你勾引人家良家妇女，我 不到局子里报告你，就算你掷骰子掷到十八点了，你 还冲住我来撒野!

赛 (嘲弄的)哎哟嚷，这可越来越新奇了，半腰里生出个 小偷，人家的事，用得着他来管哪!(向闻太师怂恿 的)他算是个卖什么的呀?上一回他勾引了我，这一 回他又来勾引我妹妹啦。你但凡有点血性，还不跟 他拼上去呀?

〔杨七郎预备向她奔过去，全老头止住他。 全 你走开吧，杨七，她正挑拨你的。

杨 (回过头来向闻太师)我再关照你一遍，老小子，打现 在起，不准你们再欺负她。(指小妹，看见她要出去) 别去，小妹，有活教他们自己去干。

闻 (嘲弄的)你别去，小妹。你听他的话，坐到这儿，教 我们当太太侍候你吧?

妹 (为难的)我就去这一回。(急忙走下)

〔闻太师胜利的望着杨七郎笑。

杨 (厌恶的)你不用得意，独眼鬼，总有一天，我教你尝

闻 杨 闻  杨 赛 全 杨 赛 杨 赛 闻 全 闻 全 闻

尝味道!

嘻，那倒要请问：你是谁呀?

(忍受不住，发火)我是你大爷!你大爷，你知道不? 小妹不是你们拿钱买的丫头，她给你们做牛做马，教 你们平白使唤几年，也算够你们的了。我明白告诉 你：从今天起她是我的!

她是你的?嘻嘻，这倒是新闻!请问你多咱买的，你 花了多少钱哪!

〔赛观音发出一阵震动屋宇的狂笑。

(威吓)你尽管笑罢，骚母狗，以后有你笑的!

哎哟嚷，你瞧咱们小偷爷多厉害——就凭你那块料 子，还想吓唬我啦。

(捉住杨七郎的胳膊朝外推)快到外边去罢，杨七，别 上她的当——她正要你的，你看不出来?

你等着吧，骚女人，等到你烂掉生蛆，我也不会要你!

我可要你呀，小偷爷?

咱们走着瞧!(走出去)

怎么啦，你可就走啦?我等着给你跟小妹安排成亲 啦?(恨极，对全)老瘪三，你仔细着，我放不了你。 (随即离开窗口)

(在怀里掏摸了一阵，生怕丢掉什么似的。然后—— 当然没有好气)喂，朋友，现在轮着你了。你打算怎 么办?

(仍旧诚恳平和的)怎么办，你说，我听你的。 你听我的，你明天一早给我滚!(朝门一指) 好。我走，明儿就走。

你总算识趣。(不甘心就此收场，无话找话)请问到

哪里去?

全 朝前，走到哪里就是哪里。

闻 (冷笑)嘻!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忽然冷了脸， 训诫的口吻)去做游民，对不对?你不高兴老呆在一 个地方，对不对?

全 我们走江湖卖药的，就是仗着两条腿。不是不高兴。 闻 你别怪我打听你的底细，朋友……你住的是我的店，

我是你的老板，万一你闹出事来，我得替你担干系 的 。

全 你说的不错。

闻 所以我还得问一声：你有家吗?……怎么?你没有 吗?你要是个正经人——像你这么大岁数，有了这 把胡子，你就应该像我姓闻的，自己有个老窠，安分 守己活着，吃的是自己家里烧的饭，住的是自己的房 子——

全 这我知道，我明白。

**闻** 你明白，你明白就好!可是我还得告诉你一件：像你 这种人——瘪三，穷鬼，苦力，你们应该死尽死绝，你 明白吗?老瘪三!你们是上辈子做了坏事，老天爷 罚你们来受罪的，你明白吗?

全 (被欺负过甚，也有点反应)你不喜欢穷人……

闻 你们穷人没有好东西，你明白不明白?你们穷人只 会靠别人活着，就像虱子，臭虫— 们活着干么 呀?世界上要你们这种人作么用啊?你们白占着世 界上的地方在世界上做坏事，还丢这个世界的脸!

全 闻太师，穷人也有好的，不全是坏人。 闻 怎么说，老瘪三?你也叫我闻太师?

全 (为难的)那，那……

闻 你应该叫我闻大爷，你懂不懂?(看见对方不作声， 接着)我姓闻的生来就恨你这种人，穷，穷就应该尊 敬人家，在人家前面，就该巴结一点。你吃了几十年 饭，连这个都不懂啊?

全 我是个粗人，不会花言巧语的。

闻 你说什么?你还敢跟我强辩?我也没有工夫跟你唠 叨，老瘪三!我明白告诉你，你是住在我的店里，你 要安分一点，别搅和人家，别管闲事，别穿凿人家逃 走——要不然，哼，你记住：我的亲戚是在机关里做 事的!只要我嘴一动，就能把你——(作一个威吓手 势)你明白没有?

〔赛观音从门口探进头，接着现出全身。

赛 (对闻)你跟这个老瘪三唠叨什么?快喝茶去吧，给 你炖的药茶，快炖好了。

闻 (怒视着全，对赛)我不喝了， ——没有工夫! 赛 (出乎意料)你不喝可怎么办?

〔四喜子从窗外探进头来。

喜 你叫闻大爷喝什么啦，闻奶奶?好喝的吗? 赛 你少管闲事!

喜 你瞧你，我又怎么你啦?

赛 (掉头不顾，向闻)你到底还喝不喝?成天嚷着，半夜 里头又是脊梁骨疼了，腿疼了，又是心口闷的慌了。

好容易给你炖了药茶——又不喝了! 闻 停一停，我这就来。(对全)你—一

喜 (对赛)半夜里头脊梁骨疼?这好办。(略顿，引起赛 的注意，然后——)只用一个，丹方儿，闻奶奶，你晚

上少摸索(读若削)他就好了，他这么大年纪。 赛 瘪三儿!

喜 你就这样骂我?

赛 骂你是看得起你。骂过你了，你又怎样?

喜 不怎样。你给闻大爷炖的药茶，里头就没兑点什么?

*赛* *(不屑一理)*

喜 你没有兑毒药进去?

赛 (被道着了毛病，勃然)你少放屁，四喜子!…… 闻 (截住赛)干么?干么?你跟他嚷嚷什么?

赛 倒是我跟他嚷嚷!你就没有问问他——他，他怎么 讲我来的。

闻 他怎么讲?

赛 没，没什么……咱们走吧。

喜 慢着，闻奶奶。我讲过，你说出来吧?你怎么不说 啦?那还是教我告诉闻大爷罢。我不过说着玩玩 ——她说给你炖好药茶了，我就问她里头兑了毒药 没有，我说着玩儿的，她可就抢了毛了。

闻 (指着喜)你——

赛 (对喜)你放狗屁，我给他下毒药——(对闻)你听他 自己说的，我给你下毒药!我们俩老夫老妻的过了 这好几年——(忽然又对喜)我们俩老夫老妻的过了 这好几年，你敢血口喷人，拿这些脏话诬赖我呀?赶 明儿万一你闻大爷说不的有个那个，准是你下的毒。 你走着瞧，我告你谋财害命，你非抵偿不可!

闻 四喜子，你吃饱饭闲着没事做吗?你怎么长了这么 大的?快三十了还乱嚼舌头!

喜 (不得已，以笑解围)哎哟，你瞧，你瞧，你们两口子可

一齐来啦?好，我乱嚼舌头，就算。你们走罢。你去 喝你的药茶罢，喝好了，你躺到棺材里去。那你心口 也不闷了，脊梁骨也不疼了。

闻 (充耳不闻。对全)你听着，老瘪三!明天一早你就

得滚蛋，你听清没有?

赛 (不耐烦)得了，咱们走罢。

闻 (对全)要是我明天还看见你，我对你说过，你自己心 里放亮一点!

全 (忍无可忍，身子发颤了，准备爆发了)我欠你店钱? 闻 你不欠。

全 哦。我弄坏了你的东西? 闻 你 没 有 。

全 哦。我犯了法? 闻 你，你没有。

全 (爆发)我不犯法，不欠你店钱，你不能撵我!我对你 说：我不走!我本来要走的，你们撵我，我偏不走!

闻 (大声)你不走，我有办法教你走!

赛 (插嘴)把你老瘪三关起来，你不走!

全 我明白!我不怕!你们撵我，我偏不走!你们要把 他喊来，把那个巡警——(单对赛)他是你叔叔，对不 对?好，去!去把他叫来，就说这里住着个强盗。一 个强盗，快七十岁了。(声泪俱下)去吧。你们有本 事，我知道，你们请一笔赏号。我不怕!

喜 你们讲的什么买卖呀，老头儿?

全 他们吓唬我，他们。我对他们说，顶好诬赖我是强 盗，他们好得一笔奖赏。

赛 (朝喜白了一眼，对闻催促)咱们走吧!你的药茶快

炖好了。

喜 (笑着，大声)你教他们卖你吗?哈哈，老头儿，你可 当心，就是三个铜子儿他们也干!

赛 (起身跑)小瘪三，你也留神点，哪一天也能把你关起 来。你尽说风凉话好了!(说罢掉头而去，闻在后面

这一点可不合柳你，大爷在大牢里头坐过四年，告诉

了你罢!

闻 (转回头向喜威吓的)你记住!

〔闻太师同赛观音走出，四喜子从窗户跳入。

喜 老头儿，你今个高老庄招亲，怎么又是一变哪?

全 (不直接作答)没有法子，四喜子，人一穷，无论到那

里都教人家欺负。 喜 你说的不错。

全 不错。就是一点，(手颤抖着，胡子也颤抖着)我活到 快七十了，孩子老婆都教我活过去了，南的，北的，我 跑一辈子，可没有人骂过我。方才他们骂我“老瘪 三”,就这一点教我不受用!(老泪又从他眼里流出 来 )

喜 骂沾不到身上，老伯伯!你别难受。像你这么大年 纪，他骂你，他造孽。

全 (颤颤的拭去泪)我是老了，不提了。就是小妹，心底 好，脾气好，可就命苦。遇见这么个姐姐，加上他男 人，(忽然)唉!这都是前世的冤孽!

喜 我看你还是走罢，老伯伯，在这里你活不到子孙满 堂。就说我吧——(忽然岔开)我坐过四年大牢，你 知道不知道?

全 呵?没听说。

喜 我整整坐了四年。原来我不会吃酒，也不会赌博，这

都是在大牢里头学来的。 全 (惊讶)呵?那为什么?

喜 就因为我有个妹妹，就跟小妹差不多，是个好姑娘， 现在她死六七年了，我也不怕你知道：一个坏小子坑 了她。我一发火，他妈的!一刀子下去，我给他个对 穿!

全 你应该忍耐点儿。

喜 现在我住在这里，吃吃酒，賭赌博，哪一天一死，以后 呀，管他娘的个蛋!

〔赖皮匠走进来，低垂着头。

喜 (一眼看见赖)喂。皮匠你干么失魂丧魄的?你又转 什么念头?

赖 (疲倦的)我正想：这教我怎么办?没有吃的，没有用

的，一个销子都没有——阿满一死，全花光了。

喜 教我给你出主意呀，什么都不做，罢他娘的工。就坐 在那里，活个千年黑，万年白，硬给这个世界儿作妈 的个累赘!

赖 你还说风凉话……我自己——这样活着——我自己 都害羞。

**喜** 这可又是为什么呀?你尽管放心好了，朋友，就是你 过的跟癥狗一样，也没人肯替你红脸。教我说你还 是看开一点，要是你不做工，我也不做，他也不做 成千成万的人不做，大家都不做——你明白吗? 大家都坐在那块儿，没有一个傻子，到那时候你看世 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楼上闻太师与赛观音的房子里一阵骚动，立即送来 小妹负痛的喊声同哭声。

**妹的声音** 为什么呀?我犯了什么错，你们打我?

**全** (倾听着)小妹!这哭的是她。哦，这两条恶狗! 〔楼上送来一片吵闹声，瓷器的破碎声。

**闻的声音** (尖利的)哦!小贱人!小婊子!你找相好 … …

**赛的声音** 停一停，教我收拾她- — 嗯!嗯!嗯! … … (表示 殴打，恨极了)

**妹的声音** 救命啊!他们打我的呀!小杨啊!救命啊!快来 救命啊!他们要杀我啦! … …

喜 (奔至窗口，伸出头，向上面)喂，你们在哪里啦?为 什么呀?

全 (忙乱的)杨七呢?快把他喊来。喂，皮匠，快叫杨 七 !

〔赖皮匠充耳不闻。

全 四喜子，你去把杨七找来。

喜 好，好。(应着抽回身子，忽然头又伸向窗外大喊) 喂，唱戏的，快去找杨七郎去，就说赛观音跟闻太师

打小妹的，小妹快叫打死了。快跑! **戏子的声音** 你自己干什么啦?

**喜** 我去劝架，懒虫!(抽回身子，向全，把手一挥)走，老 头儿，咱们看看去。

**妹的声音** 姐姐!好姐姐! … … 杨 — — 杨 … … **全** 嘴给塞住了。塞住了，快些! ……

〔四喜子与全老头跑出去。

〔楼上的噪杂声渐渐静下去，可以听见全老头与四喜 子上楼的脚步声。随后是门被踢开声，喜的喝止声：

“住手!看谁敢动!”

〔舞台突然静寂，为一片薄暮笼罩。赖皮匠孑然独 坐，脸色灰白，怅怅的望着空中，好像会突然滚下泪 来。可是他的眼中除去空虚，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赖 (喃喃)怎么办呢?生成一个人，你得朝下活，你得有 个窝。(提高声音)一个窝!可是哪儿是我的窝呀? 一个销子都没有……一个光人，没有指望，没有依靠



〔他站起来朝外走，像一个游魂。吵闹声重新打楼上 响过来。突然他注意了，他站住听。

**赛的声音** 我是她亲姐姐，你们干么挡住我?……

**闻的声音** 你们凭的什么?……听我说，各位房客。……

**喜的声音** 去叫杨七，邻居们。把独眼鬼赶开。打这个母狗! **赛的声音** 你们别听他的，列位好房客。他是个强盗啊!



赖 哦!他们打架。你们打吧，打你们的吧!(深深叹了 口气，走出去)

〔一阵警笛声，小斗子从窗户跳进来——警笛还在他 手 里 。

〔石敢当接着也在窗口出现，因为身体颜预，想跟着 跳进来，却不成功。

斗 (跳跃着笑着，看见石进不来，十分得意)你凭什么打 人哪?青天白日，你凭哪一条法律打我?

石 (屡试跳窗失败之后，大喘着)快给我爬过来，小兔崽 子!等我急了，我报告你侮辱警长，把你小瘪三给抓 到局子里去!

斗 (一拍胸膛)你爷爷不尿你!臊你的窝窝。只兴你打

人哪?(看见石敢当终于爬进来，于是吹动警笛绕桌

子逃避，笑、嚷着)哎呀，救人哪!快救人哪! …… 石 (追着)站住，小瘪三，把哨子还我!

〔闻太师踉跄进来，他的脸因为不堪痛苦皱起来了。 明白点说，他中毒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挣扎着， 四处观望，想找个依靠的地方。

闻 (终于看见了石敢当，断续的，沉沉的)二叔，快救命! 把，把他，把四喜子抓起来，他行凶打人!还有那个 老瘪三，你把他们一齐抓起来!

〔石敢当只顾追小斗子，在这里吵闹乃平常事，他无 暇理会。

〔紧接着闻太师，馒头张同林黛玉把石小妹扶进来。 她差不多快失去了知觉，她姐姐和她姐夫把她打的 遍身皆伤，恨犹未解，更以沸水烫伤了她的双脚。她 的头发乱了，一部分遮住脸，嘴边脸上有血，衣服有 被扯破的地方。四喜子跟全老头断后，抵挡住如母 虎一般要扑上来殴打小妹的赛观音。

全 (向赛)她是个人，闻奶奶，你不能随便打她。

喜 (向赛，厌恶的)滚开!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赛 (装腔作势)瘪三，王八，贼!你们算是哪一门子亲 戚，我们的家务事要你们来管?(索性耍赖，用头碰 上去)你们打我，欺负我是个女人哪?你们打，你们 打吧，我把命拼上了。你们敢动我一指头，才是亲爹 的种子。

张 (远远的劝解)闻奶奶，你疯了吗?你打的也算够的， 别再吵了。

〔小斗子看见赛观音，跑过去跳跃，叫嚣，挤眼吐舌。

〔赛观音一直奔向石敢当。

**赛** (拉住石的胳膊，伪哭)二叔，你快救我呀，扫街鬼跟 那个老瘪三打我——可敢打你亲侄女呀。我的老天 爷呀，以后你这可怎么在世面上混哪?二叔，(摇着) 我的好二叔哇，你去把他们抓起来呀!

**石** (终于逮住了小斗子)哦，我总算把你逮住了，小瘪 三!把哨子还我!

斗 (交出哨子，从石敢当手中挣脱，继续跳着，叫嚣着) 喔呀呀!打呀，打赛观音赛母狗!打那个贴太阳膏 的臭婊子呀!快来打呀!

喜· (一眼看见从外边进来的杨七郎)赶快吧，杨七。(指 着赛观音与闻太师)去揍他们——小妹快教他们捶 成泥了!

〔杨七郎冲进来，一言不发直走到石小妹前面。

〔人们早已在纷乱中把她扶到桌子旁边，和林黛玉并 排坐在板凳上，林黛玉揽住她的腰。她晕沉沉靠在 林黛玉身子上，头枕在她肩膀上。

〔窗外聚集一群看热闹的——男女都有。

杨 (拉住小妹的手，沉痛的)小妹，他们怎么你啦? 林 (对妹，用手摇着)小妹，小妹……

〔妹毫无动静。

闻 (一看见杨七郎，先下手为强——痛苦的)二叔，二 叔，你把杨七——杨七抓起来。列位房客，他，他是 个贼，请帮帮我们，把他抓起来。

杨 (向闻冲上去)他是个贼!(恨极了)你个姑子养的杂 种!(一顿拳脚把闻太师打倒，又向小妹走过去。)

赛 哎哟，他可打我男人啦!你们过去打杨七呀?(看见

无人理会，向石敢当)二叔，你快把杨七抓起来，他打 我呀!

石 (被闹昏了，没有注意闻太师。对众人)快出去，都出 去!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他们是亲戚，用不着你 们来管。

[小斗子乘机第二次从口袋里偷去他的警笛。

〔赛观音一溜向闻太师走过去，她拉他的手，故作惊 骇，跪在地上，按他的脉。老头子已经死了，他倒下 去丝毫没有动过，像一条路毙的老狗。

杨 (弯着腰，对小妹)他们打你哪里呀，小妹?他们用什 么? — — 用棍吗?

张 (从旁插言)用棍，还拿开水烫她的脚。(感同身受) 咿!啧，啧!这两口子!

杨 (重新拿起小妹的手，心疼的)我在这里，小妹。你知 道吗?

妹 (昏昏沉沉，如在梦中)小杨，咱们走罢。你把我带走 吧，他们快，快把我打死了。

赛 (一摸闻太师没有了脉，扬起手来大喊)我男人叫人 打死啦，邻居们哪，你们来瞧瞧哇!刚才不大会还好 好的，我看见杨七打的他呀!你们过来瞧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像木雕泥塑。只有全老头跟四 喜子走过去。全老头不相信的弯腰摸摸闻的脉，把 手放到他鼻子上去试他是否还有气息。

〔同时窗外看打架的人低语，在深沉的静寂中，观众 历历可闻——“咱们走吧，巡警一来就麻烦了。”— “快些走开，要吃官司的!”——“停一停，不是真死 吧?”—— “这个骚女人!”

**赛** (站起来，得胜的呼叫)叫人打死了，我男人叫人打死 了!凶手就是杨七郎，我亲眼看见他打的。好邻居， 现在出了人命案子，请行行好，帮我把他逮起来呀。 (转过去对石敢当跺脚)二叔，我的二爷!你怎么不 吹哨呀?你呆着干什么啦?

石 (如梦方醒，一摸口袋，吃惊的)我的哨子呢?我的哨

子呢?谁又偷去啦? 斗 (也突然惊醒)哪!

〔石敢当扑过来，小斗子一路吹着警笛逃下。他追出 去，“喂，喂，”的叫着。

〔全老头机伶的向杨七郎走去，不动声色，不让人注 意，可是从他的神情上分明能看出闻太师的确死了。 〔馒头张怀疑的向尸体走过去，戏子从另一面——他 几乎始终不曾离门口——走过去，他们低头望着尸 体，却没有一个人作声。

全 (悄悄的低声)杨七!闻太师真的死了!

杨 (没有注意对方的意思，迷乱的)请你去喊一辆洋车， 老伯伯，(指小妹)把她送到医院去，我替她出钱。

全 我说的是他，杨七，是独眼鬼。你逃走吧，他老婆把 他谋害了，可是现在她诬赖你，她咬你的!

赛 你们快上去把他们抓起来呀，邻居们，别站着呀!打 死我男人的是他们俩——(指着)这个老瘪三跟杨七 呀，现在老瘪三叫他逃走了，你们赶快给我逮住，把 他们捆起来啊!

全 (厌恶的吐口唾沫，对杨七郎)杨七 ……

杨 (不理会全老头。怒火中烧，直奔赛观音，咬牙切齿) 现在你称心了，母狗，恶鬼!浪婊子，你比蝎子还毒，

你比娼妇还贱，你自己害死他，反过来咬你大爷! (恨极，跳上闻太师的尸体一阵践踏)这个独眼杂种 死了 ·-他死了!死了!你偿了愿了!你得了他的 财产，陷害了我，好拿钱贴你的饼头——你干么不也 死啊!

〔他说着向赛观音扑过去，四喜子和戏子拽住他。赛 观音跑出去。

戏 (劝解)你醒醒吧，杨七，事到如今，你发火也没有用。

喜 横竖大家都是证人，要打官司就打官司，一捶也没有

打死的人。

妹 (微弱的，仍旧合着眼)小杨! 林 (替小妹喊)小杨!

杨 嚷!(从四喜子与戏子手中挣脱，急急跑过去) 妹 你在哪儿?

杨 在这里。(握住她的手)

妹 (不知闻太师已死去)你可别——别跟他们打。 全 (悄悄的)小杨，赶快逃走罢!巡警快来啦!

杨 (推开全老头对小妹)我不跟……不跟他们打! 妹 小杨，你别走——别离开我呀。

杨 (悲愤交集，声泪俱下)我，我不走!不离开你! 妹 明天你带我走吧。

杨 嗯! … …

妹 咱们要走的远远的，远远的!

杨 远，远远的……(他颤抖着，右腿跪下去，把脸埋在小 妹身上。)

(赛从门口出现，快活的)这一回你逃不掉了，小杨， 我的心肝肉。(指小妹)你去跟小妖精去成亲吧，到

大牢里去拜堂吧，我恭喜你们啦!咱们公堂上见哪? 〔杨七郎跪着不动。

〔一队巡警从窗外经过，自右而左。

**—** **—** **幕**

**第** **四** **幕**

距第三幕约两礼拜后。是晚上，狂风在吹，声如 鬼号。仍是那间老屋子，后壁上的窗户紧紧闭着，荧 然孤灯，形同坟墓。幕起时戏子了无声息的躺在吊 铺上，别人对他也毫不留心；赖皮匠的床空在那里； 林黛玉坐在桌子后面那把椅子上，《红楼梦》在桌子 上摊着，她不住在前后摇荡；牛三坐在她左手，背着 正门，又是他的老游戏——在过他的关了；全老头斜 身坐在他对面——林黛玉右首的凳子上，衣着臃肿， 左臂凭着桌子，右手拿拐杖在地上胡画，精神凄凉惨 淡；四喜子背依阁楼的柱子站着。

一阵凄厉的风声吹过，四喜子点上一支烟—— 他的手有点抖。

喜 (愤愤的)赛观音这一回他妈可真得意了。她把闻太 师毒死，得了他的家私，反调转头来咬杨七一口，说

是他打死的，这会她却搂着她的拼头舒坦! 牛 (玩着牌)现在她不在这儿住吗?

林 人家外面有男朋友。(不放心的瞧瞧门)打闻太师死 那天，半个月她都没回来过过夜。

1

牛 那才美的。

林 (向喜)杨七真的要在大牢里头坐十年?. 喜 你当还有人替他坐!

牛 你们去当证人，怎么不说闻太师是教她毒死的-  死后七窍流血，浑身发青?

喜 (气不过)教你老牛去当证人才成呢!哼!毒死，毒 死!你说闻太师是毒死的，赛观音花了钱，买了关 节，她硬说是打死的，你空口有个屁用?

林 (叹了口气)杨七这人也忒憨么!(指全)老伯伯劝他 逃走，他不肯；他舍不的小妹 —(向全)那天你不是 劝杨七逃走吗，老伯伯?

全 (转过脸去)是的，是的，我劝过。(提高声音)这都是 前世的冤孽。打人家一拳，要坐十年牢，这不是冤孽

(向金走过去，不以为然)你别说话了罢，老伯伯!赛

观音谋害了闻太师，拿闻太师的钱贴给她的妍头，这 也是冤孽呵?现在她还在那儿搬家具， 一车子一车 子的，都送给他妍头，这也是冤孽呵?

全 都是冤孽!都是，四喜子。她把钱贴给她拼头，过后 她妍头再拿她的钱贴给别的女人。

〔一阵更凄厉的风声，窗户震摇，远处有窗户碰在墙 上的声音，玻璃的碰碎声。

林 (侧耳听着)咿!你们听这风，就像谁在那里哭似的! 牛 (并不抬头)就像闻太师的冤魂在那里叫似的!

喜 (同样听着)这是闻太师的冤魂在那里喊的!他活着 时候爱钱如命，恨不得抽房客的筋。赛观音可毒死 了他，拿他的钱贴给拼头，这会搂着抱着：“心肝呀! 亲亲哪!”把他丢到冷棺材里，他怎么会不恨?

全 (忽然站起来)小妹才可怜!今个早上，刚打医院出 来就跑出去，直到这会还没回来过。外面刮着大风， 我得去找找她，要不哇，会冻坏的!

牛 她知道杨七判刑吗? 全 知道。

喜 谁告诉她的，老伯伯? 全 打量是馒头张，张嫂子。

林 (低声自语，不以为然的)咿，馒头张!(向全)你上哪 儿去找小妹呀，老伯伯?上海这么大。

全 出去看看；看看再说。要是找得着，就把她带回来。 喜 你知道她是上哪里去的?

全 去上大牢里头看小杨了，她说，看了小杨再去替他伸 冤。(感慨的)伸冤，你上哪里去伸?现在跟从前不 同了。从前衙门里头有堂鼓，有冤屈的一击鼓，大老 爷就坐堂，现在没了，你喊破嗓子，里头也听不见!

喜 对了，喊破嗓子也听不见! 〔说着便拽起棍子朝外走。

林 老伯伯，赛观音，——闻奶奶要卖小妹，你听见说吗? 全 (立刻站住，以为听错了)要卖小妹?

喜 (也是一惊，但闷闷的)谁说的?

林 馒头张说的，前儿个。石敢当告诉她：等小妹打医院 出来，三两天人家相了人，就讲身价了。

全 呵?(惊的说不出话) 牛 (同样吃惊)卖给谁?

林 (不便直接回答)那还有好地方!

喜 (心直口快)一个老头子，要不就是窑子，那还用问? (恨的全身痒)哦!赛观音，她可真比恶鬼还狠!(对

全)老伯伯，我看你还是去找找小妹，明天把她带走 吧?

林 对了，老伯伯。你自己又没有个亲人，你收她作个干

女儿干孙女，总比她落到火坑里强啊? 牛 你也算行行好?

林 要是你有个病了，发冷发热了，她也能侍候侍候你。 喜 将来更老了，走不动了，她也能搀搀你。

牛 再说呢，老头儿，你的衣裳破了，也有个人替你补补。 林 穿的脏了，也有个人替你洗洗。

全 (喜的迷迷的)我不想。我都不想。干女儿，干孙女， 我不想。我喜欢的就是，就是小妹是个好姑娘，心， 心好。(转身就走)我去，我去。我去找她，我就去找 她 ……

林 老伯伯，你就这样儿出去吗?外面大风啊!

全 (热情的如同唱歌)嗯，大风，好大风!(并不停步。) 林 停一停，让我给你拿一条围巾。

喜 对了。教林姑娘给你拿围巾围上点，着了凉不是玩 的 。

全 不用，不必。(说着站住)好好，你快一点! 〔牛三又低头玩牌。

〔金不换拖着鞋从右首门走进来，满面睡容，钮子未 扣，抱着膀，掩着襟，两肩高耸，身子发抖，一副烟鬼 相。进来时大伸了个懒腰。

金 你们在这儿谈什么啦?(向正去取围巾的黛玉瞟一 眼)又在谈杨七呀?(打着呵欠说)算了吧，你们谈也 没有用。谈来谈去，反正他判了十年徒刑，再谈他也 不能少坐一天!

喜 (刚才心里头 一 点温暖被打散了)你这会起来干什 么?不在床上睡?

金 睡不稳，朋友。躺到床上，肚子里头直——直咕噜。

 (看见喜拿着吸剩下的烟头，卑琐的伸出手去)让我 抽一 口。

喜 (默然将烟头递给金不换)

金 (深深吸了口烟，瞧瞧赖皮匠的床)赖皮匠还没回来? 喜 没有。看你还怪想他啦?

金 我呀?我真怕他投河，这小子疯疯傻傻的! 喜 你不会哭他吧?

金 (感叹的)咳!说什么呢，四喜子，这半个月——(忽

然看见全老头)喂，你要到哪儿去，老头儿? 全 (精神焕发的笑着)找小妹，去找小妹……

金 找小妹——(烟头烫了他，立刻丢掉，吹着烫伤的手 指)嘘……他妈的!(看了看)真倒楣烫伤了一块! (接着对全老头)说起来小妹， —要不是外面刮大 风啊，看到杨七份上，我可真应该出去找找她。(脸 上现出不得已的笑，对喜)你看我?嘴上说着不谈杨 七，心里头可老想着他。(叹口气)没有法子，自从小 偷吃了官司，现在足足半个月了，连个肯借给大爷块 二八毛的人也没有了!(看见对方不答，抬头对吊铺 顶上)喂，唱戏的!你干么不爬下来?

戏 (抬起头)干什么?

金 干什么?告诉你个新闻：馒头张跟石敢当石局长娣 上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林黛玉拿了一条女人用的极大围巾从右首门走进 来。

林 (对金不换，责备的)你又说人家坏话!

金 (使出了大少爷相)我怎么说人家坏话啦?难道他们 饼上不是真的么?他们不是打前儿个晚上起就睡到 一张床上的吗?

全 (遥遥的，婉劝)别吵，别吵，林姑娘，都是我的错，我 一个人的错。你把围巾拿过来我得赶快走——赶快 去找小妹!(一面向黛玉走过来)

金 (看见黛玉让了步，轻蔑的口吐唾沫)呸，妈的!(对 戏子)喂，唱戏的，新闻对你讲过了，你还不赶快滚下 来?

戏 (嘟囔着)老爷子不高兴! 金 跟你商量件事好不好啊!

戏 什么事，你说好了! 金 你手里有多少钱哪!

戏 老爷子有多少钱，用不着你管!

金 (看出枉用心机)好!你当大爷稀罕你孙子的。将来 你寻死的时候，你留着买绳子去上吊吧!

〔黛玉已将全老头妆扮完毕。他原来就衣着臃肿，现

在更用围巾连头带脑的包起来，看上去像一头老熊。 全 (欣喜的，忙迫的)好，好!谢谢你，林姑娘!

林 (关心的)找不着她你就回来，别走远，外面风大! 全 我知道。你有好心，将来有好报应!

金 (看见全老头要朝外走，想起时机不可错过)喂，老头 儿!你真去找小妹么?

全 (站住)是的，去，去找她。她跑出去一天，我不放心。 金 (无话找话)外面冷着啦?

全 我穿的厚，厚!(翻起衣裳一件一件数着)你看?不

要紧!我身子硬。

林 (早就明白金不换的用意，对全老头催促)你快去吧， 老伯伯，再停会就晚了。

全 我去，我去!(欲走又想了起来，回头向金)林姑娘是 个好人，大少爷，以后啊，你要待她好点!

金 (虚假的)好人，我知道。(最后的机会，爽性说出来) 你身上带的有钱吗，老头儿?

全 (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不要紧，我是个孤老头子，身上 就是带几个，也没有人抢我的。

林 (指指门，示意)你快走吧，老伯伯!

全 我就去。(夸赞的笑着，对金)林姑娘是个好人；是 ——个——好——人!

金 (不高兴的)对啦!(无耻的)可是你身上有多少钱 哪?

全 (仍旧不明白对方意思)不多。不要紧，我在外面跑 惯了。

金 要是多呀，还是叫我给你放着牢稳。

全 打二十岁起，我就跑这种黑路，四外没有人家的地 方，我都走过。我不怕。不要紧。

林 (对金不换，厌恶的)你又——

金 (示意叫黛玉站开)你别管!(向全伸出手)要是你 有，老头儿，先借给我几毛，明天还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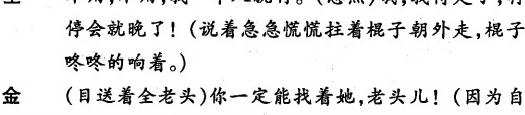
全 (欣然)有，有，就是不多了。(向怀里掏摸着，摸出一 个白布包-  布变成了灰色，他打开，里面包着角 子，铜板，他抓起来全部交给金)就这几毛了，你将就 将就。你也不用还，明天我卖了药，钱就来了。

金 (有点不好意思)一定还你，老头儿，明天一定还!

全 金 林 金

(顺口人情)你真的找小妹吗?我跟你一块去吧?

全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忽然)哦，我得走了，再



觉难为情，把钱摇的叮叮直响。)

(重复着) 一 定! 一 定!(在门口回过头来，满意的笑 着)小妹是个好孩子，好姑娘——心肠好! ……

〔一阵大风声，他走出去了，他怀着满腔热情，棍子嘎 嘎的响着在门口消失了。

(从背后望着全老头，钱在手中响着，突然间他像被 惊醒了——其实不过在全老头刚跨出门，他匆匆把 钱塞进内衣口袋，然后转过身子来，欢快的。)这是他 妈哪里来的运气!刚才大爷还在这儿发闷，肚子里 头咕噜咕噜的直响；可是运气一来，你想都不用去 想，钱来啦!老天爷睁了眼，他硬给你派来个财神， 你不要，他会硬朝你手里塞过来!

〔没有人理他。

〔又是一阵摇山震屋的风声。

〔当金不换伸手向全老头要钱时候，黛玉轻蔑的向他 白一眼，愤愤走开了。她回到老地方，坐在椅上看 书。

(轻轻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小妹真可怜!日常受尽 折磨，能嫁个好男人，倒还将就着能过；现在赛观音 陷害了杨七，又把她卖了!

(得意之余，不免无事生事)你别可怜人家了，我的好 奶奶!你也想想自己—— 手里头一个销子都没有，

你又是怕风了，雨了，冷了，热了，一会儿又心里难受 了!你也不出去找点生意，明天咱们喝西北风啊?

林 (老早就不高兴，被挑起了反感)你就别跟我说话! 下作鬼，见钱就伸手去要!你还叫金不换呢!“浪子 回头金不换”——你多咱才回头哇?

牛 (抬头向黛玉瞧瞧，对金不换)怎么,你们又吵起来啦 不是?

金 (动了大少爷脾气，向黛玉)放你妈的屁!他妈我好 意的说你一声，你就敢反过嘴来骂我?

。

林 (把书朝桌上一摔，激动的跳起来)我骂过你了!你 喝西北风，你爱喝什么去喝什么!我是前辈子欠你 的吗?你跟虱子一样，你赖到我身上，吸我的血，丢 我的脸，我当婊子养活你，还得受你的气!

喜 (推开向黛玉逼上去的金)别吵了，朋友，你们吵也吵 不出味道!

金 (有人出来解劝，越发的神气。挣扎着，指着黛玉)我 丢你的脸?这会他妈你嫌我丢你的脸了!想当年你 大爷上海有当铺，苏州有田地，北京有房产，我爷爷 做路官，全苏州城谁不知道我姓金的?……

林 你吹牛皮!你爷爷给人家当二爷，倒夜壶，人家还嫌

他不漂亮；你自己是苏州观前街一个披麻袋片的! 喜 得了，得了，到那边去!

金 那不成，今儿个我们得讲个明白。(向黛玉)这会你 嫌我丢你的脸，那时候我是一品大爷，走动带着跟 班，你给我灌迷汤，我还嫌不够味呢!

林 那时候我是千金小姐，在路上我看见你，我求我妈， 把你领到家里当听差，你喊我姑奶奶我还不睬你呢!

金 我叫鬼迷住了心，我收了当铺，卖出田地，押掉房屋， 把成堆成堆的银子都花到你个贱婊子身上!我知道 你这样狠哪?

林 我一个足不出三门四户的大小姐——彩球打到化子 你头上，我跟你逃出来，谁知道你比瘪三还没长性，

:

事到如今，叫我卖身养活你呀! 喜 (推开金不换)去，去，去 … …

牛 (幸灾乐祸)打，打，打他妈的!

金 (气极了，挣扎着直要朝黛玉扑过去)臭婊子，你，你

〔赛观音从左首门进来，手中拿着钱包，衣履崭新，所 谓“容光焕发，满面春风”,不足形容她的得意。

〔她就像一个女妖进了鬼窟。因为半月前发生的那 件不幸事件，这店的全体房客都对她冷淡，虽然表面 上还招呼她，而心里是厌恶她的。有的当面向她冷 嘲热讽，有的在背后咒骂，连金不换也并不例外。可 惜他是个没有骨气的人，见了她不敢不敷衍。这种 情形她自己也知道；不过她觉得自己有钱，比房客的 地位高，自从她以鬼城手段胜利之后，她更是通体无 处不显出得意。有许多有权力的人，对属下或人民 常抱这种态度：“我行我素，看你怎样?”她对房客也 正是如此。她不后悔，不惭愧，良心上毫无痛苦—— 其实即使有痛苦，也是天上浮云，一闪即逝；遇着于 己有利的事，尽管丧德害理，她还是要做的。

赛 哎吆!你们这是干什么啦?又打架么?这倒有趣

呀!打起来才好玩儿哪! 〔所有的人都吃一惊。

**金** **(一回头看见赛，虽然满面怒容，却勉强笑了。走过**

 去一步，毕恭毕敬的)闻奶奶，您好，您好!这么大风 您怎么来的?

赛 (得意的身上直痒痒)怎么来呀?大风吹来，仙乐送 来，童男童女领来，坐车子来的呀!你们怎么不吵啦 啊，大少爷，林姑娘?

金 见笑，见笑!我们——(竭力讨好，致使黛玉别转过 脸去，可惜没说完被打断了。)

喜 (抢着。冷讽的)怪不的都管喊你赛观音哪! 牛 你半个月不来，这儿都变了样儿了。

赛 (故意卖弄)哎哟，你瞧你们吧，你一句儿，我一句儿，  我生八张嘴也应付不来，我这腿可给站麻了!

金 (故意装的巴结)没有人叫您到这儿来客气，闻奶奶，

(指着全老头坐过的那只凳子)您请这边坐吧?

赛 (走过去，一面对牛三)可说的，是呀，你提起来我想 起来了，这个瘟不死的店哪——(忽然向金不换)我 们石敢当二叔来过吗?

-

金 没有；来过，来过又出去了。

赛 (走到凳子前面，但并不坐下)你们真想不到哇，我这 会心里头才轻快哪!打这个月起，这个店我教我们

二叔管，以后你们缴店钱就交给他好了。 牛 你现在高升啦?

喜 (讽刺的)简直是心花都开了么!

赛 (得意忘形)你说的真不错，四喜子，这一回你可说到 我心窝里头来了!我老想念着想念着，(简直忘了忌 讳)我哪会才能打发开那个死去的死鬼呀?这一回 他可归了阴了。办的事痛快，你心花不开也得开呀!

牛金(同时笑起来)哈，哈!

赛 (一转脸，发见从旁瞅着她的惊愕中带着厌恶的黛 玉)咿，林姑娘!你躲在暗地里，一声气不出，干么这 样瞅我?

林 (有点窘)我?没有什么,闻奶奶。 您请坐。

喜 (打趣的)她瞅你，就因为闻太师死了，你一点都不难 过!

**赛** 这个年头，你的头脑还这样旧哇?他死了，难道我还 得替他守寡? 就是我肯守，也没有孝子贤孙为 我请诰命立牌坊啊?

喜 还有你的官司打的也得意呀?

赛 那是没法子呀，官司打赢，因为有本事呀，杨七要跟 我斗，好哇，咱们走着瞧吧，看谁的神通大!——那 一天你还上公堂当证人，(刻薄的)你瞧见的呀?我 把他丢到大牢里还不算，我还让他呀，让他瞧着他的

那个心肝肉呀，求死不得求活不成哪!

牛 (插嘴)闻奶奶真有本事。你搬家搬完啦?

赛 (深喘了口气，一屁股在凳子上坐下，前仰后合)我的 老天爷!你就别提搬家啦!提起搬家，我这胳膊可 就不是胳膊，腿可就不是腿了!又是桌子又是床啊， 又是杂二古董的呀，把我累-  累的个死，可你不搬 怎么办，成一个家，你件件都得有。……要像你们就 好了，光身子一个人，说走就走。

金 (终于插进了嘴)您停几天，也没有人挡住您，闻奶 奶?

赛 哎哟，我的大少爷，那哪儿成啊?你就不知道我这个 心，身子在这边，心可早就飞出去啦。我在我那新房

子里吆!朝下一歪呀，软和和儿的；用鼻子一闻哪， 香喷喷儿的!一想到你们这边，我心里头就直发毛。 你们也不说收拾收拾，又是脚臭味了，又是汗臭味 了，还有?- 你看那墙上的灰，这地下的土 …… 噎，啧，啧!(不胜其嫌恶)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还到这儿来呀?

喜 (厌恶的)你顶好叫你的男朋友帮你搬，省得薰坏了 你!

赛 (明知对方的意思，爽性不避讳，无耻的笑着)教人家 到这儿来?哈，哈!人家西服穿的笔儿挺，脚上大英 皮鞋，头光的苍蝇都不敢趴，人家肯到这个瘪三窝里 来呀?拿帖子请都不肯!(看见四喜子被骂的别转 脸去，立刻藉故脱身)哎哟，外面风好大!我得拿箱 子去了，拿了箱子我得走了。(站起来朝外走)

金 (敷衍)再坐一会吧，闻奶奶?不会晚。

赛 不行，在这儿坐着，薰的脑门子疼!(走到门口，忽然

又赫过身来 向货不)林 听说我们小妹打

X 转过身米。向黑玉)杯姑娘听说我1小妹打医院 回来了，可是真的?

林 (不知怎么回答的好)我，嗯—— 您还没看见她? 赛 所以才问你呀?

林 我，我也是听他们讲——(忽然)小妹也跟您过新房 子去?

赛 (假情假义)你就别提了。提起来我们小妹，人家才 是烧香烧来的命呢!连我都还蒙在鼓里头，不知多 咱有个人看上她了，停几天，人家小妹一结婚，包车 汽车都有的坐，看见我要装作不认识了，还会跟着我 过穷日子受活罪呀?人家才不干哩。

林 赛 金牛 喜 金 林 牛 喜 戏 喜 金

(不得已，只好敷衍。)亏您费心，给她找上个好人家。

可说的是么,我当姐姐的亲手把她抚养大，俗话说， “送佛送到西天”,等到她有了人家，我当姐姐的一片 苦心总算尽了。(看见对方不再接下去；向金不换与 牛三)以后你们缴店钱，就交给我们二叔，可别忘了， 呀?

[不会忘 。 ( 同 时 )

你放心吧 ， 闻奶奶 。

(瞧着赛观音走出去，回头朝桌子上一拳)他妈的，你 瞧她那股得意神气儿!我们是瘪三!——她卖了她 亲妹妹，还在那儿(摹仿赛)“我当姐姐的一片苦心总 算尽了。”——我们就是瘪三，还不至于为了几个钱， 把自己妹妹朝火坑里送!

(酸相毕露)她今个可真有那股劲说句真话，怪不的 闻太师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连命都不要了。 ……

(严厉的，但关心的，止制他)你!你叫她听见? ……

(说的金不换抓抓耳朵，笑着不作声了。) (怂恿的)怎么?又干起来了?

(突然又愤愤的朝桌上一拳)喂，好朋友们!(右手在 空中一招)走，走!今个是我扫街大爷的生日—— 走，我请客!大家全去，我请吃酒!

(一听见吃酒动了心，立刻爬起)你多咱拾来个生日， 扫街的?可不是开玩笑哇!

你别管多咱拾来的，大爷高兴，天天都是生日，你爱 去不去!

(乐疯了，扑过去抱住了四喜子的脖子!天真的跳踉 着)嘻嘻，吃酒吃酒。赞成赞成!(忽然看见戏子极

伶俐的从吊铺上爬下来)喂，唱戏的!他妈你爬下来 干什么?你不是要死在上头吗?

戏 你别管!老爷子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用不着你小 子管!

喜 (摆脱了金不换)别吵，都不准吵!(向黛玉和牛三) 喂，林姑娘，卖报朋友，走，大家全去!

牛 (已经在那里过关，并不抬头)我过通这一关就来，你 们到谁家去吃?

喜 醉八仙，老地方。

牛 好，好。你们先去，我就来。

金 (太高兴，几乎目迷五色，突然看见黛玉已经站起来， 又想斗嘴)怎么?你也去?

林 (赌气)好，只许你去，我不去啦!(重新坐下) 喜 (催促)你怎么啦，林姑娘?

林 我不去啦，(指金不换)叫他一个人去罢!

喜 这不行。(向金不换)我是专意请林姑娘的，你得给 她赔罪。

金 (不得已)好，好。(向黛玉)我赔罪，走罢!(露出白

相人相，朝外一指。) 林 不去!

金 真不去?

林 嗯，怎么样?

金 别装蒜了，我的好奶奶，你再拉硬弓，咱们就吃不成 了!

■

林 吃不成不吃，馋死你!

喜 这不成，大少爷，得赔罪! 牛 (并不抬头)对啦，赔罪!

戏 (附和)赔罪，快些!

金 (无可奈何，又抓耳朵)好，好!(于是揖下去，唱起京 戏来)见老娘，施一礼……

林 (又好气又好笑)不要脸的!(推开椅子站起来)

戏 (笑着朝金不换背上一拳)叫声亲妈才好啊!(看见 金要追，急急跑出门去。)

喜 我们可先走啦?卖报朋友。 牛 (点着头)嗯，好，好。

〔就在这时候——当四喜子，金不换，黛玉刚转过身 去朝外走了两步，后面窗户啪啦一声开了，小斗子跳 进来，身上抖着，牙齿嗑嗑的打着架。

〔屋子里的人吃了一惊。

喜 (看清了)还当是狗呢!你干么不打大门走?小瘪 三!

斗 (嘶了一声，摇手作势，表示莫响)赛观音在家吗? (指指上面。)

金 在家，要吃了你兔小子的! 喜 你还不赶快关上窗户?

斗 (关上窗，一面抖着，声音从喉中压出)喂!轻一点， 老朋友!

林 (怜恤的)你这时候来干什么,小斗子? 斗 (指着阁楼)杨七的屋子还空着没有? 喜 空着的，你要干什么?

斗 让我过一宿。(竭力忍着，但还是打个大寒战)哦

——他妈外面真冷，快下雨了! 喜 空着的。

林 你上去吧，别作声。(斗攀援着爬上梯子。)

**戏的声音** (在门外)你们走不走?要再不走，老爷子不去了! **金** **你孙子倒会着急。你不爱去——滚你的!**

斗 (看见喜，金，林预备朝外走，在半梯，惧怯的)你们到 哪儿去呀?

喜 吃酒去。你还怕吗? 斗 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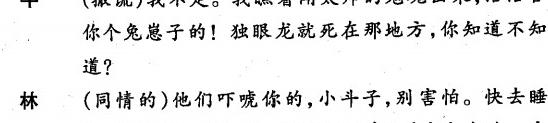
戏 (从门口探进头)你们到底走不走? 喜 你急什么?(向斗)你!你怎么啦?

斗 (努了努力，终于说出来——)这儿有鬼吗? 喜 有，多着呢。

金 待会独眼龙出来，掐住脖子搦死你的! 斗 (有点觳棘)那，牛三也去?

牛 (抬起头)你妈的小瘪三，牛三是你叫的? 斗 牛，牛，牛三叔。

牛 (撒谎)我不走。我瞧着闻太师的鬼魂出来，活活吞



吧，别叫闻奶奶听见，你明白没有?(斗点点头。向 众人)他是个小孩子，你们吓唬他干什么?

**金** (不以为然)就你的心好!——(一转脸)好啦，走吧! 〔小斗子怯怯的爬上梯子，闪进阁楼，从门缝里朝外 望着 去吃酒的人已经走出去，连最后一个守望 着他爬进去的林黛玉也走出去了，单剩牛三坐在那 里过关，他轻轻掩了门。

〔舞台上静一会。牛三一面翻骨牌过关， 一面哼小曲  这里的房客都熟透了的那个小曲，声音不高，然

而更增加了阴惨气氛。

〔突然一阵风的号嘶声，灯闪一闪，石小妹——像一 个女鬼走进来，苍白，倦疲，绝望，全身泥泞，衣服有 几处被撕破了——显然她被揪摔过，也许被殴打过， 并且被雨打的稀湿；她的头发散乱，披在额上，挂在 脸上，水滴不断的落下来。

〔她在门口悄悄站了一会，但好像并不曾看见屋子里 有人；随后她拽着脚步朝吊铺那边走过去，走了两 步，接着，大概力气都用完了，她乘势靠在墙上，用手 扪住额。

牛 (正唱的热心，忽然一惊)谁? 妹 (状如死人，毫无声息。)

牛 (转过脸去，看清楚了—)唉，你把我吓一跳，小妹。

我还当是鬼呢! 妹 (仍无声息)

牛 你在哪里跑了一天哪，小妹?你的衣裳都撕破了。 妹 嗯。(微弱如叹息)

牛 (回头继续玩牌)你去看杨七啦吗? 妹 嗯 。

牛 你看见他吗?

妹 唉!(轻轻一叹，几不可闻)

牛 你这一辈子看不见他了，小妹。你永远看不见他了， 他判的是十年。十年- -他这一辈子不会活着出来 了；就是能出来，他的头发白了，他的人也给毁了。 (于是深深的叹口气)咳!这可真是个活地狱， — (忽然用力的)嗯，地么!嗯，梅花!(把最后一张牌 朝桌上一拍，轻适的透口气)我可把你过通了!

〔他轻快的向小妹走过去，牌也来不及收拾。

牛 (在她面前站住，怜惜的低头端详着)全老头出去找

你了，小妹，你碰见他吗? 妹 (摇摇头)没有。

牛 外面在下雨吗?你衣裳怎么破的? 妹 他们——(无力说下去。)

牛 他们给你撕破的吗?你替杨七喊过冤吗? 妹 嗯 。

牛 (感慨)你喊不应的小妹!你把喉咙喊破，他们也听 不见——他们不会听你的!

妹 (摸着额，没有作声)

牛 你姐姐把你卖了，你知道吗?

妹 哦!(她轻轻应了一声。连惊骇和询问的力量都没 有了，同时她也不想麻烦着问了。)

牛 (极难得的动了感情，连他自己都没有弄清讲的是什 么)小妹，你的命好苦哇?你平常挨打任劳还不算， 将来万一被送到火坑里头——不是我教你坏话，看 着你活受罪，你倒是死了的好!

妹 (早有了决心，努了努力，终于平静的，微弱的，好像 她所说的是别人——)我要死的!

牛 我是跟你随便说着玩，小妹，都是傻话。这是命，没 有办法，你认命吧!(稍顿)你饿吗，小妹?

妹 不。(动了一下，把脸更朝里转过去，额角抵在墙

*上。)*

牛 那我可走了?(向外一步，又站住)你去换换衣裳吧 ——(忽然记起来)不用换，你姐姐在上头的。你歇 一会吧，小妹，我要去吃酒去了。(像办完一件事，他

扬长走了。)

〔小斗子从阁楼门缝中朝下张望着，先前的谈话声惊 动了他，牛三出去，一由于恐惧，二因为好奇，他想看 看那个可怜的姑娘做什么。

〔静了一会。石小妹站直身子，愣了愣，拖着沉重的 双腿，慢慢朝右边门走去，脸朝里侧着，眼望着旁边， 仿佛在思索一件事。她走路是机械的，像梦游人。 她走过的路须经过桌子。在桌子左外角那里，她站 了站，手无力的抚过桌沿，朝前走了几步。随即又停 住。她向四下打量，然后慢慢朝上阁楼的活梯走去。 她左手扶住梯子朝上望——不知道阁楼上有一个孩 子，正惊异的从一条极窄的门隙中瞧她——她抬起 右脚踏在活梯第一级横档上，预备上去，预备看看她 先前关心过的留过好梦的这间房子，但是她忽然倒 下去，身子伏到梯子上，脚无力的滑下来，低声啜泣 起来。

**妹** (用拳轻轻敲着梯子，呜咽着)小杨，你多——多傻 呀，小杨?我不叫你跟他们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你想得到我吗?你，想到我现在要去死吗?……你 知道吗?咱们大家好呀，歹呀，逃呀，这算空做了一 场梦啊! … …

〔一阵急骤的脚步声，赛观音走进来，右手提一只小 皮箱，左手拿着雨衣，皮夹，胁下挟着一个小包袱 ——里面大概是衣服丝袜之类。看见她妹妹她吃了 一惊，但立刻又换了一副笑脸。

斗 (警告的，从门缝里吹出一声)嘶 …… (妹没有听见。) 赛 (尖酸的嘲笑)噢!倒没想到，(把皮箱，包袱，雨衣，

皮夹等放在墙壁脚下)我当是谁哪，原来是你，倒会 在这儿害相思病啊?

妹(吓 一跳。平常训练下的结果，颤抖着叫了 一 声 ——)姐姐!

赛 (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妹走过去，像一只狼，奸险，阴 狠，满面杀机，却又满面的冷笑)我的亲人儿，你在医 院住半个月，住得好啊?回来来不及见我，就跑出去 啦!(她的样子表示出：这一回我逮住你了，我要慢 慢的慢慢的收拾你，教你细细的尝我的味道。你跑 不掉的，你逃也没有用。)

妹 (按着她姐姐的步骤恐惧的朝后—右首门那边倒 退过去，但是看见赛换了方向，要从桌子前面抄近路 截她，她于是又倒转来。恐怖的睁着大眼，颤颤的叫 了声)姐姐!

**赛** 我这个姐姐呀，过去没有叫你学好，鞭子没有打到你

肉上，今个我要仔细教教你了! 妹 姐姐!

赛 你姐姐呀?今个我才叫你知道：她就是我呀!我没 有认真疼过你，我的小亲亲，今个我才好好的疼疼你 啦!

味 姐姐!(向后退着，瞧了瞧左边门，又瞅瞅赛，看出没 有逃脱的可能，于是经过桌子前面，朝右边门退过

去。)

赛 (忽然咬牙切齿)你别喊你姐姐，你喊他呀，喊杨七你

的小杨啊!你长的漂亮，会迷惑他! 妹 (抖索着，想解释)我……

赛 你喊他呀?你喊他他也听不见，现在他在大牢里呀!

妹 赛 妹 赛妹 赛 妹 赛 妹 赛 妹 赛 妹 赛 妹 赛 妹 赛 妹 赛

姐姐，我——(赛突然抓住她的头发，在右边门那里，

皮匠担子那里。于是她发出一声尖叫)啊!——

(抓住妹的头发摇着，声响由齿缝中嘶出)他在大牢 里!大牢里!大牢里!叫他来心疼!心疼!心疼 ——(拉住头发把妹摔倒地上，用膝盖跪到妹身上。) 啊!

(开始痛殴)嗯!嗯!狐狸精!嗯!你会找!找相 好!这就是——这就是——你的报应啊!(一声 一 拳的打)

哎哟，姐姐 … …

你叫杨七——杨七——心痛——心痛你吧，这肉 -—这肉——这肉多嫩——多嫩哪!

哎哟，姐姐!

(用手拧)哎哟!哎哟!这也——这也——这也不够 疼啊!

(痛极)啊……妈!

妈!妈!妈听不见，她死了啊!

(喑哑了，呼声较前低弱)你饶，你饶了我吧，姐姐! 饶了——饶了你啊!我不想饶呵!

(有点麻木了，身子转侧的也没有先前厉害)姐姐!

你姐姐为了你毒死了独眼龙呵! 姐姐!

她毒死人还说是你的好人儿杨七打死的呀! (呻吟)哎哟—

你哎哟也没用，他得在大牢里头坐十年哪! 哎哟—

你去嫁给他，到大牢里头去拜堂啊!

妹 我要去死啦，姐姐，你可怜我吧。

赛 他要送你个好地方，叫你想死都不能啊!(忽然用牙 咬小妹的肩部。)

妹 啊——别咬我呀!

赛 (看见地上不远有皮匠的锥子，她直起身子)这还不 够疼。(她把锥子拾过来，咬着牙朝妹肩部刺去)要 用这锥子扎着，那才够味啦!

妹 啊 ——

〔只听见阁楼上一声沉重的响声，像谁朝地板上扔了 块砖头，赛观音惊骇的跳起来。小妹在地上愣了愣， 接着爬起来便朝外跑。头如飞蓬，满面的泥和泪，在 门口她碰上那群吃酒的人。首先是金不换，手里捧 一个报纸包- 从冷食摊上买来的过酒菜，被撞了 个转侧，菜差一点撒在地上。其次是牛三，惊讶的看 着她跑出去。

喜的声音 (在门外，慌张的，显然怕被碰住)喂，喂，喂!(接

着是清脆的玻璃瓶落在地上跌碎的响声。) 林 声 (在更近门处，不确定的语气。)小妹!

喜 声 (失望的怨言)去寻死呀，冒失鬼，没头没脑的乱撞! 林 声 刚才跑出去的是小妹吗?

金 ((不高兴)不是她是谁! 林 声 (向外喊)小妹，小妹!

**戏** **声** **小妹!**

金 喊她干什么?屈死鬼等着她当替身的，她怕赶不及! (一面朝桌子走过去)

〔后面的三个人也进来：戏子，四喜子，最后是林黛玉 ——四喜子手中提一瓶酒。

戏 (回头向喜)两瓶全给摔了吗?

喜 (在门阈下，气愤的)一瓶还不行，你还想两瓶! 牛 (埋怨)在醉八仙吃了也就算了， 一定要拿回来!

喜 外面大风大雨，人家上门早，知道不知道!(说着昂

然向桌子走去。牛三知趣的笑笑，不再作声。)

〔赛观音已经准备好，走到屋子中间，离桌子不远的 地方。她完全变了 一副神情，就跟她第 一 次进来时 差不多，满面的笑。

**赛** (迎着)什么给打碎啦?酒瓶吗?(不等回答，接着 ——)哎哟，你们瞧我这个妹妹呀，一听说我要走，难 割难舍的，好姐姐，亲姐姐，直哭成了个泪人儿，我还 没劝劝她，就赌气朝外跑啦。

金 (随便敷衍)您还没走啊，闻奶奶?

赛 可不是就要走吗，都是我们死小妹，这样劝她那样不 依，那样劝她这样不成，直把我磨的呀，把头都给我 闹昏了!

牛 你走不成了，外面下雨了。

赛 (故作惊慌)哎呀，这可怎么好哇——(突然被打断 了 )

喜 (已经大模大样坐下， 一拍桌子)金不换!(重重的把 酒瓶朝桌子上一顿)去把碗拿来，咱们吃酒!(他故 意刺激赛观音)

金 你老叫我!

喜 不叫你叫谁?

金 好好!(低头朝右首门走去) 林 (敷衍)您不坐，闻奶奶?

赛 我不坐。(忽然想起来，猫哭耗子)哎呀，这可怎么好

哇!外面下雨，万一把我们小妹给淋出病来，那我可 怎么办哪?

牛 (冷笑着)你疼她着啦?

喜 (话中有话，并不看赛)她淋出病来，就不会再磨你 了!

赛 说起来我这个人哪，你们可真想不到我生成的这个 性子：外面硬里头软。就说方才吧——平常我气起 来，逮住小妹打个半死，可是方才她一哭—

牛 (玩笑的)她一哭就把你哭的乐起来了!

戏 (插嘴)凤仪亭捉奸掷戟，她一哭你就迷了!

赛 (白了一眼)呸!(忽然有意逃避转过去指着)谁在阁 楼上，林姑娘?

林 (掩饰)没有，没有人。

赛 (不放心，向活梯走过去)不会没有，方才我明明听见 咕咚一声，像谁撩一块砖头么。

牛 杨七在上头的，闻奶奶，你上去看看他吧。 喜 杨七?(转过来对赛俨然的)我知道是谁!

赛 (已经走到梯子前面，预备上去，转过来向喜，诧异 的)是谁?

喜 是谁呀，闻奶奶?你不问我不对你说：我猜准是闻太 师闻大爷!

赛 (怯怯的)什么闻大爷?(一面松松的垂下手)

喜 什么闻大爷，就是你心窝里头的那个闻大爷!(除了 牛三泰然自若，黛玉和戏子全凝神听着他)昨儿晚上 我梦见他，(指着)他就在那里——在窗户外头站着， 正这样(摹仿闻太师)朝这边瞧。我说：“闻大爷，你 干什么啦?”他说呀：“我找一个人——你闻奶奶在这

里吗?”-“你找她干什么?”我问他，“你不是死 了吗?”——“死了!”他叹口气说，“我死的冤枉，四喜 子。”他朝怀里掏摸着，(摹仿闻)掏出一张纸，“你 看，”他说，“我在那边告状了，四喜子，这就是阎王爷 的批，我是来找那个冤家的!”(故作恐怖)我再一看 哪，哈!他的脸跟青灰一样，七窍都朝外冒血! ……

林 (恐怖的)别说了，四喜子!

喜 ……眼珠瞪得像灯益子，舌头拖出来有三寸长 …… 〔全老头把他们打断了。大风把包着头的围巾吹开， 长长的拖在背后。他遍体淋漓，脸上，胡子上，蓬乱 的头发上全朝下淌水。他的模样是凄惨的，正像所 谓落水鸡，但仍旧掩不住他的热情。

全 (站在门口)小妹回来过吗?

〔屋子里的人全朝他转过脸去。

赛 (可逮住了)老瘪三，你还没有滚?(全老头没有理 她。)

林 小妹刚才跑出去，你快去喊她吧，老伯伯。

全 (想不到)啊?她回来过? 戏 对了。快去喊吧。

〔全掉头而去，刚出门，便“小妹——小妹——”的大

声喊起来。 1

赛 (诧异的)啊!这个老瘪三还没走?

喜 (讽刺)闻大爷这一死，你高兴的连人家走没有走都 给忘了。他说过，他要在这个店里住一辈子，死到这 里的!

**赛** (不理四喜子，转过去对众人，愤愤的)你们待会对这 个老瘪三讲，叫他明天一早滚蛋，要是他再赖下去，

我就跟收拾杨七一样，把他给关起来!

林 (随便那么一说)明天一早他就走了，闻奶奶，您放心 罢 。

**全的声音** (远远的，拖的长长的)小妹——(接着是一阵风

*声)*

**赛** **(心都给刺痛了)咿!这个老瘪三，他还在那里叫魂!**

〔金不换拿一只大碗走出来。

喜 怎么,你不到阁楼上去，闻奶奶?闻太师正在上边等 着你的，你们俩夫妻一场，他人虽说死了，可还是忘

不了你。(赛站住，冷静的厌恶的听着。) 牛 (附和的)闻奶奶，你还是上去看看吧。

戏 对啦，对啦，去看看吧。

金 (莫名其妙的)你们讲谁?

赛 (几乎和金同时，向喜，牛，戏子三人，藐视的)呸!谁 要听你们瞎嚼!(忽然对金)大少爷，你来拿着箱子 送送我，我要走了!

**金** (看准了对方的弱点，但是卑琐的笑着)闻奶奶，外面 下着雨——我还得吃酒呢。(他把碗给她看，赛走过 去拿起皮夹。黛玉羞惭的低下头，众人向他做鬼脸， 有的摇手示意，他拍拍肚子，摇头，表示不得已。)

**赛** (从皮夹里拿出钞票，取了一张，傲慢的)给，这一块 钱给你吃酒!

金 (朝前走了一步，又站住抓头皮)只一块钱?

赛 (生了气)坐汽车才一块二，给你一块还嫌少?(又拿 一张)给，两块!都拿去!

〔金不换为难的样子，把碗交给四喜子，然后走过去 接住钱——(这是民国二十五年前后实在是相当可

观的酒资),然后提起箱子和包袱。

〔四喜子斟上酒——戏子早已把酒打开了。

牛 (戏笑)你真的去送闻奶奶呀，大少爷?你得留神点， 闻太师要掐住脖子搦死你的!

金 没有办法，老牛。(向赛)走吧，闻奶奶?(从左门下) 赛 (走到门口，转回身，威吓的)四喜子，牛三，唱戏的，

我 加

我把话撩给你们：你们放仔细着点，我不怕你们捣 鬼 !

戏 (为自己洗刷)我可没答碴，闻奶奶? 牛 (知趣的低下头)

喜 (站起来，已有准备的)那可得请问一声，闻奶奶，我 该怎么仔细着点?

赛 (大声)你该怎么仔细你明白，你别当我是好惹的! 喜 要是我不明白呢?

赛 你不明白我告诉你，你记住：跟我捣麻烦可没有你的 便宜占!

喜 哦(咬牙切齿)你大爷也告诉你，骚狐狸!你大爷早 就明白，你顶多像摆布杨七一样……你别瞧不起这 个扫街鬼，(一拍胸膛)大爷吃过官司，坐过牢!你有 本事尽管使出来，你爷爷不含糊你!

林 (向赛走过去，劝解)你走罢，闻奶奶，外面下雨了。

赛 (脸都气青了，甩开林，对喜)你祖奶奶也不含糊你， 乌龟，王八，扫街鬼!杨七是叫你祖奶奶打到大牢里 头的，你不忿气，你不忿气把本事都拿出来，你祖奶 奶干了，看你个瘪三能怎么样?

喜 (激动的嘴唇抖着，冷笑一声)哈，你大爷怎么样?我 知道你有个娣头。有种的你把他喊来个顶个，白的

是刀子，红的是血，你敢不敢去喊?

林 (解劝)闻奶奶，待会雨下大，你走不成了。

赛 跟你个顶个呀?你配呀?你个瘪三只合该打到拔舌 地狱，用刀子刮，下油锅烹!(忽然)你欺负你祖奶 奶，烂瘪三，咱们走着瞧，我总有法子对付你!(转身 而去)

喜 你大爷候着你!

〔一阵静默，只听见风声。

〔四喜子满面怒容；牛三和戏子神情上显出无趣；黛 玉忧愁的徘徊着，忽然她站住，听了听。有一个女人 的哭声远远从外面送过来，绵长，凄怆，微弱，一瞬又 被一阵暴风声压了下去，吹到别处去了。

林 这是谁在外面哭哇?谁在外面哭——

牛 (听了一下)这是风，林姑娘。 林 我刚才明明听见的吗。

戏 你耳怔了，这是猫在外面叫的

喜 (犹有余怒)吃酒，吃酒!(走过去坐下) 林 (忧愁的徘徊着)全老头怎么还不回来? 牛 别管全老头了。来吃酒，林姑娘。

林 今个我心里真不够味——(一阵风声，焦烦)咿，这

风!你们也不去找找小妹，教一个老头子去。 喜 (睁圆怪眼)找她干么?

林 你瞧你，外面大风大雨的，万一她冻着了怎么好?

喜 (满腹牢骚)她冻着还不好吗?她冻死才好呢，总比 让赛观音卖了强!

戏 (催促)得了!吃酒!吃酒! 林 我不吃。我怎么直想哭?

牛 你简直叫全老头迷住了，林姑娘。

林 我直担心，外面这么大风，万一他给噎住，闷倒在路 上可怎么办?

喜 得了吧，他活了七八十岁，怎么会——(小斗子从阁

 楼探出身子，朝下张张，用手叩着板壁。吃了一惊) 小瘪三，你怎么不叫一声?

斗 (压着嗓子)喂，赛观音走了吗? 喜 走了!

林 你怎么还不睡，小斗子?

斗 睡不着……(一面从梯子上下来) 牛 闻太师的鬼魂没有吃了你?

戏 他出了一身汗——你看他抖的，就像宋十回——“活 捉”里头的那个张文远!

斗 (到了底下)你们干什么?吃酒吗? 喜 嗯!怎么样?你也吃吗?

斗 (不好意思的笑着，完全像个大人)一点点儿，老朋

友。(喜把碗递给他，他开始了牛饮。) 牛 (从旁望着)咿!小癟三，你喝那么多!

斗 哦!(深深透口气，把碗交给牛三)刚才赛观音打小

妹，打的真凶! 喜 她用什么打?

斗 用什么?用嘴咬!用锥子扎!她还说：“我毒死独眼 鬼硬赖杨七打死的呀!你到大牢里去跟他拜堂去 呀!”

林 (感同身受)咿!嘖嘖!小妹这是哪一辈子造的孽! 喜 你小子怎么不喊哪?

斗 我，我……(说不出口，忽然想了起来)可是我把她吓

了一跳，(朝众人瞧瞧，作势)我拿起凳子，朝下——

〔正在这时候石敢当走进来，穿着他的制服，肩背上 披一件红裤子，担着馒头张的馒头挑子。挑子上点 一盏有方玻璃罩的小煤油灯。他一进来空气为之一 变 。

喜 石敢当，石局长，说起曹操，曹操就到，我们正谈论你 啦?

牛 (暗指挑子)你这是卖什么的呀，局长大人? 戏 你几时改的行啊?

石 这是她的，老乡。(放下挑子，从背上拉下裤子，抖去 上面的雨水，摺起来。)

牛 胖姐馒头张的吗?她怎么还没回来? 石 就回来啦，在后头的。

喜 石局长现在做了新郎官，(向石)这可得庆贺庆贺你，

石局长?你偷偷摸摸，把花媳妇都弄上手啦。

石 (扭捏的笑着)嘻，嘻，改天，改天，ⅆⅆ

斗 (大人似的)欢迎，欢迎石敢当石局长，欢迎新郎官!

石 (正苦无以为辞，追过去)小瘪三，看我宰了你!(追 了两步，闻见酒气，立刻站住。朝桌子上望望，笑着) 你们吃酒，老乡们?

喜 对了。你也请过来吃一点吧，局长大人?

石 我……(待要矜持又舍不的)好，好，少吃一点，今个 天冷。(坐下去，端起酒就饮。)

牛 (打趣)现在你成了家了，你可记着还席，请我们吃喜 酒哇?

戏 你跟胖姐馒头张勾搭上，正好是小两口儿啊?

石 好，好……这酒真好!(他答应着，赞美着，嘴唇离开

碗边品品味道，又去饮，所以也弄不清他究竟是答应 或是赞美。)

喜 林姑娘，今个是石局长的大喜，你也坐下来吧? 林 (颦蹙着)全老头是怎么啦?(逡巡着坐下)

牛 好啦，你别想全老头了。

石 (放下酒，立刻伸手拿菜，连头都顾不得抬，并且一面 贪馋的嚼着，一面用手拿， 一面说着)你们刚才谈论 我什么来，老乡?

喜 谈你高升啦，你局长以后要兼带做我们的东家了? 石 (感慨地)这都是为的没法子，老乡!

牛 还有哇，闻奶奶的官司打赢了，这听说都是你出的力 呀 ?

戏 还有呢!听说闻奶奶叫你经手，把小妹给卖了?

石 (激动起来，大声)喂，老乡们，这都是谣言。我是个 奉公守法的人，我在机关!这都是她的男朋友替她 出的主意!

〔馒头张走进来，同样给淋得湿淋淋的，头顶一块拆 开的面粉口袋颤抖着，牙打着架，一团笑颜进来。

喜 欢迎，欢迎，胖姐，馒头张，新娘子，欢迎!你干的好 事啊?

张 (匆忙的，没有理会喜的言辞，在门外跺着脚上的泥) 哎呀，好邻居，你们倒会享福，外面可真冷，又是风

啊，又是雨呀……石敢当在这儿吗? 石 在，在这里。

牛 哎哟，这派头倒真像新娘子! 戏 你看他们小两口! … …

喜 就像蜜跟糖，分都分不开啦!

张 (喜欢的说不出，稍微羞涩)啐!(忽然看见挑子上的 灯还点着，赶紧吹灭，对石责备，一面走过去)你连灯 也不吹灭， 一坐下就吃酒!你是想怎么啦?

石 (不安的，坐也不是，站也不好)天气冷，再说—— 张 (使出太太的威风)别装傻啦，快睡觉去!

石 睡觉，好，你别急，我就去。(甘心俯首听命，慢慢朝 石边门走去，但酒和菜实在又有诱惑力；走到半道又 偷偷回头瞧瞧。)

〔在场的三个男子都笑起来；林仍旧颦蹙着，斗依在 她旁边，一则因为疲倦，一则因为对于闻太师的鬼魂 的恐惧，这晚上他完全活跃不起来，老在旁边呆望着 别人，但是现在他笑了。

喜 你真有一手，馒头张?你这是打哪儿学来的威风，刚 做了两天新娘子，就拿出家法来啦?

张 (笑着，半真半假的，是大人，看上去倒像孩子)他这 种人哪，你不管教管教不成，不的话呀，他会把我的 本钱给我喝光!

戏 哎哟，你瞧她那股神气，简直就是狮吼记里头的那个 柳氏么!

牛 (不留心戏子的妙语，因为不懂。对张)可是胖姐，二 十天头里你还说过，任怎么你也不肯再找个男人压 到你身上的?

张 (小姑娘似的红了脸，低着头，弄着衣服扭了扭身子) 那我，那我，(忽然说出来)那我也不能这样守一辈子

斗(忽然间想起来)地还害盖呢?(对极头张)今几个早

上你还打石敢当石局长……我亲眼看见。

张 (生了气)你胡说，小斗子，我怎么打的!(向斗走过 去 )

斗 (站起来准备逃)你怎么打的，就在后边空场上，你真 没揪住耳朵打他?

张 (扑上去)看我不撕你的嘴?

〔馒头张和小斗子，一个在前头逃，一个在后面追，绕 着桌子转。三个男子酒已经吃的差不多，眼睛里露 出醉意来了。他们嘻笑着，眼睛追随着张和斗，嘴里 喊着。

〔全老头于是慌张的在左边门口出现，看见屋子里的 人，他突然站住了。他的全身——胳膊上，手上，脸 上，脚上都是泥，显然他跌倒过；围巾不见了。他的 眼睛睁得很大，朝外突出来，充满了悲痛，绝望。他 的拄着棍子的手抖动着。

**全** (沉痛的，大声)列位!别闹了，小妹吊死了。你们快 去，快去把她解下来吧!

(暂时的静寂，风在外面吼着，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喜 (突然跳起来)在，在哪里?

全 ( 指着)在那棵树上，窗户外头那棵树上!

喜 (向牛三和戏子招手)喂，快点，快!(三个人从左首 门奔出去。随后是小斗子， 一种直觉也许是好奇心， 他也跟着他们朝外跑)

张 (一直愣愣的向全望着，看见斗朝外跑，她突然惊醒 过来)啊?(读去声)——(她转身向窗户跑过去，拉 开窗户，一眼看见在窗外吊着的尸首)哎哟，我的亲 妈!(她双手掩住脸，朝右首门跑下)

〔林同样骇愣了。其先她迷惑的望着全，好像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当张跑过去打开窗户她又转过脸去望

着窗户。她像在一场恶梦里头。尸首在她眼中显 现，她木然望着，既不感动，也不惧怕。她完全麻木 了 。

〔全于是朝窗户那边走过去，慢慢的，颤抖着，脚上像 拖着千斤重铁。但是在半道上他的力气尽了，他的 腿疼了，软了，瘫了；他的胳膊同样疼了，软了，瘫了， 一个踉跄，他倒下去。棍子从他手中滑开。他跪着 伏在那里，额部触着地，伤心的哭了起来。

林 (被老人倒下去的声音惊醒，匆匆走过来，搀住老人 的胳膊。酸溜溜的)你摔着没有，老伯伯?人反正死 了，别哭了，你哭也没有用啊?

**——幕徐下**